思無邪匯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9)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思無邪滙寶 肆拾肆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九）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値，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説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説同一部小説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説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説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説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説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説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説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説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値，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肆拾伍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肆拾肆 册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九)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第二十卷

鈍翁曰。秉公道之人。在嫡親姪兒跟前。亦爭不去。誠可太息。爭家禮者。越行不得。倒不如凶惡而爭家財者。還得便宜。然便宜雖然占去。而殺才之名已布於鄉黨鄰里矣。

因二十金之故。便致父子割恩合氣。蘇季子貧窮則父母不子之嘆。千古同然。

薄氏之薄。大約已非一日。方器生之氣。亦未必今日方纔氣生也。今值方生氣之時。恰遇宦蕚。得其解囊一贈。氣者不氣。薄者不薄。銀之爲銀。眞通神之物也。此寫薄氏欲去而未去。前寫權氏〇〇〇〇〇〇去而仍是未去。妙。

詳寫刁桓父岳之結局。非無味之贅筆。亦是勸人做好人之〇〇〇〇

揮欺寡婦孤兒。謀奪其職。刁千戸夫婦終日醺醺。〇〇〇〇〇〇〇只

取快一時。生此等子女。以至滅門出醜。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男子之身已終。只剩一母氏寡居苦守。爲殮乃必至之苦情。幸鄰居一有美一有〇〇〇遇宦蕚而〇〇〇使屍骸不致暴露。子女皆有所歸。宦蕚之陰功固大。而聖人里仁爲美之言。不可不知。

丱角之交。因些微小利。以至性命相搏。恐此人面獸心之朋友世不乏人。

勢敗奴欺主。古今一轍。沒奈何之儒主遇無天良之惡僕。將奈何。向小娥所勸。宦蕚所行諸善事。一則見小娥之才。二則總是惡(要)宦蕚做到一個絕頂的好人。

瓊州府知府焉得還窮。其窮者。因有沒福之子故耳。其子沒福。家業一賭蕩盡。幾至流爲餓殍。雖有後而實沒得後矣。所以子名牧福。父名牧

德厚也。屈攀桂仰氏既屈於下僚。而仰攀富貴之上司以爲榮。得一沒福之婿。只圖目前之熱鬧。不慮兒女之終身。何其愚也。若不遇宦蕚。其女尚可言哉。可爲攀高結貴者戒。幸其女名紳姐。故屈而尙有能伸之時。後隨父之通州也。

屠四。刁桓。曾嘉才。與衆賭棍同此一結。不但了去衆人。且見放賭者。好賭者。局賭者。一遇廉明官府。如魑魅之見皎日。自然盡化爲烏有矣。詳寫曾嘉才之妻女子媳者。因一賭字。以至家破人亡。可見賭字大害。一至於此。貪賭之流見之。亦知稍警醒否。作者之意是要勸諸人不可如此。切勿錯會起來。竟去效顰。不但負作者之心。眞成一大笑話矣。

寫宦蕚在賈文物家豪飲。非謂其量宏也。特寫其大醉後。尙能有不平之鳴。與裸婦同臥。猶能自持。較坐懷不亂尤難。總是要將他高擡到十二分地位。

趙酒鬼與正傳雖無涉。寫賭字之害已畢。更寫一酒字之害以做襯耳。

宦蕚代衆窮黎還拖欠。雖是一片熱腸。然對知縣所說的話。仍然膏粱公子氣味。故妙。他雖心地變好了。如何便能一旦貫通到無所不知的地位。仍帶三分呆氣者。寫公子不得不如此。看者要知作者之心。因要寫公子之呆。非作者之有呆筆也。看者勿被作者又笑其呆。

宦蕚之美事敍完。而用兩個同心報德之人以終之。妙絕。先用一開首之賴盈報信。總結上文。更妙而又妙者也。

兩回大書。受宦蕚之恩德者多矣。無不領而謝之。只頭一個劉太初竟却而不受。出人意外。有衆人之受。方完宦蕚之善心。有太初之不受。方顯其高節。

宦蕚失身在泰安州。妙甚。泰安者。太安也。以爲至此安然無慮矣。不意反致被盜。人生快意處常失意。亦同此類。

宦蕚領回官誥。雖與積德事無關。這兩〔回〕書將宦蕚善事寫完。見冥冥之中亦報其德。使祖父受朝廷之恩榮。恐人看不出。故寫途遇鮑德。又爲寫一報德同心之人。直送他到盧溝橋也。

姑妄言卷之二十

第二十回　受恩百姓男婦感洪仁　積德賢郎父母膺上壽

附　屈氏一意捨身報恩　宦蕚兩番坐❶懷不亂

話說宦蕚見了曾公道。忙下馬近前。舉首（手）道。公老❷爲甚麼動怒。他一看。認得是宦公子。忙舉手道。先瞻得罪。尊駕往那裡去來。宦蕚道。偶從此過。見公老在此說話。故來聽聽。這二位是誰。有甚麼事。以致你發怒。曾公道道。老爺。你是位貴公子。明理的人。見的又多。你就評評這個是非曲直。這是我兩個舍姪。指着那個大漢道。這是我前頭先嫂生的。名字叫做曾嘉才。指着那一個一臉血的小後生道。這是我先兄續絃的先嫂生的。名字叫做曾嘉禮。大的這個奴才。小時不知花了先兄多少銀子。先兄當日還有幾千金過活。單替他娶媳婦。就花了七百多

銀子。前年先兄臨危時。請我到跟前。替他二人分家。房產地土一樣均分。只有一千兩銀子。先兄是極公平的。說道。大的若論起來。這銀子他一分也不當得。他用過何止千金。今日若單給小兒子。人未免說我偏心。這銀與大的三百兩。小的七百兩。他雖然分的多些。他還不曾娶媳婦。要論起。大的當日娶親。就差不多用了七百兩。這只算與小的娶親的銀子。家私還不曾分着一個錢呢。去年大的這奴才。又刻薄。又不長進。龍天不佑。把一分家私就輸得精光。着了急。來同這小的鬧。說他多分了銀子。小的還知道些人理。請了我到他家。他道哥哥輸光了。看着他那樣子也過不去。把他父親多與他的那二百銀子與了哥哥。這却均分了。說了個斷絕。此後再不許胡鬧。當初。先繼嫂問他娘家要了個小丫頭服侍。後來先嫂去世。這丫頭就歸到小舍姪跟前。至今也生了兩個孩子。大的這沒廉恥的奴才。不好鬧銀子了。要來分這丫頭。小的

說。不要說我這丫頭是母親問外祖家要來的。就是父親銀子買的。今日跟我兄弟養了兒女。哥哥也不好賣了分的。大的決定不依。說。你要留這丫頭。該多少身價。要兄弟沖出那一半銀子來與他。小的急了。說。你當日娶嫂子費了七百兩銀子。也該沖出一半來給我。他沒的說了。說兄弟把嫂子比了丫頭。又賴他說要賣嫂子分銀子。把兄弟打得頭破血出。老爺你請想。天下可有這樣不公平的事。我來說他兩句。他還往着我跳。老爺你請看看。他那氣象可看得。我定要送他到官。處治這奴才。纔出得這口氣。曾嘉才翻着眼睛瞅着他叔父。道。我勸你老人家將就些兒罷。不要太做出來給人看。我知道你老人家衛護他。鵓鴿兒揀旺處飛。他是有錢的姪兒。自然該心疼的。你老人家要送我到了官。料道沒有我的死罪。我出來不打死他。也不是人娘養的。拚着替他償了命。大家撂開手。那時你老人家也沒有偏的了。那老兒越發怒起來。

上前要拿頭撞他。宦蕚拉住他。道。令姪那種氣質。叔叔都不認得。人倫都沒了。可是同他講得理的。公老。你是盛德的人。不必與他較量。若經了官。徒傷骨肉之情。知道的是他理虧。不知者還道是你偏護。這種人不睬他就罷了。那曾嘉才自幼不孝不友。俗語說的。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毫無忌憚。人背地起他個混名。把他的名字改了一個字。都叫他曾殺才。他聽見宦蕚說了這幾句話。那裡還依得。因見他樣子體面。還不敢十分動粗。只氣狠狠的白瞪着眼。望着宦蕚道。我各人家的事。用不着你費心。別扯騷蛋子。老廖怎麼死了的。操心死的。一個鼻子三眼。多出了一口氣兒。一條褲子三條腿。多了你這個管。這纔是賣蘿蔔的跟着鹽擔子。鹹操心。旁邊看的人認得宦蕚的。齊都喝道。你這人紅了眼。人也認不得。這是宦大老爺。說的是好話。你滿口胡說的是甚麼。他聽見是宦公子。也就軟了三分。不敢再說。宦蕚聽了他說那幾句可惡的

話。心中大怒。又回想道。這樣不孝不友的下流奴才。我同他一般見識做甚麼。冷笑了一聲。問他道。你到底要你兄弟多少銀子。他道。那丫頭爛不濟也值五十兩。我該得廿五兩。宦蕚叫小廝稱出廿五兩銀子來。對曾公道道。公老。我看你小令姪還是個孝弟知禮的人。我與那凶徒這銀子。替你小令姪解了兄弟之仇。又向衆人道。列位親翁皆在這裡。這個惡人不是我沒本事處治他。我今要處了他。他方纔罵了我。人不知道的說我小器。我如今倒給他這銀子。此後他再來與兄弟打鬧。叫他兄弟去對我說。我送他到衙門裡。替曾家除了這一害。叫小廝將銀子撂與曾嘉才。宦蕚道。曾老不必生氣。也請回罷。曾公道道。寒家不肖的事。倒破費老爺。同着嘉禮作揖謝了。宦蕚向衆拱了拱手。上馬而去。那曾嘉才拿着銀子。披上衣服。敞着胸。欣欣得意也去了。（是個下流無恥的人。潑皮形狀。）宦蕚正走着。見一個老兒拉着一個小夥子。許多人在那裡勸。宦蕚看那

老兒有些面熟。一時想不起他的姓來。問他道。你老人家好面善。你爲甚麽事。那老兒認得他。答道。宦老爺。我是葛子恩。你貴人不認得我了麽。這是我那不長進的兒子。叫做葛器。我一生一世苦掙了廿兩銀子。我兩口子都年老了。留着做棺材本的。他毆死毆活定要借去做生意。去了幾個月。不知在外邊怎樣嫖賭。花光了回來。說是折了本。這樣不孝的奴才。我定要送官處死他。宦蕚道。你老人家有幾位令郎。葛老道。這一個就足夠了。我還禁得有幾個。宦蕚道。你既然只這一個。要送了他。後來老了。靠誰發送。他道。我死了。靠這奴才。還有本事掙口棺材與我麽。不過是狗拖豬啃。不如今日送死了他。我且出這一口氣。沒有他。我倒罷了。古語說。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陽溝裡。就是棺材。我也顧不得這些了。宦蕚問葛器道。你怎就花了你父親的銀子。叫他這樣的恨怒。割恩絕義的。葛器道。老爺。這事寃屈死人。我又不嫖又不賭。如何

會花。時運不濟。兩三次生意做不着。就折得個精光。我家老爹和我合氣。咬住這麼說。叫我沒得辯。只得憑他老人家罷了。宦蕚叫小廝稱了廿兩銀子做棺材本。〔道。〕你父子好好的回去罷。那老兒笑嘻嘻的道。怎敢當老爺賞。一面推辭。一面就納之於袖了。葛器叩謝。宦蕚拉他起來。他父子二人歡歡喜喜。一點怒氣也無。和和氣氣說着話回去了。

宦蕚騎上馬正走。忽見一家門口站着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氣憤憤的。臉脖子脹得烏紫。靠在門枋上。內中一個婦人潑聲潑氣的大罵。宦蕚勒住馬。問那人道。你姓甚麼。爲甚事氣得恁個樣子。那人正受了一肚子髒氣。沒得訴處。聽見問他。往內指着道。老爺請聽聽。宦蕚側耳聽時。那婦人罵道。窮忘八。人家嫁漢子原是圖吃圖穿。叫我成日熬淸受淡的。你既沒這屄本事養活老婆。留我做甚麼。你與了我休書。像我這樣的能幹老婆。不是說大話。怕嫁不出好漢子來麼。三隻脚的蟾尋不

出來。像你這兩隻脚的漢子。要無千帶萬多的很呢。嘴裡罵着。把桌子板凳打得一片聲響。宦蕚聽了。問道。端的爲甚麼緣故。那人嘆恨了一聲。道。小人叫做方器生。這婦人是我的妻子薄氏。成日家橫草怕拈。豎草怕動。只是要好的吃。小人開了個小酒店。蘇碟小飲。就在這巷口。倒好來。每日無移的賺錢數銀子。一日除日用之外。還有多的。每晚有剩下的葷菜拿回來。又帶兩壺酒與他消夜。一句閒話也沒有。小人前因病了。兩個來月就把本錢花用了。如今不做買賣。沒得給他吃。終日這樣吵吵鬧鬧的。剛纔吃飯。他要買些熟肉吃。家中又沒一個錢。連飯碗都摔掉了。罵了這半日還不住。宦蕚道。你這酒店也得多少本錢。方器生道。桌凳壺碗鍋竈器皿傢伙都是舊有的。不過買些雞魚蝦筍香腸肉鮓什件肫肝之類。酒是擡兩罈賣兩罈。四五兩銀子就夠了。宦蕚叫小廝稱了五兩銀子給他。他不敢接。宦蕚笑道。我給你做本錢的。你收

了。我還有話說。遂下馬。附着他的耳朵說了幾句。方器生謝了。拿着進去。宦蕚輕輕躡足跟了去。在窗下竊聽。那方器生到了房中。薄氏罵道。倒運鬼。背時鬼。你今日晚上沒有肉與我吃。我明日早起捲捲拍拍屁股。各人尋好漢子去。你不要見怪。方器生把銀子往桌子上一丟。說道。不要罵了。等我明日發市。開了鋪子。寫休書與你另嫁就是了。那薄氏正罵着。一眼見了銀子。一臉的笑。忙跑到跟前。道。好東西呀。你是那裡的。方器生道。你是要去的人了。管我這閒事怎麼。那薄氏笑嘻嘻的道。你有了銀子。大風大雨的。我望那裡去。方器生道。你婦人家好見短。見我沒掙頭。就要嫁漢子去。見了銀子。就不去了。那薄氏笑着道。你道我當眞要去麼。恩恩愛愛的夫妻。往那裡去。不過是激你的意思。不虧我這一激。你肯弄這銀子來麼。不說買些好看打兩壺好酒來謝謝我。倒還說我的不是。怪不得人說男人沒良心。還是我婦人家的心腸好。哈

哈的大笑。方器生又是那生氣。又是那好笑。便道。你吵鬧了這些日子。此時見了銀子。就說這些鬼話。薄氏笑道。你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難道自己的賢德妻子那(拿)假話激你。都聽不出來麼。你今後開了鋪子。有得酒肉我吃。看我可做聲。再要吵鬧。就舌頭上長個碗大的疔瘡。你不聽見人說。八十歲的媽媽嫁人家。不圖生長只圖吃麼。況且嫁丈夫圖的是甚麼。原圖上下兩張嘴都有肉吃。又笑個不住。道。不要講閒話。且快拿錢。把銀子買些酒菜來。我替你道喜。那宦蕚忍不住好笑。出來上馬。又走到一條街上。見兩個人廝揪廝扯。打得頭破血出。口中祖宗父母無樣的那磣惡言語都罵了出來。就像有殺人的寃仇一般。要以性命相搏的樣子。宦蕚不知他們有甚麼大仇恨。恐內中傷了一個的性命。忙叫小廝將他二人分開。叫了一個到跟前。問道。你兩個人姓甚麼。有甚麼寃仇。就到這樣死命相打。那人氣狠狠道。我姓任。因家中

開個小麪鋪。人都順口叫我做任麪。指着那人道。他姓壽。名字叫做壽新。是我的緊鄰。我兩個自小兒光着頭就相好。還拈過香。磕過頭。拜過弟兄。對天發誓。願同生同死。有官同做。有福同享。做了這些年的好朋友。連臉也不曾紅過。我家賣八鮮麪。鱔魚麪。那殘湯剩水。他也不知擾過我幾千次了。今日同他出來閒走走。前面人走腰裡掉下一百文錢來。我先看見。就拾了起來。他說無義之財應該均分。我不分給他。他就揪着我打。要同我拚命。老爺請評評看誰的是。誰的不是。宦蕚先當有多大的事。聽說只爲一百文錢。笑了笑。叫過壽新來。道。你們既是好朋友。這一百文錢能值幾何。就到這樣地位。他雖刻嗇。你也太覺小器。壽新道。老爺好輕巧話。一百文錢我應得五十。紅糙米買得二三升。夠家中一日過活。他憑着甚麼理該一個人獨吞。他說我擾過他幾千回殘湯剩水。我家賣熟牛肉。那剩下的骨頭骨腦。他也不知擾過我多少擔

數了。這沒良心的想吃獨食。叫他一家子吃了打脊梁上過。我同他兌掉了這命纔罷。我也認不得這樣的朋友了。宦蕚道。你們不過是酒肉相交。原算不得朋友。事體不大。我替你兩個解了仇恨罷。叫小廝取出一百文錢來。遞與壽新。道。你兩不必再講。各自去罷。壽新接錢在手。滿臉是笑。道。倒多謝老爺了。向任麪道。我們多年好朋友。不要爲這點子事薄了面皮。這位老爺給了我一百文。你也是一百文。我兩個打個平火。和好了罷。不要給人看着我們爲這小事。薄囂囂的笑話。任麪笑道。老弟。你說的是。好朋友到底是好朋友。打鬧的是甚麼。兩個人摟肩搭脖。嘻笑而去。因這兩個人面獸心的人。有一調駐雲飛感嘆世間的朋友。道。

朋友交情。道義當年尚有人。近日相親敬。勢利胡廝混。哎一

遇事來臨。相推不認。腹笑心誹。反面無情甚。看而今。友道場

中沒一人。

宦蕚見他二人去了。又是好笑。又是可嘆。打馬正走。見一個襤褸不堪的人。拉住一個體面騎馬的道。我沒吃沒穿。你可憐見我。多少幫補我些。不但是你的原(厚)情。也只當積陰隲。那人馬上道。你快放手。不要胡纏。我要不看情面。打你一頓好鞭子。那窮人拉着不放。哀求道。你不看我。也想想我去世的老爹情面。你忍心看着我餓死了麼。那騎馬的道。你餓死了。干我屁事。我各人有事。還不放手。揚起鞭子來要打。這窮人只得放手。他打馬而去。這人跌足切齒道。天地間有這樣沒良心的人。求老天看着他罷了。宦蕚看見必有緣故。叫他到跟前。問他詳細。這人滴淚道。我姓穆名鼐。也是世家子弟。因無營運。坐食山崩。一貧至此。方纔這騎馬的姓吳名天良。他祖父在我家當了幾輩子家奴。先父在日。念他十數年的勤勞。就把一家白放了出去爲民。他原是鳳陽府人。

就回他故鄉去了。不知幾時他發了財。在鳳陽總督標下鑽謀了一員承差官。不知有甚事。差了到這裡來。我今日遇見他。求他資助些須。他不但一文捨不得。反使勢要打我。老爺你說。世上可有這樣無良心天理的人麼。宦蕚聽了。寔(十)分恨怒。見他貧寒可憐。叫小厮稱了五兩銀子給他。他再三稱謝而去。宦蕚一面走着。不勝長嘆道。都不過爲些銀錢。父子夫妻弟兄朋友主僕皆不相認。世風至此。眞堪墮淚。一路嘆息而回。又一日。他到了一家門首。舉目一看。眞是桑戶繩樞。茅簷草舍。蕭條景狀。鄙不堪言。聽得裡面一個女孩子聲氣。哭得十分哀慟。又不好進內去問。勒馬等了一會。只見兩個人打裡面出來。嘆氣連聲道。可憐。可憐。看這個樣子。眞乃傷心。說不得我們行個好。弄碗飯給他度着命。宦蕚忙下馬問道。是甚麼事。可對我說說。那二人看了他一看。答道。這家一個寡婦姓毋。他男人叫做終聲。早歿了。他從小守着一個兒子

一個女孩兒。不肯改嫁。今年兒子十八歲了。女兒是十六。這幾年靠着兒子賣焠燈。他娘女兩個在家做針指度日。這毋寡婦已死了五六日了。家中一個錢也沒有。棺材也買不起。他有個小叔在鄉裡雇與人家做長工。他兒子終小大去尋他叔叔來弄棺材。去了這幾日。還不見來。就來了。還不知可有本事弄口棺材來不能。這婦人孤苦伶仃守了這十來年的寡。死了連棺材也沒有。現天現地的撂着。豈不可慘。幸虧天氣涼。若是夏天怎處。他家這個女兒。日夜守着娘屍哭。家中一顆米也無有。我二人是他左右緊鄰。纔來看看。商意(議)弄碗飯度他的命。故此說傷心。宦蕚聽了。甚覺慘然。道。你二位同我進去看看。二人同他入內中。見死屍放在門板上。那個女子坐在地下哭娘。宦蕚道。小大姐。不要哭了。你起來。聽我說話。那女子也就住了哭聲。站起來。宦蕚叫小廝稱了十五兩銀子。對他道。你不必傷心了。這銀子與你。就煩這二位替

你母親買口棺材裝殮了。等你哥哥回來。就擡去埋了罷。多的銀子。你兄妹兩個做件衣服穿。買些柴米度日。又對那二人道。他母親死了。這個孩子無依無靠。他叔父要來不消說了。倘不來。就煩你二位替他尋個好人家嫁了罷。不然。靠那裡過日子。那一個道。小人賤姓淩。名居美。倒有一個小兒。這個女孩子我素常知道他很好。不出言不出語的。做一手的好針線。只是不敢做這門親。恐他叔叔後來有閒話。(宦蕚道。)只問這女孩子情願不情願。他若願意。你只管做了。若他叔叔有後話。我姓宦。你來尋我。我與你做主。他二人方知是宦公子。宦蕚又問那一個道。你貴姓。答道。賤姓梅。名仁。宦蕚道。我做主婚。就煩你做個主媒。那梅仁說。老爺既有此美意。小人情願做媒。因對那女子道。這是你的造化。遇見了老爺這位大恩人。淩大哥的兒子淩保。是你常見的。你若情願。就過來謝了老爺。好。這人善於做媒。這女子肯與不肯。如何好答應。叫他拜謝。願與不願便在其中矣。那女子也正在無處歸

着的時候。今得了婆家嫁丈夫去。有甚麼不願。就過來叩頭。宦蕚道。不消。請起。又對那凌居美道。等他母親棺材一出去。你就接了他去罷。凌老也稱謝了。宦蕚方回去。凌居美去買了棺材來。把那毋寡婦裝殮了。這女子是他的兒媳。自然不同。回去叫了婆子來同他做伴。送茶送飯。好不應心。那凌保也來幫着照看。替他家買柴糴米。燒火挑水。凌居美又忙忙買布替兒子媳婦做衣服被褥。收拾房子床帳。又過了兩日。終小大方回來。說。尋了叔叔幾日。找不着。不知何處去了。問起棺材來歷。凌居美同梅仁把宦蕚事對他說了。那小子正慮妹妹無處倚靠。見有了人家。也甚歡喜。凌居美把銀子遞與他。道。十五兩銀子。除買棺材並換錢買柴米等項。共用三兩五錢。這是十一兩五錢。你可收了。宦大老爺叫剩的與你同妹子做衣裳穿。如今你妹子既與了我家做媳婦。衣服是樣都是我做。這銀子留着你做本罷。那小子也就接下。次日。雇人

將他母親擡了去。與他父親合葬了。凌居美煩了梅仁的娘子送了衣服來。叫那女孩子洗了個澡。通身換了。接到家中。與兒子成了親。第二日。凌居美帶着兒子凌保同終小大到了宦蕚家叩謝了。再說那宦蕚捨了棺材銀子。這日到了家中。在侯氏房內。小娥也同坐在一處閒話。宦蕚喟然嘆道。如今的人。不但鰥寡孤獨無衣食的甚多。死了沒棺材的也不計其數。我遇着的就施捨了。我遇不着的却怎麼樣。我想了一個道理。我既行好事。不如開個大棺材店。專捨棺材。各處貼了報子。但是沒有力量買棺材的人家。就來擡去。這豈不妙。小娥道。老爺安心做好事。可行的也甚多。不止這一件。宦蕚〔道。〕我一時想不起。有見不到處。你有何高見。只管說來。小娥道。譬如捨棺材的這件事。人既連棺材買不起。定是窮到極處了。雖然捨給他一口棺材。擡錢又出在那裡。何不每捨一口材。再與他一兩銀子做擡錢並埋葬工價。再者。人家有

祖墳地的不消說。擡去埋葬了。或沒有墳的。或是外鄉來的人。又叫他何處去尋地。老爺再買幾塊義塚地。有沒地者。願葬只管來葬。不願的也不強他。這豈不是一個陰功做到底。宦蕚大喜道。想得好。就是這樣做。他又道。這是爲了死的。既做好事。要一視同仁。生的也要爲。如今人窮財盡的時候。貧人很多。無歸的人也不少。何不再蓋一所大養濟院。凡是無倚靠的人。或年老無子。或疲癃病廢者。都養活着他。終年給以衣食。這可不是養老了。如今人爲窮了抛下小男碎女的甚多。再蓋一所育嬰堂。雇些有乳的婦人。收留人家抛棄的嬰兒。養大了。有沒兒女的人要去養活。就與他領去。這不是慈幼了。這兩件陰功莫大。還有一種病人。困窮了沒錢吃藥捱死了的也不少。再開一座大藥鋪。修合各種應病的丸藥。施濟貧民。也算得一件好事。宦蕚道。你是讀書大通人。見得到。雖帶三分奉承。却是自己覺得不甚通。自愧不如語。再想還有甚好事說來。我一並奉行。你也有

一半功德。小娥道。這是我成全老爺做個全美好人。我有甚麼功德。要說好事可做的甚多。也說不盡。只要性長。遇着就做。力行不倦方妙。若半途而廢。就把前功盡棄了。即如修橋補路。冬夏捨茶湯捨衣服。那一件不是事。強如齋僧敬道。做那無益的事萬倍。還有一個濟貧的法子。叫做不費之惠。拿十萬金開一座當鋪。多的不當。富的不當。專當與窮苦百姓。成兩的就不當。只當三錢五錢的。只要一分利息。夠房租工銀那就罷了。雖不賺錢。却不得折本。窮人却沾了多少恩惠。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如今討飯吃的先生甚多。只認得一本百家姓。公然就去教學。偏有這些瞎東家。只圖省東脩。也不管好歹。就送子弟去讀書。白花費了多少錢。念上幾年書。連一個字還不認得。我聽得說有一個姓張的。名字叫做東旭。是人家的一個逃奴。他領着一個兒子。無可餬口。到了一個村中。誇他大通。會教學。拿班做勢。裝出那假斯文的樣子。那村中

有個姓馬的。就做領袖。替他糾合了一二十個學生念起書來。這姓張的雖認得幾個字。却不多。教得別字連篇。可憐一村的人竟沒一個知道。有一讀書人在那村中過。在他學房中歇脚。聽他教一個學生的書。道。伯牛有疾。子問之。自庸執其手。又教一個。在下位。不拔上。這人大笑而出。遂替他哄傳。稱他爲拔上先生。牖字認不得還罷了。連援字都認不得。就公然去教學。豈不可笑。他這樣不通。教了幾年。竟還發了財。眞是異事。老爺如今開幾個義學。延請先生宿儒。設帳一年。厚資館穀。人家的子弟不計脩金厚薄。即窮無力者。只管來念。雖不能保得個個做秀才中舉中進士。再沒有個一字不識的。成就人家多少子弟。這件陰功却也不小。雖然使這些混帳不通的先生討吃無路。原是他自己作孽。也怨人不得。況他不知坑了人家多少兒子。就餓死了他。天理當然。也不爲罪。（何不叫此等先生也來入學讀書。）宦蕚此時一心要行好事。二來又是新來的次

夫人善意。二善相合。他就力行起來。騰了幾間閒房子。接了向惟仁一家過來。請他掌管當鋪。兌出十萬金來做本。一分行息。專當與窮民小戶。每年送他勞金二百四十兩。又叫了鄔合來監管養濟院。育嬰堂。棺材店。義塚地。各處事務。支放銀錢。給散糧米。一年也與他一百二十金酬勞。又開了七八處義學。煩梅生請了幾位老成在庠的通儒平儒也在其內。每位一年脩金五十兩。撥人承應。一日三餐上好供給。教訓生徒。招攬有志上進者來念書。他又買了千畝良田。將族中這些窮戶。凡係同祖傳下者。不論親疎遠近。一年按人口大小給以衣食。有力者不在其內。又置了五千金佃房討租。爲這些人婚嫁死葬之費。就選了兩位年高族長。一正一副。掌管出入。他把諸事都安排停妥了。自己還在外邊尋着好事做。勇猛力行。全無倦怠吝惜之心。一日清早。到了上元縣衙門口。見有帶枷者數十人。繩拴者約有百餘人。內中還有婦人。都

有差役帶着。宦蕚不知是甚麼緣故。心中動疑。上前問那些差役道。這都是些甚麼人。爲了甚麼事。差人認得是宦蕚。忙上前答道。這是本縣管下各鄉各啚的排年里長。拖欠錢糧。拿來追比的。宦蕚道。爲何有枷的。又有拴的。差人道。枷的是早拿來的。今日到限。帶來打比較。拴的是新纔拿到的。見了本官。少不得都要枷責。宦蕚道。他們這幾個窮百姓。能欠多少錢糧。就這樣的枷打。差人道。欠戶多得很呢。萬人還不止。拿不得這許多。這都是爲頭的。追比着他們。好叫他催徵。宦蕚又道。一戶也該多少。差人道。這個不等。也有欠幾錢的。還有欠幾分的。成兩的少。雖沒有甚麼多欠。總起來銀數就多了。宦蕚道。他們欠的既不多。何不完了。了却一件事。差人道。人戶多了。這都是那窮苦極了的百姓。無衣無食。要一個錢也是艱難的。如何得能夠完官。宦蕚道。怎麼又有婦人。差人道。他丈夫躲得沒影。小人們空回要受責罰的。不得已纔帶了婦

人來抵搪繳批。宦蕚聽了這番話。又看見這些貧民形狀。甚是不忍。激出一腔義氣來。道。甚麽話。爲民父母。不能體恤民情。這樣的窮百姓。還拿來胡敲亂打。（這却是呆公子。不知做官的苦。）一個良善好民。又不曾做強盜。做窩主。爲何拿人婦女。（余謂話雖是呆公子。心却是大菩薩。）都替我放了。我替他衆人一力全完。衆差人不敢一（不）依。都把項上的繩子解了。衆人聽見說他一力代還。跪在地下。響頭磕得震耳。那些帶枷的也兩手扶着枷叩首。宦蕚道。你們起來。我會了知縣放你們。衆人歡呼踴躍。一個個歡歡喜喜。不像先那樣愁眉苦臉的了。宦蕚催馬到衙門口。道。進去對你們本官說我來會他。那陰陽生往裡飛跑。頃刻。儀門大開。陰陽生回道。請老爺馬進去。宦蕚昂然直入。進了儀門。見知縣在甬道旁拱候。原來這知縣的祖與宦實是會榜同年。他還算宦蕚的年姪。宦蕚忙下了馬。他讓進後堂坐下。門子送上茶來。吃罷接去。知縣見宦蕚滿臉怒容。（道。）老年叔尊面爲何

有不豫之色。宦蕚道。我纔在衙門外。見許多窮百姓。一個個披枷帶鎖。問起來。說是拖欠錢糧的甚麼排年里長。（這的的確確是公子話。他不知排年里長是何物。）衆人該錢。拿着他們枷打。也忍心麼。況且說這些欠戶。連衣食都沒有。爲民父母的。還該可憐他纔是。就是這些排年里長。也未必都是有錢的人。別人沒得與他。他未必能夠代還。就打殺了他也沒用。這不是屈棒打平民麼。那知縣通紅了臉。滿面愧容。道。老年叔見教得極是。小姪也是無其(可)奈何。目今軍需緊急。一時應付不到。上臺就要參處。在他衆人還易於爲力。不得不加箠楚。小姪不但沒有這些銀子替他們代償。況從來可有家中馱了銀子來做官的呢。既從事簿書。自己的功名要緊。仁慈惻隱四個字就提不起了。（有命的話。）宦蕚道。這些男人還罷了。怎連人家的婦女都拿了來。知縣道。這卻小姪不知。回顧傍邊吏胥。一個稟道。因他男人逃避。故將家屬拿來。知縣怒道。本縣不曾吩咐。如何擅拿人婦

女。少刻到堂上重責。宦蕚道。也不必責罰他們了。方纔鎖着的人。我叫都放了。可把那些枷着的都釋放了。我亦許了衆人。替他們代還。可算起了共欠多少。叫人跟我去取。知縣道。老年叔凡事要三思。雖然是老叔一片熱心。但他們欠的多着呢。恐還不得這許多。宦蕚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既許了他們。他們頭都磕了。豈有反悔的理。只將正數查清。不要加火耗就是(你)的盛情了。任憑多少。我都力償。知縣喜得滿臉堆着笑容。說道。老年叔這一番菩薩心腸。小姪爲民父母者已不勝愧殺。再想圖火耗。眞狗彘不如了。老年叔這一場義舉。免了貧民多少比較。陰功無量了。吩咐六房書吏相幫去算。又命將衆人的枷都開了。知縣讓宦蕚到書房中吃了便飯。等到將午。戶房來稟。通細算清。共欠一萬七千有零。宦蕚道。甚麼零不零。叫人跟我去取一萬七千兩來就是了。連知縣的考成俱完全了。大有行取之望。知縣道。正是。大數足了足矣。些微零頭。那

就易於開銷了。宦蕚道。我替他們還了銀子。你給他們個執照。不要把我的這項錢弄在夾曾(層)裡去。知縣道。豈有此理。少不得都給衆人紅票去。小姪還各鄉各啚出示曉諭。使衆百姓知道老年叔這番恩德。宦蕚起身。知縣送到丹墀中。讓宦蕚乘馬而去。到了大門外。衆百姓果然枷都開了。又跪下叩謝。宦蕚道。你們共欠一萬七千兩。我都替你們還了。方纔知縣說給你們紅票做執照。你們領了。都回家去罷。衆人又歡呼拜謝。宦蕚同着一個戶房。知縣的兩個管家。還有二十多個衙役。拿着籮筐扁擔到了家內。上去將前話稟知宦實。宦實極力贊美。宦蕚在箱中搬出三百四十封銀子。叫家人運到廳上。查點明白。交付縣中衆人而去。他回到房中。向侯氏小娥說。都不勝欣喜。誇不絕口。次日清早。聽得大門外人聲鼎沸。家人忙進來回道。有幾百男子婦人。手拿着香在外叩謝。宦蕚出到門外。衆人見了跪下。齊呼道。蒙老爺天恩。救了

我們窮苦百姓。少捱了多少棍棒。願老爺壽高百歲。子子孫孫代代八座。罷了。宦蕚喜笑道。你們請起。我請太老爺來看看。這是他老人家的恩典。（功歸於父。好。）宦蕚忙進去請了父親出來。衆人看見。又都跪下叩謝。宦實大喜。命每人賞錢一百文。衆人口中宣揚着佛號。高呼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宦菩薩。鼓舞而去。少頃。知縣親來拜謝年伯祖同年叔。待茶而去。第二日。宦蕚飯罷出門。方到門外街上。跪倒百餘人。也是荷枷帶鎖。大叫道。求老爺天恩。一體救拔小民罷。宦蕚問甚麽人。原來是江寧縣排年里長。聽見宦蕚救了上元縣的欠戶。故此都來乞恩。宦蕚道。你們都起來。等着我回了太爺。帶你們同去。復翻身進來。下馬到內邊。向父親說了。宦實道。同一窮民。何分厚薄。該多少。你也替他們還了罷。宦蕚領了父命。笑吟吟出來。跨上馬到外邊。招呼衆人同到江寧縣來。這知縣昨日聽得上元縣的欠戶宦公子替還了。將二萬金舊欠全完。嘆道。

寅翁好造化。遇這位積福的善人。省了多少心力。脫了多少干係。考成十分全完。榮陞在即。偏我就遇不着。正想時。忽報宦公子領了本縣這些排年里長來了。知縣喜得屁滾尿流。嘴中忙叫道。快請。快請。如飛的到儀門外接着。讓到迎賓館坐下。叩其來意。宦蕚把〔替〕衆人還欠項的事說了。那知縣笑容可掬。左一恭。右一恭。贊了又贊。謝了又謝。多時算清。共少一萬二千有餘。江寧縣的百姓比上元縣略富庶些。宦蕚也如數還了。衆百姓也焚香叩謝。這上江兩縣數萬欠戶。自從宦公子替他們還了這宗拖欠。免得提心吊膽。如釋重負。男婦大小無不感念。望空叩頭保佑的也不計其數。眞是家誦戶祝。凡相遇着。提起一個宦字。就感恩誦德不已。這宦公子的美名。却也就幾幾乎傳遍闔京了。話不繁言。宦蕚一日高興。到城北一帶走走。人烟稀少。盡是園圃。見一座墳墓傍邊有三間小房。一個獨院。左右無一居鄰。聽得內中一個婦人

聲音。喊叫救人。宦蕚心驚道。此處荒僻。莫非有人做甚不公不法的事麼。忙跳下馬來。進入院中。大喝道。房中甚麼人喊叫。只聽得喊着道。是那一位。快些進來救救人。宦蕚忙叫了一個小廝同到房中。見一個少年婦人吊在梁上。一個老婦抱着兩腿。往上攩着。見了宦蕚。叫道。老爺積陰功。幫着救一救。宦蕚叫小廝相幫攩住。問道。你家有刀沒有。老婦道。那桌子上有把剪子。宦蕚拿了過來。把繩子剪斷。同着將那婦人擡放在床上。替他捏着喉嗓。叫那老婦道。你摸摸他的心口可還熱。那老婦摸了摸。道。還熱呢。宦蕚道。不妨。你快去燒些熱水來。那婆子去了。宦蕚此時也顧不得嫌疑。將那婦人抱在懷中。抹胸度氣。不一會。喉中漸有聲響。纔把繩子解去。那婆子也拿了水來。忙灌了幾口。那婦人嘔出一口痰涎。纔透過氣來。就哽哽咽咽的哭。宦蕚見他已救活。心纔放下。叫那老婆子扶他坐着。然後下床來。坐在凳子上。將這婦人一看。這

句便寫出菩薩心腸。聖賢肝膽。先只忙忙以救命爲事。並不看其奸（妍）媸。此時見救活了。方纔一看。有二十一二年紀。生得十分美艷。一身雖都是紬絹衣服。却補補衲衲。舊而且破。不堪之甚。有一調秦樓月說他道。

香馥馥。眼中一個人如玉。人如玉。荊釵裙弊。苦寒裝束。嬌羞緊把眉兒蹙。千般隱恨縈心曲。縈心曲。滿肚愁腸。淚痕盈目。

看他房中雖然都是破爛之物。却是個舊家光景。知是大家子孫敗落下來的。宦蕚道。府上貴姓。尊夫在那裡。有甚麼傷心的事。如此青年。爲何就尋這個短見。婦人見問。越發哭得傷心。宦蕚道。不必悲傷了。有甚麼話。可告訴我。我或者出得些力也不可知。那老婦道。這位老爺是你救命的恩人。奶奶你有苦楚。何妨說說。到了這個田地。你還瞞甚麼。那婦人纔要說。看見宦蕚的小廝在傍。欲言又止。宦蕚會意。叫小廝道。你到外邊去。小廝出去了。那婦人一面流着淚。一面說道。我家公公姓牧。

名字叫做牧德厚。婆婆聶氏。是極。不是作了孽。如何沒得後。生下這等好賭下流的兒子來。公公在廣東瓊州府做過一任知府。掙有十數萬金。廣東謂廣州府爲睡十萬。瓊州府爲坐十萬。潮州府爲跑十萬。瓊州知府雖掙餘十萬。禁不得兒子一賭。奈何。只生我丈夫一個。名字叫做牧福。沒福之人。雖留下百萬。又奚益哉。從小不知管教。任他胡做非爲。我爹爹姓屈。叫做屈攀桂。母親仰氏。我因是我爹爹得官那年生的。叫做紳姐。造化。虧這個小名好。我爹爹就做瓊山縣知縣。公公做窮知府。老子又做窮知縣。宜乎兒女受窮。是他的屬官。因仰攀他家的富貴。把我嫁與他家做媳婦。不幸公婆染了瘴癘。一齊病故在任上。我隨了丈夫扶柩到這裡來。只三四年間。把銀子紬緞。金銀器皿。首飾衣服。並房產地土。一色等項。賭輸了個乾乾淨淨。家人賣的賣了。走的走了。指着那老婦道。只剩下這老兩口。賣是沒有人要。他是公婆手裡舊人。也可憐見。他們所以捱死捱活的跟着。連房子也沒得住。搬到這墳上來住。如今吃的也沒有。穿的也沒有。他還只是賭個不住。當日有錢。還同的是體面些的人賭。如今窮了。那略像樣些的

人都不同他賭了。就同那些光棍屎皮辣子不堪的下流人賭。該了七八個人的銀子。成日上門上戶的打鬧。時常被人村辱不堪。他一些也不知羞愧。新近又輸了一個甚麼刁公子的五六十兩銀子。每日叫小廝們上門來打罵。這個壞良心天殺的。不知幾時看見了我。說到這句。臉就緋紅。大哭起來。宦萼道。不必哭。有話說完了。有甚麼事。我替你做主。那屈氏道。刁家那斫頭的起了一片壞心。他對我丈夫說。叫我同他做那不長進的事。若依了他。還叫我那不成人的丈夫寫張典我的文書與他。不但他的幾十兩銀子不要。該衆光棍的銀子他都替還。我男人先還不肯。這姓刁的串通了這些光棍。終日打罵。在街上把他凌辱不過。我男人急了。竟應允了他。許他明日來。他替還了衆人的銀子。我就算他的人了。叫我陪他睡。今日來對我說。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怎肯幹這樣醜事。所以纔尋自盡。不想老爺又把我救活了。我早晚是必

死的。辜負老爺這片好心。說完。放聲大哭。宦蕚大怒道。刁家這奴才。我素常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刁桓。一個痲臉。幾根黃鬍子。混名叫羊肚石。這奴才萬惡萬刁。他老子做着個千戶。多大個官兒。他公然在外邊做這些惡事。誘人家賭博。又想騙人家妻子。這奴才同一個慣開賭場的姓屠的勾連。坑了人家多少子弟。你放心。我替你報這個仇。我明日如此如此設法救你。屈氏忙忙下床來拜謝。宦蕚道。不消。不消。你丈夫在那裡。屈氏道。他怕有人來打鬧。躲在一個小庵裡。離這裡有一里多路。〔宦蕚道。〕我有一句話。你不要惱。屈氏道。老爺有話。只管請說。宦蕚道。如今把你們這場事弄清了。設或你丈夫又輸了別人的。把你又要典與人。我如何得知。又怎麼來救你。除非叫你丈夫把你典了與我。我替你做了主。他纔不敢又生他想。看至此。未有不疑宦蕚心愛此婦。故以恩結之。看到後來。竟大謬不然。愈見其聖賢心腸。豪傑氣象。作用眞不凡。你心裡酌量。可行得麼。屈氏想了一想。道。罷。老爺救了我一命。再替我

出了這口氣。我應該報答的。強如捨身子與那樣奴才。宦蕚道。須得把你丈夫尋來。當面說明方可。屈氏道。家中沒人去尋他。怎麼處。宦蕚指着老婆子道。他的老頭子呢。屈氏道。他雖六十多歲。因見家中沒得吃。每日早起。雇與人家做小工。掙三分銀子。買升米買個柴來家度命。宦蕚道。他不在家。怎麼樣呢。那老婦道。我認得。等我去尋。宦蕚道。你尋着了。把我先說的話不要告訴他。看走了風。衆人知道了。那老婦道。我知道。忙忙的去了。宦蕚問屈氏道。你家柴米。這個老兒去掙了。家中日用油鹽菜蔬並冬夏的衣服。這些零碎盤纏出在那裡。屈氏見問這話。紛紛落淚。道。可憐一碗飯還不得飽吃。還說甚麼菜。幾個鹽花就（是）下飯的菜了。成個月連油星兒也不見。燈是久不點的。有月的日子多坐一會。無月之日早早便去睡了。至於衣裳。好的准了賭賬。與人去了。賣也賣了些。有不値錢略像樣些的。都當了日用。剩下破爛的。當賣不

得。拼拼補補。遮體罷了。宦蕚道。你身上這件衫子好像百家衣。太難爲情。把你當票拿來我看。屈氏在一個舊拜匣裡。舊拜匣。妙。好的賣是賣掉了。拿出一包票子來。約有百十張。宦蕚道。你可認得票子上這種字是些甚麼東西。逐張念與我聽。屈氏道。我都有字記在後邊呢。原來這屈氏寫得一筆好字。此寫屈氏認得字。非謗其聰明。江南當票上別有一種字。不然。宦蕚既認不得。屈氏又記不得許多。將奈何。故說他認字。便益於查耳。他遂一張一張的都念與宦蕚聽。宦蕚把他穿得着的衣服。並幾件丁香簪棒被褥之類。都把票子接過來。別的仍叫他收起。將這些票子本利一算。該二十多兩。宦蕚道。我若把銀子與你。怕你丈夫又拿了去賭。我替你贖了來罷。你家這個老頭子。明日以後不必打發出去了。留着家中使喚。你家柴米我都送來。屈氏嘆道。我們有甚麼補報老爺的。老爺這樣的恩情到我。宦蕚道。我憐你是宦門之女。嫁了這樣不成器的丈夫。故動了一點慈心。豈望你報。正說着。那老婦同牧福來了。老婦路上已將屈氏上吊。虧這人

救活。並將要典他的話。對他說了。他一進門。就與宦蕚深深打恭道謝。宦蕚看他有二十四五年紀。好一個齊整少年。也穿得襤褸不堪。暗嘆道。可惜這樣個人品。却做這樣的下流事。那牧福問道。請教老爺貴姓。宦蕚道。我賤姓宦。牧福又深深一揖。道。原來是宦老爺。晚生何幸得遇。只見屈氏柳眉剔豎。杏眼圓睜。粉面通紅。向着牧福道。我已是吊死了。蒙宦老爺救活了我的命。如今許替你應那姓刁的同衆光棍的賭賬。你早想要把我典與那刁姓的。你如今寫文書。就典與宦老爺。那牧福低着頭。紅着臉。不做聲。此所謂無羞之心非人也。人雖下流。此心幸未喪盡。故後尚能自新。宦蕚道。這憑你願與不願。也不強你。屈氏又道。你把〔我〕典與老爺就罷。若典與姓刁的。我叫你人財兩空。牧福道。你不用着急。既蒙老爺救了你。又肯替應欠賬。自然該的。還有何說。就取了紙筆。親筆寫了一張將妻典銀的文書。夫妻同畫了字。遞與宦蕚。充古好因男色而棄妻。牧福因好賭而典妻。勿謂作書者過言。余親見江寧有一妓曰卓二官。係揚州人。厥夫酷好嫖而無資。因命妻接客。得他人之嫖金。以作己

之嫖資。不知此輩人心腸是何生法。宦蕚道。明日他們說多昝來。牧福道。說是早飯後來。宦蕚道。等他們來。你留他們坐着。我自有道理。說了。就告別上馬而回。到了家。叫小廝送了一擔米兩挑柴一千錢到牧家去。他然後到府尹衙門來。會見了樂公。樂公一見便道。年兄前日替兩縣窮民代償拖欠。這一番義舉。不但萬民銜恩。就是兩縣也受德不淺。誠所謂惟大英雄餘本色了。我學生不勝敬仰。宦蕚道。這是家父憐念小民的一點慈心。晚生遵而行之。何敢當老先生過譽。樂公詢其來意。宦蕚便說。有一牧舍親。他令先尊曾莅任太守。他年幼無知。被衆光棍誘賭。將家私輸盡。並惡棍刁桓夥同賭局屠四。勾他輸了銀子。希圖奸騙他妻子的話說了。道。求老先生重究。以警刁頑之輩。牧舍親一家生死皆銜恩德矣。樂公生平極恨的是賭博。又是個嫉惡如仇的人。聽說刁桓的這些壞處。勃然大怒。命傳番役到了面前跪下。吩咐道。你們衆人明早同宦老爺的管

家。去將那些賭博光棍全拿來。若走一個。重處不貸。再將開賭場姓屠的。一并拿到。衆人應諾下來。宦蕚也就辭了回家。叫衆番役到他家中。道。明日你們去拿人。那姓刁的並衆光棍身邊都帶着銀子。你們只管搜了去用。拿到衙門動刑時。加力打那廝。我過後知謝你們。叫家人待他衆人酒飯吃了去了。次早。衆番役約了宦家小厮領路。同去拿人。再說那刁桓他常來牧家走動。久矣看上了屈氏。不想牧福剛剛輸了他銀子。他是光棍中的魁首。遂約了衆人。終日在他家打鬧。料道牧福不得不走這條路。今見牧福把屈氏典與他。滿心歡喜。他預先都與衆光棍說明。牧家那裡來的銀子他都代還一半。向着牧福只說全還。衆人見牧福窮到這個地位。這項銀子也有八分置於度外的了。今得一半。還有何說。遂一同八九個人說說笑笑而來。好生得意。那刁桓滿心今日要與屈氏做新相知。穿了一身新衣。搖搖擺擺。都到了牧家。方纔坐

下。那知這些番子們在左近四散看着。見這一起人進去。知道是了。哨了一聲。同走了進去。不由分說。都套上了鎖。帶到天井中拷吊起來。這些番子都受了宦公子之囑。將衆人先打了個下馬威。然後都在房簷上高高吊起。那衆光棍還受得些苦。這刁桓他是個嬌養子弟。如何奈得。殺豬也似的叫。身邊帶來還人的銀子。盡行奉送。衆光棍身上有帶着賭本的。也都傾囊相贈。方放鬆了。帶到衙門中來。正值午堂。樂公略問了幾句話。每人三十大板。一面大枷。刁桓係爲首光棍。屠四係開賭之人。各加責十板。衆人俱枷號一月。限滿問徒。一個個都打得血肉分飛。帶到通衢示衆。那刁桓他是好人家子弟。只因生性好賭貪淫。遭此羅網。他如何禁得這等重刑。只枷了三五日。就嗚呼哀哉。死於枷眼之內。正是。

未遂奸淫身已喪。　因貪賭博命橫亡。

且待我把這刁桓的來歷細說一番。他父親是個世襲的衛千戶。家中頗覺富足。一生惟有杯中之物是好。終日沈酣。與麴蘗生爲友。他妻子尹氏。亦同此癖。夫妻二人自清晨起來。每人捏着一個杯。直到臨睡時。方纔放手。他二人在酒字上做了工夫。到色字上毫不介意。因此一生只生刁桓一個。這刁桓生得一臉指頂大黑痲子。自十五六歲上。便長出數撮黃鬚。痲子疤上不長。只在那空隙處長將出來。揸揸巴巴。長得奇形怪狀。人見他那尊容。取其形似。都稱他爲羊肚石。他自幼貪淫好賭。刁頑之極。他乃尊終日昏昏醉夢間。不但不管教。而且不知。任他在外胡做非爲。刁千戶有個上司暴指揮。名字叫做暴如雷。也是世襲前程。這職役原是他哥哥長房項襲。他哥哥艱於得子。後來年老方生一子繼名。叫做觀音保。他哥哥死後。該觀音保承襲。他欲謀此職。買出本族作證。說他哥哥並無子息。這個姪兒是個螟蛉。本姓闞。名映寶。祖宗

制例。異姓不許襲替。應該他胞弟承襲。族中人貪他賄賂。都具了甘結。他各衙門都打點了。觀音保幼小。寡母不能與爭。只得讓了他。他自得了官。屬下這些千百戶的便宜。他個個占盡。是不消說。本管的那些窮衛丁。他倣(放)賬盤利。刻薄無比。雖挣了一分好家私。却也無人不唾罵。無人不飲恨。他又性如火烈。鞭撻衛卒。凶暴非常。因而怒氣傷肝。到五十歲外。便成了雙瞽。只得退了前程。在家閒住。他白占了姪兒功名。自己又無子。遠房不准承襲。把一個世代功名白送掉了。他妻子亡故。只留得一女。他要想續絃。人都知他刻薄。且性子起來。專好打老婆。他前妻因此氣死。又瞎了兩個眼睛。誰肯嫁他。只得買了個丫頭在身邊答應。他這女兒生得更是可笑。一個臉歪在一半。因出痘瘡。又壞了一隻眼。那瞎眼要是閉着倒還罷了。他却沒有黑睛。只雪白的一個眼珠子。疊暴在外。如鑲嵌上的一顆大珍珠一般。人聞其形。也贈了他一個

美號。稱爲海螺杯。這海螺杯姑娘之名。人人皆知。竟沒人來求親。直捱到青春將及四八。猶然閨中待字。他忍耐不得。竟自己尋起佳配來。他家有個小廝。是個海南的黑鬼子。雖係異類。因自幼養大。頗通人性。名字就叫小鬼子。海螺杯就看上了他。同氣相求。海螺杯原也是海裡所出。暴指揮家中奴僕因主人暴戾。都逃走乾淨。只剩了老邁兩口不能遠走。在家中以供炊爨。小鬼子是外國人。也還老實。二來他那面貌無處可逃。在家以應灑掃差使之役。暴指揮閉着雙眼。毫無一事。酷聽鼓兒詞。常養着一個姓夏的瞎先兒在家。專一說書。那通房之〈之〉婢。時刻守定瞎主人扶持。寸步不離。海螺杯或在父親房內聽說一回書。倦了到自己房中睡一覺。他先胡胡塗塗。倒也過了。一日晚間在他父親房中。聽說西遊記上陷空山無底洞老鼠精那一段鼓兒詞。忽然引動春心。便十萬個金剛也降伏不住。走向房中去睡。上床脫光。用手摸着牝戶。不住長嘆道。人

家女兒像我這樣大。不知生了多少娃娃了。要是十三四歲得了早子。都見孫兒了。我還不曾嘗着人間的滋味。心中着急。將枕頭摟在懷中。亂聳亂拱了一會。越發難過。翻來覆去。一夜無眠。天色纔明。聽得小鬼子在堂屋裡掃地。心中想道。我實在有些過不得了。把這小廝應應急罷。低低叫了兩聲小鬼子來。那小子聽見。推門進來。走到床前。暴氏問道。老爺起來沒有。小鬼子道。還關着門。像是還睡呢。暴氏道。你關了房門來。我叫你做甚麼。那小子關了門。又到床前。暴氏掀開帳子。道。我的小肚子疼。你上床來替我揉揉。那小子上床。蹲在床沿上。暴氏仰臥着。把被掀開。露出一個光肚皮。同胯中那條細縫。叫道。替我揉。那小廝嘻嘻的笑。伸手去摸。直摸到那條縫上。用指頭一勒一擦的動。暴氏笑道。你的可是這樣的。他笑道。我的不是這樣。暴氏道。你也拿給我摸摸。遂伸手到他褲襠裡去。那小子十六七歲了。已知識大開。一個半大陽物

也自挺硬。暴氏摸着了這件寶貝。那裡還忍得。指着陰戶向他道。把你的放在這裡頭試了。那小子聽說。喜得忙脫了褲子。就上身來。暴氏用了些唾沫。捏着他龜頭。對了自己的門戶。說道。你往裡送送。那小子往裡一下。進去了大半。你道他一個處子。如何這等容易。一來那小子的陽物不大。二來情急得很了。先被摸勒了一會。也有些津津水出。所以不覺煩難。暴氏雖不見樂趣。也覺內中有些意味。抽了一會。恐他父親起來。叫那小子出去。囑託他每夜等老爺睡了。悄悄到房中來同宿。小鬼子滿口應諾。此後每夜約那小廝來相伴。權且按下。那暴指揮也不知他令愛奇醜。偌大年紀尚無人來求。心中也按(暗)急。他一日衣服上掉了根帶子。叫女子給他釘。海螺杯答道。我年老了。眼睛花。看不見了。暴指揮聽了這話。知是女兒年長無偶。嘆了口氣道。我知道是我的不是。是我的不是。愈加着急。偶然想起刁桓來。他也廿八九。尚未娶妻。

因他父母只在酒杯上做工夫。故將兒子的姻事蹉跎下了。今日若將他二人配合。豈不合了兩句俗語道。

破磨對瘸驢。　歪鍋配斜竈。

眞是一雙兩好。遂叫夏瞎子去探刁千戶的口氣如何。並說自己無兒。將來家私都是女兒女婿的。夏瞎子去探。刁千戶雖知他女兒醜陋。一來是舊上司。扳了親。圖體面。二來貪他的內囊。滿口應允。遂成了這門姻眷。迎娶之日。新人進門。夫妻合巹。彼此一看。眞合了古人的一副絕對。那刁桓恰是。

麻臉黃鬚羊肚石。倒栽蒲葉。

那暴氏恰是。

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

兩人一見。各各氣生。你道是何緣故。暴氏素常以爲。他這歪臉暴睛。是

千古美人圖上畫不出來的妙容。二語令人絕倒。然而實在千古美人圖上決無此等妙容。眞要算絕代佳人。滿心思想嫁一個賽潘安強衛玠的丈夫。不想今日嫁了這樣個醜驢。較之小鬼子。那不過黑些。論起形容來。刁桓比他尚還不及。如何不氣。那刁桓雖然醜態可憎。他是專在婦人身上用工夫的。瞞着酒鬼老子。偷出銀錢嫖妓女。養私窠。偷野食。這些淫婦人只貪他幾個錢。那管生得醜俊。他閱人甚多。婦人中從未見這樣奇美的怪相了。語甚新趣。這是終身配偶。朝夕相對。如何過得。焉得不氣。兩人各氣在心頭。却發洩不出。晚間上床。刁桓少不得要做些成親的圈套。扯扯拽拽。那暴氏攥住褲腰。死也不放。亂蒯亂抓。刁桓也並非高興。不過是虛應故事。見他如此。也就放手各睡。過了數日。兩人並不交談。那刁千戶夫妻只知吃他的酒。那裡知道兒子媳婦的這些瑣事。一日夜間。刁桓有了幾杯酒。忽然興發。想道。他雖然貌醜。或有件好物。也不可知。況他這樣門扇大的肥

身子。其物必肥。且我從來所遇的婦人都是破物。他到底是女兒。自別有妙味。果然有個好美窩。夜間吹了燈看不見。尚可盤桓。有了幾杯酒。忽然高興。再想終日相守。沒有個只有夫妻之名而無男女之實的道理。這一回想。把他的醜忘了一半。就伸手去摸暴氏。那暴氏已是知味的女子。起出(初)嫌丈夫醜陋。各睡了數夜。那心也有些忍不住了。想道。當日同小鬼子私偷。原不像意。我大着他十四五歲。已生得下他來。況他年幼。此物自然渺小。今日他是將三十歲的大漢。必定此物也雄壯。既明公正氣嫁了丈夫。放着美食在傍不吃。何苦擔飢。只閉着一隻眼。人說眼不見爲淨。憑他去弄去。且快活一時是一時。正然想着。見他來摸。假裝睡熟。等他解開了褲帶。將摸到那要緊的去處。方纔用手來掩。刁桓趁這意兒。褪了他的褲子。一翻上身。還以爲他是處子。拿出憐香惜玉的手段來。用了些唾。輕輕款款。做那蜻蜓點水之勢。不想只略

往裡一送。如蛇鑽窟窿一般。一下全身入去。方知這位醜美人是合了

連環記上那鎖南枝曲子上的兩句。道是。

青青柳。嬌又柔。一枝已折在他人之手。

遂興致索然。連忙拔出睡下。心中氣忿忿的。要聲張起來。不但礙着丈人是父親的舊上司。且又想妻子的東西雖醜而破。他陪嫁的私囊却富而厚。只得忍住。既好氣又好笑。這樣的婦人還有甚麼人愛。肯同他私偷。眞不可解。那暴氏見丈夫弄了進去。比小鬼子的大有不同。內中塞滿。以爲定有大樂。心中私喜。不意他忽然拔出睡下。知是嫌他不是原封了。大掃高興。那忿恨之心又說不出。次早起來。彼此都是一個惡狠狠的面孔。先前二人只是彼此嫌醜。尙無恨心。今日又加上這一番。怨怒自然越發加倍。不到半月。兩人終日言語相激。竟致反目。初而罵。繼而打。不想那刁桓生得瘦怯。反沒有暴氏壯實有力。被他摔倒。一屁

股坐在頭上。拳頭如擂鼓一般。打得刁桓披頭散髮。滿地亂滾。喊叫救命。刁千戶夫妻正在醉鄉。聽見了。吃了驚。跌跌倒倒的跑來拉開了。刁桓賭氣走了出去。竟不回家。暴氏哭了一場。將陪嫁之物一一收起。絲毫不發。過了幾日。刁千戶叫人找了兒子來。勸他進房。兩人相見。怒目而視。不但恨他。前日被他打寒了。竟有幾分懼怯。晚間雖也同床。却兩頭各被而睡。此後刁桓終日在外。或在賭場。或在妓館。常不在家。手內無錢。到家中要尋些須。爲嫖賭之資。暴氏也知他在外走這狹邪道路。便罵道。都是我家賠來的東西。倒不得你拿去嫖賭。刁桓見他識破機關。東西又藏得沒影。只好等父母醉臥。偷些私蓄出去行樂。滿月後。暴氏回家去住對月。他熬了這一個月了。還拿小鬼子來解渴。住了些時回來。仍舊斷了葷味。心中說不出的苦。一日。夏瞎子來看姑奶奶。暴氏想道。這瞎子雖沒眼睛。孱子是有的。何不在他身上尋一番樂境。主意

定了。留他說書。到晚不放他回家。這晚刁桓恰好未回。刁千戶一則醉生夢死。不知防閒。二則知是親家翁家中的長遠主顧。媳婦留他說書。有何不可。便叫在堂屋裡鋪了個鋪給他睡。到夜間人靜。暴氏悄悄到外間瞎子的榻上去就教。那瞎子既看不見他的好醜。且又是三十多歲無妻的一條壯漢。婦人的這件美物。是他求之不得的寶貝。可有推辭之理。公然鸞顛鳳倒起來。不意那瞎子竟有一具壯觀的陽物。暴氏喜出望外。再三叮囑。夜間要常留他不便。恐公婆疑心。姑爺是日日不在家的。你不妨日間源源而來。公婆只知痛飲。不管閒事。家下沒有多人。遇便即可行樂。夏瞎子一面笑着。一面不住聲答應。果然那夏瞎子竟不爽約。過兩三日就來走走。暴氏見沒人。掩上門。到床上就做一番。如此多次。一日。二人正在綢繆之際。忽然刁桓回家。推門進來。一眼見了。大罵道。沒廉恥的淫婦。你在家做女兒偷漢子。到我家來還偷。我同

你了不得。我前日就疑心甚麼瞎眼的人愛你。同你偷。原來就是這瞎奴才。寃哉。寃哉。眞是寃殺傍人。笑殺鬼子。又罵瞎子道。你這瞎奴才。敢膽大做這樣的事。我把你送到官去講。夏瞎子正同暴氏做得好。將入佳境。忽聽得刁桓聲音。唬得一翻身滾下床來。光着屁股滿地亂爬。亂爬。妙。既唬癡了。又看不見。又被刁桓在光屁股上踢了兩脚。又不敢叫。就地亂滾。暴氏雖是個淫醜的惡婦。今做這勾當。被丈夫撞見。不但自己覺愧。心中也有些膽怯。遂急出一個主意來。一骨碌爬起。說道。你不稀罕我。難道叫我守一世活寡不成。你在外頭嫖得。我在家裡也嫖得。我同你好講。你若聽我。以後我的東西任你拿去嫖賭。錐心入耳之言。刁桓那得不聽。不意此婦有此急智。我也不管你。你也別管我。各人幹各人的事。要是這樣便罷。不然。要死要活我同你做。我不怕你這樣子。我也不願活在這裡呢。刁桓心中本有幾分怯他。所以先見時不敢上前去打。聽得他這番話。倒心中情願。暗喜借此挾制着他。不愁嫖賭之費。說

道。罷了。罷了。從今後。你是你。我是我。說了這一句。反走出去。暴氏見他去了。餘興未已。下床拴好了門。太小心。扶起了瞎子來。還要他終局。誰知那瞎子被這一唬。把個陽物縮得只剩些軟皮。掃興。暴氏與他再三摶弄不起。只得放他回去。這日。刁千戶夫妻飮得酶然大醉而臥。兒子媳婦這一番大鬧。他竟不知。次日。暴氏見刁桓進來向他要私房。因要他賣路。這才眞是買路錢。放瞎子往來。只得給刁桓些私蓄。刁桓自此因手頭充闊。越發在外日夜嫖賭。他在屠四家與牧福相識久了。一日去尋他。無心中見了屈氏。眠思夢想要算計他。因想出這個惡主意。勾了牧福。贏了他這項銀子。諒他沒得還。不怕不走這條路。拿妻子做當。孰知天道難欺。剛剛遇了宦蕚。他投入法網。送了性命。刁千戶見兒子死了。媳婦無出。送回暴家。任他改嫁。暴氏回到家中。不想嫁人。只同夏瞎子小鬼子二人輪流作樂。後來夏瞎子同衆夥計飲酒。多了幾杯。偶然失口。說出這

段住話。內中有個古瞎子。一個眞瞎子。留了心。次日公分請他。求他介紹。不然便要聲張去稟暴指揮。夏瞎子醉後失言。悔已無及。不敢拒他二人。恐有禍患。只得婉轉向暴氏說。自說感佩厚情。恐獨力不能報效。要薦賢自代。不知肯容納否。孰不知暴氏寬容大量。久有延納豪傑之心。因恐瞎夫撚酸。不好啓齒。今見他說這話。眞是入耳之談。一諾無辭。夏瞎子見他慨允。向暴指揮說。門下有兩個同伴。說得古詞甚好而多。特特舉薦來孝敬恩上。指揮甚是歡喜。就叫領了他二人來。說了半日。果然可聽。晚上留下。同夏瞎子一處起臥。那一夜暴氏竟悄悄開門下去。四個人滾做一床。輪流做了個通宵之樂。後來有人知道。編了四句歌兒。道。

三男一女一隻眼。一個陰門六個卵。

父夫作孽女妻償。正是天公有巨眼。

傳得人人皆知。只有暴指揮還在睡夢中。竟不知道。小鬼子雖是個化外的人。見暴氏如此不堪。便不肯同臥。暴氏屢屢強他。他推却不得。偷了些東西。不知逃往何所。後來暴指揮死了。他族中的人惱他刻薄。又見暴氏醜名難聽。無不掩耳。沒一個上門。暴氏獨掌了家私。更覺快心。常養着這三個瞎子。日夜作樂。後來被他寡伯母同觀音保並族中人公稟了官。差人夜間到他家。三瞎一女在床。光光的鎖了。只給了一件上衣穿着。次日帶到衙門。恨三瞎朋淫職官之女。每人四十頭號大板。一面重枷。都送了性命。暴氏本當重處官賣。念他祖父門第。免究。只攆了出去。家私房產入官。暴氏無人肯收留。他到了卑田院。做了衆丐之妻。暴指揮刻薄了一生。掙了個家私。却生了這個好女兒。替他出醜。人生行刻薄者何益。刁桓思謀人妻。未得沾身。不但自己送了性命。妻子落了這個下場頭。天處高而聽卑。淫賭二事。若能永戒。必不上干天譴。

即酒之一字。亦當知節。刁千戶夫婦若不終日醺醺。或兒媳猶不至此也。刁千戶雖是酒徒。還無過惡。後來他房中有個使婢。叫做蓮房。刁千戶一時酒後高興。來同他點綴了一番。露滴蓮房之中。竟生了一個兒子。得繼後嗣。閒話且住。再說那些光棍枷滿一月。帶到衙門。樂公一生最惱恨是賭博。都問滿徒三年。這幾個人中。剛剛曾嘉才也在其內。他性凶貪賭。前次去騙兄弟。打鬧了一番。宦蕚替曾嘉禮給了他那二十五兩銀子。他欣欣得意。不暇歸家。就走到屠家賭場呼么喝六。不到半日。一送精光。過了幾日。見別人大包的銀子。成袋的銅錢。都在那裡大擲。他看得眼中冒火。心裡急得像滾油煎的一般。再要去騙兄弟。又無可尋之因頭。況宦公子又說過他再要去囮騙放肆。定要處治他。他雖是個賭棍。豈不懼王法。不敢復萌此念。竟把三間住房賣了。租了一間房子。有個小院。他一妻一子一女一媳擠着住下。他把房價又輸了。將

家中床桌杌凳之類。凡值數十文之物。無不賣了賭去。一家全打地鋪。連吃飯就把地當了桌子。他家中虧得妻子同女兒媳婦做些針指度日。他兒子二十多歲。倒是個顧家的人。每日下苦在外做些小買賣。每晚掙三四十文回家。貼補母親度日。曾殺才沒法了。想出一條妙計。到一個相熟的藥鋪中。說要配老鼠藥。買了些砒礵。藏在身邊。到家中不住的嘆氣。他妻子道。你今日怎不要去了來。嘆的是甚麼氣。他道。我如今這麼個樣子。還賭甚麼。悔也遲了。我從以後起。誓再不擲骰子。捱這窮日子罷。他妻子道。你此時是沒有錢的話。恐怕有了錢。又不是這話了。曾殺才道。我也是個堂堂丈夫。說一是一的。先是心昏。賭了這些年。弄得傾家蕩產。還不灰心。眞連人味兒也沒了。你不信。弄壺酒來。我當天起誓。（昔劉伶戒酒。誓云。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石而醉。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切不可聽。我代曾殺才誓云。天生殺才。有錢還來。婦人之言。安可聽哉。可確哉否。）他兒子聽了。喜歡得了不得。說道。爹果然要戒了賭。別的不能夠。我就頭拱着地。每日

掙飯來養活爹。冬夏好的不能。粗布衣裳我也包着有得穿。只要爹的心拿得穩。就是一家的造化了。好兒子。此等殺才。如何有福留得此子。曾殺才道。呆孩子。我恁大年紀。難道還不知世事麼。你母子們只管放心。那兒子笑容可掬的道。爹既這樣說。我去賒壺酒來。替爹戒賭。飛星般去拎了一大坐壺酒來。他先斟了一碗。遞與父親。曾殺才假誓道。我此後再要要錢。定遭官刑。不得好死。說了。把那碗酒一氣飲乾。再斟上。他叫妻子女兒媳婦都吃了些。壺中所有。他獨飲了。還剩下一碗。他暗暗將砒礵着上。向兒子道。我自幼受用慣了。一點事是不會做的。只好在家閒着。家中的事。全靠你去苦掙。將就捱這窮日子罷。這碗酒與你酬勞。他兒子喜笑道。爹放心。養我一場。別的沒本事。連碗飯都掙不來。還成個人麼。爹的酒不夠。請用了罷。我不吃。曾殺才道。我不吃了。這是我給你的。大家吃些。後來好同心協力的過日子。他兒子遂接過。幾氣吃下。收過了壺碗。不多時。

面色發紫。叫肚裡疼。先還用手搗着。次後肚子疼緊。站不住。蹲在地下。他娘與妻子忙來攙扶。他忽然滿地打滾。口中大叫道。疼死我了。他母妻那裡按得住。只見滾了一會。嘴同鼻耳一齊冒血。氣絕而亡。他母妻妹子放聲大哭。只說他偶得暴病。那裡疑到是老子毒死了他。那殺才也假意在傍跌足嘆氣。他窮得這個樣子。那裡還有錢買棺材。拿了一片墊睡的破蘆蓆。找了兩條糟繩子。這一口斜紋軟棺材。加上金箍三道。就是他送終之具了。殺才自己背去。棄於城外亂葬岡上。他這媳婦娘家一個親人也沒有。只過了三日。殺才說家中無有飯吃。打發媳婦轉嫁。他婆媳那裡拗得過他。他串通媒人。賣與人做小。得了身價三十兩。瞞着妻子到賭場。三日不歸。絲毫無剩。銀子沒了。就想到女兒身上。有一個過路的官府要買丫頭陪嫁閨女。他帶人暗暗相了。講明身價四十兩。來擡人時。他母女纔知。哭得肝腸寸斷。眞是眼中流淚。心內成

灰。生生拆散了去。他妻子怨恨塡胸。纔（想）到兒子之死。是他所爲。日夜哭泣。只剩他一個。孤孤悽悽。柴米俱無。傷心欲絕。曾殺才輸背了氣的人。把銀子拿到賭場。一日到晚。連快也不曾擲一個。越急越下住。越下住越貼臭。白亮亮一大包。輕輕又屬了別人。他心中想到妻子。一狠百狠。女兒媳婦都賣了。那老婆還留他做甚麼。（想的甚有理。何不想到自己這樣殺才。還留他做甚麼。）托媒人要賣他妻子。四十多歲了。一家要娶他續絃。只出財禮銀八兩。他急等銀子去賭。只得依了。他那妻子忿恨入骨。毫無留戀。大罵一場。上轎而去。他把賣妻之銀。又被六塊骨頭送去。這却沒得想頭了。房子退還原主。罄身挨到屠家來棲身。說道。四叔。你家中也沒人。我身子又沒家。（此語趣。）留下我相幫罷。屠四欣然應允。他就頂了竹思寬的衣鉢。屠四先有竹思寬相幫。到後來郝氏贅了他去。家中如拆了左右手一般。可還有這等下流的人肯到他家來做長工。年來屠四那半嬸半妻之通

氏。因要生產。他是個寡婦。孕從何來。不敢去叫收生婆。屠四只得自己替他收接。不想娃娃橫在肚中。母子俱斃。那非弟非子的那個孩子。奇聞。沒了娘。無人照看他。屠四只顧得照管拈頭。那裡還有工夫去顧到他身上。飢一頓。飽一頓。得病死了。今得了曾殺才來。好不殷勤。又四叔長四叔短叫得震耳。屠四樂不可言。留他在家相幫。曾殺才過了些時。見沒有大油水。不過食粟而已矣。就入在衆光棍黨內。今遭了這一場官刑。枷滿問徒遠去。在路腰無一文。乞食前往。又值炎天。棒瘡腐潰。走了幾日。便死於路上。解差報了地方官。差人相驗。給了回文自去。將他屍骸拋棄荒郊。作爲老鴉喜鵲的口糧了。這是好賭的結局。却是眼前的活報應。那屠四是窩家。受刑既多。枷號又大。家中並無一親人照看。也死於枷內。他的家私房屋無主。地方呈報入官。遣人淸查。他多年積了竟有二三千金之蓄。人屠戶屠四叔姪開了一生屠(賭)局。坑了人家

無限不肖的子孫。雖聚多金。自己又不得受享。今日到了這個下場頭。有何益處。這叫做。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不必細說。再講牧福他正陪人坐着。眼巴巴望宦公子來替他還銀子。突然見一羣如狼似虎的公人走將進來。把這些人都拿去上鎖。他嚇得魂都沒了。鑽在床底下去躲。又聽得拷吊了那一番叫喊連天。他面目失色。渾身抖顫。衆人去了。他還不敢出來。屈氏笑道。你既好賭。又怕的是甚麼。這是宦老爺替我們除害。要是拿你。床底下是躲得掉的麼。你出來罷。那牧福如夢方覺。纔放了心。爬將出來。滿頭滿臉。一身全是灰。屈氏替他撣着。說道。宦老爺今日必定來。你可預備些酒肴謝謝他。大遠的路。叫人家餓着肚子來回的走。也不好意思。那牧福定了一會神色。拿了宦家昨日拿來的那吊錢。帶着老家人到街上買了些酒肴

果品回來。他道。我往庵裡去。屈氏道。你不等他來謝謝。又去怎麼。今日料沒人打鬧了。你還躲甚麼。牧福悄悄向他耳邊道。出這些力。又送這些東西。原是爲你。恐怕他要說甚私房話。我在家不便宜。牧福言至此。以爲屈氏之身決不能保矣。後日見宦蕚竟保全之。實出望外。那屈氏紅了臉。不好做聲。牧福去了不多一會。宦蕚乘馬而來。屈氏讓了進來。坐下拜謝了。就拿上酒來吃。說笑方纔拿人的這些話。正說着。那小廝驢子上馱了兩個大包袱來。送到房中。宦蕚叫放在床上。屈氏去打開。查了件數。宦蕚看看都是半新不舊的紬絹衣服。紗羅裙褲。並紬緞被褥。諺云。貧了富。還要穿三年布。富了貧。還要穿三年綾。他是富了貧者。故家中尚無布衣也。情景眞妙。宦蕚笑着道。你此後留着穿罷。再不要當了。屈氏道。這算你給我的。他如何當得我的。況家中又承你送了這些柴米。有飯吃就罷了。宦蕚道。你就把衣服換上罷。屈氏滿心以爲宦蕚未必放得過他。定要同他如此如此的。也不避他。便去掩上門。到床上破皮脫下。露出那團乳酥胸。竟是一塊無瑕

的白玉。下邊穿着一件破夏布小衣。還有幾個大補釘。他換了一條半新廣紬小衣。兩條嫩腿猶如玉柱。一雙小脚實賽金蓮。宦蕚看得明明白白。屈氏少年婦女。焉能老臉至此。今寫他如此者。非謂屈氏之無恥。乃寫宦蕚見此等之美軀。竟能不動心之爲難耳。此時正是五月初旬。天氣正熱。屈氏穿了一件白線紗衫兒。縐紗裙子。上着石青廣紗背心。耳上戴上金丁香。頭上關了兩根簪子。更覺得十分俏麗。他把別的衣服都收在一個大舊皮箱內。疑他酒後要高興。把床上褥子也鋪好。蓆子拭抹個乾淨。被也疊了。此處寫屈氏以爲宦蕚決定如此。孰不知竟不然。實出意外之想。然後來共坐飲酒。宦蕚讓他吃了幾杯。見他雪白粉腮。襯着微紅。此時也熟滑了。說說笑笑。兩隻媚眼生春。眞個是。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令人魂消。幾不自持。極贊屈氏是傍筆。高擡宦蕚是正意。宦蕚秉住了心。雖同他說玩說笑。總不動一毫邪念。吃了一會。叫小廝來。拿過了銀包。打開。拿了有四五兩

散碎銀子。遞與屈氏。道。你留着陸續換了盤纏。余先見宦蕚送屈氏柴米時。只給錢一千文。甚疑。每與他人。或幾兩。或幾十兩。今與屈氏何其少也。至此方悟爲一片深心。先送錢一千者。暫時用度。恐多了。牧福又拿去賭輸。今覿面。暗與他四五兩。叫他留着陸續盤纏。其意可知。我過些時來看你。又把昨日典他的文書。在銀包內拿出付與他。道。這個你也收了。却不要與你丈夫知道。屈氏道。你爲甚麼不收着。怎交給我。宦蕚笑道。我要他做甚麼。或燒了。或留着。都憑你。起身而去。那屈氏滿擬他必然有一番動作。身子料保不住。見他不動而去。倒也猜詳不出是甚意思。晚上牧福歸家。夫妻上床。牧福道。他今日同你怎麼個意思。那屈氏道。只吃了一會酒。說說話就去了。連戲言也不曾說一句。牧福那裡肯信。道。這話哄娃娃也不信。他不是貪圖你。爲甚麼來。屈氏道。你既然把我典與他。我的身子就是他的了。比得我私自做甚壞事。瞞你做甚麼。牧福到底半疑半信。此後宦蕚或半月或一月來看他一次。定留些銀子與他盤費。無柴送柴。少米送米。牧福但見他來。必推故避出。到冬來。又替他做

了一身絲紬綿衣。連牧福並老家人兩口都做了綿衣。待這屈氏十分親厚。只是不及於亂。屈氏暗想道。他在我身上可謂百般用情。怎再不見他做甚事。是何緣故。他是好心人。大約是恐我不願。所以不敢妄動。我受他這樣厚情。除了此身之外。拿甚麼報他。等他再來。我去就他。再無推辭之理。一日。宦蕚又來。他是預備下的乾菓子好酒等候他來。一到就拿上來同飲。吃過幾杯。這屈氏與他親厚了半年。來往多次。雖不曾做那貼皮貼肉的事。却情孚意合。竟像夫妻一般。此時又有了酒蓋着臉。竟一屁股坐在他懷中。同他一遞一口的吃酒。吃到後來。屈氏少年婦女。一來要捨身報他。二來三杯落肚。坐在男人懷裡。未免烘動春心。拿嘴含着酒到他口中。宦蕚也笑着嚥了。昔有二人。論魯男子柳下惠之事。一曰。閉戶不納易。坐懷不亂難。一曰。既坐懷。可以不必及亂。此易爲。閉戶不納者。誠難也。孰難孰易。諸君共評之。宦蕚知他是感情。故俯身來就。心中雖十分愛他。倒有二十分憐他。只是嘴中說笑。連手也不敢伸去在他身上摸一

摸。吃了多時。宦蕚恐酒多心亂。把持不住。留下一錠銀子給他。忙起身別了回家。屈氏見他去後。疑道。這眞奇了。我這樣就他。他難道是鐵打的心腸。就不略動一動。要說他沒有那東西。這一想。是水窮山盡的想頭。我前日問他。他家中妻妾四五個。又都生有兒女。要說嫌我貌醜。我也還不是甚麼東施嫫母。這事眞令人不解。我既然同他如此親厚。還怕甚麼羞。改日竟摸他一摸。看有陽物沒有。便可釋疑了。又一日。宦蕚來看他。天氣冷。屈氏同他並坐在火箱上飲酒頑笑。二人並肩疊股。合盞而飲。屈氏做盡媚態。撒嬌撒癡。睡在他懷內。說道。要說你不愛我。我看你疼我的心腸。百般俱盡。要說你愛我。我同你親厚了半年。總不和我沾身。是甚麼緣故。宦蕚只是笑。也不答應。屈氏見他不答。倚着酒意。忽伸手到他褲襠中一摸。宦蕚雖然不肯淫汚他。但這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倒在懷中。又做出十分嬌態。雖鐵石人也沒有不動心的。那根厭物。其硬如鐵杵一

般直豎。寫得愈見其堅忍之難。不隄防伸手來摸。見他摸着了。笑着忙用腿夾住。屈氏先還疑他或沒此物。所以不做這風流樂事。今摸着了。不但有而已矣。且竟是放樣的分外粗大。唬了一跳。連忙縮回手。說道。你既這麼動興。再不見你同我怎麼的。到底是甚麼意思。再三追問。宦蕚道。你起來坐着。我對你說。屈氏起來坐下。宦蕚正言厲色的道。我起初憐你。救你一場。我怎肯又淫污你。我要做了這傷天理的事。與刁家那奴才又有何異。眞豪傑。我同你親厚者。一來憐你舉目無親。所仰仗我。若不與你這樣假親熱。我資助過你幾次。你未免心就不安。你少長缺短。怎好常問我要。你以爲身子屬了我。一家纔好靠我養活。二來我若同你做些苟且的事。我圖了一刻風流。豈不壞你一生名節。況你丈夫。今日他窮。出於無奈。教你做這無恥的事。倘後來他有了好處。他不怪自己不成人。反責備你是失節的婦人。後來你夫婦如何相守。再者。我同你若做了

淫媾的事。設或有了孕。生下來弄死了。豈不有傷天理。你家若留着。是我亂了你牧家宗祧。我如何當得這大罪過。眞菩薩。我若收了你去。又有你本夫些氣脈。我淸白人家。怎肯養個雜種。眞丈夫。三來我看你丈夫的人品。目今雖不成器。你牧家祖宗當日或稍有積德。他若能改過自新。將來或者還不終於流落。古人云。人人有面。樹樹有皮。況天下事再瞞不得人的。我若同你有私。後來叫他怎麼擡頭做人見人。眞聖賢。四來我正要煉我的心。雖不能到聖賢地位。也正要借此打磨個鐵漢子。眞鐵漢。所以百般堅忍。我今日雖然說破。你不必多心。此後我還照常養活你們。那屈氏聽了。忙跳(下)火箱。兩眼流淚。雙膝跪倒。說道。恩人。你這一番心腸待我。眞叫我粉身碎骨也報你不盡了。我每常感你的恩。不過想以賤軀相報。今日恩人既這樣說。斷不及於亂了。但你活我之恩。與生我者並。我也無可報答。我認你做個恩父罷。不盡之恩。生生世世

爲犬馬補報。說着。就叩下頭去。宦蕚忙起身拉住。道。你請起來。既如此。我同你認做兄妹就是。屈氏道。我認恩人做父。還是過分。怎敢說兄妹。恩人若不稀罕我做女兒。下次我也不敢受一絲毫恩賜了。宦蕚見他心眞話急。也就受了他四個頭。認了父女。且說那牧福。他問過屈氏數次。屈氏回他宦蕚並不曾沾身。他心中不信。道。他我非親非故。他若不圖這些兒風流勾當。他爲何肯這樣竭力照看。這日。他在外邊偶然回來。見院子裡拴着馬。知是宦蕚在房中。天氣冷。他兩個小厮在廚房中烤火。牧福纔要避出。見院子裡沒人。心中想了想。悄悄到窗下來竊聽他二人舉動。看每常屈氏的話可眞。聽了宦蕚的這些說話。汗流浹背。報(赧)愧無地。暗想道。他倒這樣憐愛我。我自己反不惜皮毛。禽獸何異。我素常疑妻子是誑言。誰知他竟是這樣一位盛德君子。忙忙跑了進來。也流着淚。向宦蕚跪下叩頭。道。恩人。你恩德如天。我是不成人的

料。無答報之日。我祖父陰靈也感恩人的恩私。今日恩人這樣的大恩。憐念我。保全我夫妻名節。我從此若不改過。眞是畜類不如了。宦蕚拉住。道。你果然能改過。替你祖宗父母爭口氣。勝如報我了。我別的不能。一年衣食我照舊供給你。他夫妻二人又叩謝了。宦蕚歸家。邢牧福感恩無地。後來竟果然戒了賭。（此一部書中寫好賭者多人。而能改過者。只戴遷牧福二人。足見人之趨於下流者易。改過上進者難。）每每恨既往之非。常常暗中流涕。屈氏次日雇轎子。老家人隨着。到宦家來。拜見宦老夫婦爲祖父母。拜侯氏爲恩母。向小娥爲次母。宦老問兒子他來拜認的緣故。宦蕚先述他二人父母的履歷。次及他丈夫不肖的話。後說因兒濟他的貧窮。故他感恩拜認。宦實也就信了。屈氏恐埋了宦蕚的好處。感恩的心重。竟不避羞。當着衆人。將他捨身報恩。宦蕚堅拒。不亂始末原由。細細告訴。（嬴氏在縣堂不避羞直訴者。恨入骨髓。屈氏對衆人不避羞細告者。感入肺腑。其理一也。）宦實大驚異道。我不過只說兒子變成了好人。行些善事。誰知竟造到坐懷不亂的地

位。眞跨竈之子了。老夫婦喜歡不用說。侯氏小娥閤家大小。無一個不贊揚他的好處。宦老夫婦也憐念屈氏是好人家兒女。與了許多的東西。侯氏是恩母了。越發不用說得。留了酒飲(飯)小娥也有所贈。屈氏竟滿載而歸。四時八節時常接喚。宦蕚月月不斷與他送柴送米。添補衣服。宦蕚間或到他家來。竟像嫡親父女。連戲話都不說了。屈氏敬他如親父一般。那牧福借妻子的光。也認了翁婿。過有年餘。屈氏的父親屈攀桂陞了南京通州知州。到京城來見上臺。找尋着了女兒女婿。見女婿家業蕩盡。要帶他夫妻同往任上去。屈氏雖不好對父母說那捨身的話。只說窮極尋死。遇宦恩父救了命。如何照顧一家衣食。如何接喚如嫡親父母一樣。如何宦老夫婦並恩母疼愛與東西的這一番週濟。詳細說知。那屈攀桂感激不已。登門拜謝。送了許多廣東土物。宦蕚也送下程請酒。兩下親家稱呼。仰氏同女兒也拜謝艾老夫人。親母侯

氏向氏。然後纔一齊往任上去了。（屈氏隨父母到通州。此後伸而不屈矣。）那宦蕚一日在賈文物家拜壽。鍾生童自大郞合都在那裡。賈文物備了極豐盛的酒席款待。並無一個外客。飲酒中間。鍾生笑向宦蕚道。我與長兄忝在至戚。同飲亦多次矣。總不曾見長兄一大醉。但恨弟一蕉葉量耳。不能奉陪。長兄約略也能飲多少。宦蕚見鍾生贊他的量。一時豪興大發。哈哈大笑道。弟不敢瞞親家說。酒色二字中。弟可稱一員驍將。酒之一物。弟自幼即能豪飲。醉亦有之。然而酊酩則未也。酒後性剛則有之。若云酒狂亂性則未也。至於能飲多少。倒從不曾較過。賈文物正想讓他酒。遂道。大哥尊量。弟亦不能窺其底際。今日弟之賤降。承衆位光臨在舍。鍾兄又欲見吾兄之量。何不一較之。將舍間所有之觥盞。大哥各飲一杯。何如。宦蕚道。賢弟取來。我吃了看。賈文物叫家人進去將大小各樣杯斝皆取出來。擺滿了一張大几。內中有一個金鑲沉香桶。約盛五六斤。又一個

雕花大面爵。可盛四斤。訢(其)餘則金杯玉盞。瑪瑙。琥珀。玳瑁。犀角。象牙。海蛋。海螺。竹根。倭漆。螺鈿。銀爵。或大或小不等。童自大看了。吐舌道。哥。你這些東西得好兩千銀子纔製得來。叫我就不做這呆事。吃酒只要酒好。就是磁杯也吃得醉人。何必費這些閒錢。（他此話。富貴人論之。定謂其吝而呆。道學人論之。誠至理也。以精金美玉爲器。而貯以柴茅村釀。能使之佳否。）鄔合道。賈老爺是素富貴行乎富貴。老爺所說是成家守業的話。各人志向不同。如何一例論得。（篾得通。兩家都奉承到。）鍾生見拿出許多酒器來。笑道。若論這些酒杯。將盛百斤。如何吃得。但憑宦長兄盡量而止。我輩相契。不過適興而已。豈必強之以難。宦蕚聽了。立起大呼道。親家以我不能也。可自大至小篩來。家人忙將大香桶斟上。那是個沒奈何放不下的尖底。家人捧着。他以嘴就酒。數氣吸乾。道。何如。鄔合贊道。大老爺尊量。眞如滄海了。（久不聞他諛語了。此處略點綴一二句。方不脫本色。）宦蕚連道。斟來。斟來。他大者兩三氣。小者一氣一杯。席上十六碗菜未曾上完。他竟將几上所列盡

皆飲畢。却一筋菜也不曾拈。大笑對衆人道。我之量如何。童自大說。哥。你不要怪我說。你也不像吃酒。竟像灌老鼠洞。這些酒差不多夠我洗個澡的了。笑道。要是幾年前。我見你有這大量。也不敢請你。幾時到我家。我雖沒有二哥這些好杯。我拿大碗也敬你這些酒。鄔合道。大老爺海量。眞天下無敵了。晚生看老爺興猶未足。門下家寒屋窄。不敢屈尊。今借賈老爺美酒。做個借花獻佛。下席來將那大香桶篩滿了。跪下奉敬。鍾生道。宦兄之量固宏。然酒亦足矣。可以不必罷。宦蕚此時的酒已有十分。聽見鍾生這話。他笑道。親家以我鼠量已盈耶。遂道。拿來。家人雙手持着。宦蕚對鄔合道。你起來。我飲。鄔合道。晚生特敬。如何敢起。求上過了。宦蕚大笑。也站起來。兩三氣飲完了。道。乾。請起。鄔合纔起來。那宦蕚也覺太過了。就靠在椅背上動不得。鍾生見他醉了。說道。宦長兄今日飲興大豪。也似乎過了。且在榻上小憩。若何。宦蕚道。親家以我醉

耶。我特酒滿耳。我也不吃一點東西了。我仍躍馬而回。（醉人不服醉。寫得逼眞。兄可與知者道。）小廝們快牽馬過來。衆家人牽馬到。鍾生還要勸他。他起身下廳。到簷前一拱。道。恕不陪了。一躍上馬。呼道。我不醉也得罪了。大笑鞭馬而出。走了不到數箭地。他酒湧上來了。（寫酒亦有層次。先是酒滿。還不大醉。後一躍上馬。酒更上勇。然後方醉。抄。）在馬上東晃西晃。家人忙上前兩邊扶住。前面一個攏着轡頭。慢慢的走。正走時。只見一個酒鋪門口圍着許多人。宦蕚道。是爲甚麼事。我進去看看。家人忙分開衆人。讓他馬進去。衆人認得他的多。又見他醉醺醺。都閃開了讓他。到了裡面。只見三四個人拉着那賣酒的往外拖。那人緊緊的扳住門枋。死也不放。說道。就是送我到官。也許我分辯分辯。容緩兩日。慢慢的設處。你拉我去怎的。宦蕚見了。喝道。爲甚麼。快快的放了。那幾個人也認得他。忙放了手。宦蕚叫那賣酒的問道。爲甚麼事。那賣酒的道。小的兩年前因沒本錢。問阮大老爺家借了十兩銀子做本。五分行利。月

月不少。今兩年多。利錢也打過十幾兩了。這幾個月生意遲些。利錢交不上。打發這幾位大叔要把小的送到縣裡去處治。連本錢都要追。小的一時如何還得起。正在哀求他列位〈位〉緩兩日。他們不依。不想驚動了老爺。宦蕚聽了大怒。吩咐家人道。把這些放肆的奴才拿住打。衆家人見主人醉了。可敢不依。上前拿住。阮家三四個惡僕見他人多勢衆。又素知宦公子的名大。跪下道。老爺天恩。小的們奉主人之命。不敢不來。與小的們何干。宦蕚雖然酒醉。心中還明白。遂問那開酒鋪的道。你方纔說借他多少銀子。連本利共該多少。他道。本銀十兩。欠五個月利銀。共十二兩五錢。宦蕚哈哈大笑道。我當該多少。對阮家的人道。多大事。你家主人這樣要緊。你們叫甚麼名字。一個道。小的名字叫龐周利。他兩個一名盛耆。一名司敷。（忙中伏下一筆。看官須牢記。）宦蕚道。你三個明日拿了他的文書。同他到我府裡去取。又問道。該多少。賣酒的道。十二兩五錢。

宦蕚道。我替你還他饒這惡奴們一頓好打。你們是誰家的。答道。小的們是阮老爺家的。宦蕚對家人道。饒他去罷。（寫他的話重復瑣碎。活是個醉人。活是說酒話。）家人放手。那三個人爬起。飛跑而去。宦蕚此時覺酒越湧上來。有些把持不住了。說道。扶我下來歇歇再走。家人忙扶了下馬。到鋪坐下。那賣酒的見他攙去了阮家人。又許明日替他還銀子。心中快活不過。走到面前。道。這個去處。不是老爺坐的。請到小的房中坐一歇兒罷。宦蕚立起。就扶着他肩膊進去。吩咐家人道。你們在外邊伺候。衆人應諾。賣酒的扶着他。一步一踵走到房內。靠着桌子一張柳木椅上坐下。出來對他妻子道。難得宦大老爺解了這場禍。我不敢近前。你篩一杯茶送去。婦人是個蘇州人。頗有丰韻。長䠷身材。細白麻子。走路俏生生的。雖是布衫布裙。却十分乾淨。就是房中。雖無甚擺設。即床帳桌椅。也都一塵不染。他便篩了一鍾茶來。宦蕚醉眼迷離。道。放着。那婦人將茶放下。宦蕚道。那賣

酒的是你甚麼人。婦人嬌聲嫩氣答道。那是儂家丈夫。宦蕚乜乜斜斜向他道。有你這樣個人。還愁無錢使麼。復大笑向他道。我是你甚麼人。此數語寫宦蕚已愛此婦之甚。而後來竟能堅持不亂者。所以更爲難得也。那婦人紅了臉。不敢答應。宦蕚此時已醉到十二分了。受不住了。道。我醉得很。我要睡睡。婦人道。老爺不嫌床鋪醜。請安歇安歇。那宦蕚就站起。摟住他道。你扶我床上去。那婦人沒法。又不敢得罪他。扶他到床上。他此時也忘其所以。只當是在家中。伸脚叫婦人替他脫襪子。只得替他脫了。他自己將衣服脫了。道。拿過去。那婦人也接了。搭在椅背上。他只穿一衫一褲睡下。婦人又拿被與他蓋上。然後出來。誰知他丈夫在窗洞中看得明明白白。遂拉住他妻子商議道。宦老爺雖許明日替我還賬。但是他醉話。不知醒了怎麼樣。我看他有些愛上了你。你陪他睡一夜。若同他厚上了。還愁沒吃沒穿的麼。那婦人抿着嘴笑道。這擠噶行得。儂若同他睏。他乘了酒興。還饒得過儂

麽。這事儂弗會子幹個。他丈夫笑道。你又來說假話了。我每常覺得你會得很呢。要他不饒你纔好。你想。我們銀子沒得還。阮家把我送到了官。打了板子。還要追比。這房子是租的。連家私翻過來也不夠還他。那時弄得家破人亡。不如你捨了身子救一救罷。人家的老婆。瞞了丈夫。還要去尋野食。這是我叫你去救兩口子性命。怕甚麼羞。那婦人笑道。命雖救了。怕你的頭要綠哉。他丈夫也笑道。如今正經人家。那男人暗戴綠帽的不知多少。何況於我。頭雖綠了。不強如一頓板子打得通紅的血屁股麽。婦人笑道。你怕屁股痛。不難爲儂了。他丈夫道。但放心。你一點也不痛的。就是弄破了。我尋個皮匠替你縫戛兩針。還是照舊。二人笑了一會。那賣酒的又道。他一個大老官的性子。須你去就他纔好。你留心些。我到外邊照看他那些大叔們去。那婦人也未嘗不肯通融。見丈夫雖然這樣說。却不好慨允。那心中早已依了。見丈夫出去。他笑

着進來。看看天晚。收拾完了。他蘇州人的此竅。無日不洗幾次的。那不必說。領了丈夫的命。也就上床。脫了上下衣服。掀開被。與宦蕚同衾共枕而臥。（此亦與屈氏相同。婦人未必無愧心至此。蓋欲高擡宦蕚耳。）看那宦蕚時。酣呼大睡。他有一番心事。不但睡不着也不敢睡。到有四鼓。宦蕚醒了。心中想道。我昨日在賈兄弟家吃酒回來。到一個酒鋪中來。幾時來家。就不知道了。（是個大醉後醒時光景。古詩有云。獨憶卸冠眠細草。不知誰送出深松。此數語在此詩中畫(化)出。）覺得那被硬邦邦的。用手摸了摸。竟是布。（大約宦蕚生平此是頭一次試新。）心中說道。我家中如何有這被。這是那裡。見傍邊有一個人睡着。還疑不知是妻是妾。問道。你是誰。那婦人明醒着。不好答應。以爲等他高興之後再扳談不遲。問了數聲。他總不答。宦蕚伸手去摸。在他身上猶不覺。摸到了那妙處。覺得與妻妾之物大不相同。他此時酒雖未十分大醒。心內已明白。忙縮回手。問道。你是甚麼人。一連問了幾聲。那婦人料道隱瞞不住。只得答道。昨日老爺醉了。在我寒噶要睏。儂丈夫蒙老呀

許還阮噶印子。無恩可報。故叫儂來服〔侍〕。宦蕚聽了。忙坐起來。道。豈有此理。你丈夫在那裡。婦人道。渠在外面同衆位大叔們睏呢。宦蕚道。我的衣服在那裡。婦人道。外面早得極。老呀再安歇一會兒罷。宦蕚道。那裡有這樣的事。你快遞與我。那婦人知他是不肯如此的了。忙穿了衣服下床。黑影裡在椅背上摸着了他的衣服。遞過去。宦蕚一面穿着。說道。快叫你丈夫點燈來。那婦人出去叫他丈夫。把前話向他說了。那人跌足抱怨道。我就說你不在行。把事弄壞了。他這一醒。決不肯認賬。婦人也啐了一口道。臭忘八。他弗肯個。難道叫儂攮住渠的不成。他丈夫只得點了燈來。宦蕚正色向他道。我一番好心。許替你還銀子。你倒做這樣的事。幾陷我於不義。那人忙跪下道。小的怎敢。蒙老爺天恩救拔。無可報答。所以想出這個法子來。宦蕚道。叫我的家人備馬。我馬〔上〕回去。婦人道。外面鑼纔四擊。又無月色。老呀回府。柵欄雖不敢

阻。黑了弗好走個。宦蕚宿酒尚未十分醒。也怕路黑難行。便道。燒茶來我吃。那賣酒的忙忙去了。這婦人羞羞慚慚站在傍邊。宦蕚笑道。多謝你的美情。承你俯身相就。我想來也非你之本意。不過因貧窮所使。我雖不敢淫汚你。同宿半夜之緣。我也憐愛。明早叫你丈夫跟我去取。我與你五十兩銀子。除了還阮家。剩下的做個本錢。夫妻好好度日。以後這美人計萬不可再用。你婦人家一失了身。爲終身之玷。再悔不來了。那婦人忙紅了臉。跪下叩頭。宦蕚道。起來。起來。那婦人忙到廚下向丈夫說了。歡喜無限。燒上茶來送上。也叩頭謝了。他二人說話時。宦蕚家人皆在窗外潛聽。見主人如此。無不贊嘆。後來大家常常說及。鍾生知道。嘆道。不想他當日一個匪人。以爲改過已奇了。何期造到聖賢地位。可見蓋棺論定四字。方能定人之終身。賈童二人知道。皆自以爲不及。宦蕚坐到天明。叫那賣酒的跟了他家去。給了五十兩銀子。他叩謝而

回。他夫妻因此而成家。供着他長生牌位。後來生了兒女。兒子的小名便叫做宦大宦二。女孩兒的小名也喚做宦大姐。宦二姐。以誌不忘宦公子的恩德。受宦蕚之恩者多矣。而獨寫此賣酒人感之更深者。何故。謂保全人家婦女名節。其恩德更厚。借此意以警世間人耳。宦蕚數年來。他也不知救了多少窮苦患難。若要全記起來。眞可汗牛充棟。人背後編他兩句謠歌。道。

昔年呆公子。　今日善菩薩。

久之。傳遍闔城。這些小孩子都聽熟了。路上遇着他。就齊聲相和的唱起來。他聽見了。也自覺得意。越肯做好事。他一日出門。任着馬蹄行去。在梅生家經過。他下馬進去相探。梅生留坐。便酒小飲。正飲着。聽得隔壁人家一個老嫗一個婦人的聲音。哭得甚是悲哀。宦蕚問道。這家有甚麼傷心的事。哭得如此悲切。梅生笑道。這家一個兒子。有名叫做趙酒鬼。因醉死了。一個是他老母。一個是他妻子。古人說。幼婦哭夫。老母

哭子。都是極悲慟的。宦蕚道。此人如何就到醉死的地位。兄試道其故。梅生道。說起來倒也是個笑話。可以佐酒。兄慢慢消飲。聽弟細說。以助一笑。二人一面對酌。梅生一面細談他的妙處。你道這趙酒鬼如何是個笑話。他父親倒也是個本分的人。家中也還有一碗飯吃。三十歲上纔生了趙酒鬼。這酒鬼娶得有妻。也生了一子一女。他自幼好酒。先還瞞着父親。私下偷吃。到了十八九歲娶親之後。也不避父親了。竟無時無刻不飲起來。後來糟透了。飲則必醉。他父親也罵過不計其次。他聽熟了。不但當是罵他吃酒。竟像罵着勸他吃酒一般。再醉得利害。到了三十多歲。父母六旬外了。他但天明起來。便到酒鋪中去吃。當日淳于髡是一斗亦醉。五斗亦醉。一石亦醉。他則大謬不然。雖好飲而量極不濟。一鍾亦醉。一碗亦醉。一壺亦醉。他的飲法亦奇。大約是讀過飲中八仙歌的。他內中摘了兩句。道是。

道逢麴車口流涎。飲如長鯨汲百川。

他無錢時。三文沽得四兩燒酒。一口飲之。若有錢時。沽得一斤半斤。也是一氣飲下乾無滴。多寡總是一醉。他更有一件妙處。把劉伯倫酒德頌中兩句。學得爛熟。你道是那兩句。是。

幕天席地。任意所如。

他但醉後。不拘街上路傍。放倒頭便是一覺。（他也是從劉伶死便埋我句中學來。）一日大清早起。他吃得東倒西歪的回來。他父親見了。不覺嘆了兩聲。說道。孽障。酒誰不吃。也有個時刻。或午後。或晚間。消閒無事吃些也罷了。大清早睜開眼就吃得恁個賊樣。我知道你那是吃酒。明明是作死。他哈哈的笑道。老爹。你有年紀的人了。怎還不知道理。一個吃酒。有甚麼時候。古人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見這酒是不等開門就要吃的。我聽見人念李太白的一首酒詩。我拿他當了聖旨。我念給你老人家聽。

春若無酒花作羞。　夏若無酒風生病。
秋若無酒月徒明。　冬若無酒雪沒興。
早起無酒懶下床。　晚間無酒睡不定。
一時無酒便有災。　因此把酒當性命。

我續了他兩句。道是。

世上若有同心人。　幾句良言便相贈。

老爹你說。可通不通。我講個道理給你老人家聽聽。人家說早起嘔一嘔。強如做知州。這酒從清早晨吃起。慢慢的自然就醉到午後下晚了。你道我作死。當日彭祖活了八百歲。你看他不吃酒來麼。世上的老頭子難道都是不吃酒的。那月子裡的娃娃。同娘肚裡的孩子。就死了。那也是醉死了的不成。（他這一番說。實在他的令尊沒得答。）我雖吃酒。還有個檢點。不像別人死貪着他。倒街臥巷撒酒瘋。我有個要孩兒唱與你老人家聽聽。遂高聲

大唱道。

勸爲人酒莫貪。吃了他就發癲。行凶撒潑欺良善。雙親不識

高聲罵。兒女相扶打幾拳。妻兒不敢傍邊站。勸人生休貪美

酒。不飲他倒也清閒。

他父母聽了。又好笑。又好惱。罵道。奴才。你既知道這個曲子。你又望死裡貪他怎麼。我管你死不死。只可惜我白養了你這樣大。他道。我死只塡了我的坑。與你老人家毫不相干。你倒不吃酒呢。你的鬍子頭髮就不該白了。有了幾歲年紀。那滴溜都碌的葡萄話。不知打那裡來的。叫人入不上耳。復哈哈大笑道。

三杯和萬事。　一醉翻筋頭。

哎呀。快活快活。一步一跌的往房中睡覺去了。他父親不由得生氣。罵了幾句。飯也不吃。到房裡也就睡了。這趙酒鬼一覺直睡到次日天明

方醒。渴了要茶吃。他妻子倒了一鍾茶與他。說道。你也三十多歲了。吃杯酒越發連尊卑都不認得了。昨日老爹勸你少吃酒。不過是疼兒女的好話。你嘴裡胡說亂道的。把他老人家氣了一日沒吃飯。睡倒在床上。一個六十多歲的父親。養你一個獨子。不能孝敬他。反倒叫他生氣。你心裡也安麼。你也現有兒女。將來不怕學你的樣兒麼。趙酒鬼道。放屁的話。我從來是極孝順的。除了吃兩杯酒。別的再沒壞處。況酒吃在人肚裡。又沒吃在狗肚裡。我可敢沖撞他老人家。這不過是你想勸我斷酒。拿這不孝的名來壓枉我。你當我不知道麼。他妻子道。你當我說假話。你過去看看老爹可有病沒有。你再問問奶奶你昨日說些甚麼話來。他道。我不信。我吃酒從來也不會醉。就有三分酒意。心裡像明鏡一般。再不胡塗的。他妻子道。你自己說的明白。三杯落肚。天也不知多高。地也不知多厚呢。你還知道甚麼。他道。當眞的。既是這樣。我這酒還

吃他做甚麼。我從今就斷了。再也不吃他。妻子道。你那有本事斷。你要斷了酒。除非狗就不吃屎。此時說斷。停會見了酒。喉嚨一癢。好又想開酒。酒鬼道。甚麼話。你把我看得半個錢也不值。你當我愛吃酒麼。我不過適興而已。漢子家說話。一言既出。如白染皂。說不吃就不吃。甚麼要緊。我再要吃酒。如同吃脖子上的血一般。我今日同你打個賭。看我可有本事斷沒有。他妻子聽他說得斬釘截鐵。滿心歡喜。忙去向公婆說了。他父母雖信不過。想他或者戒了。也不可知。心中也暗喜。趙酒鬼果然虧他竟戒了一日。是平生所未有的事。到了次日。老早出去。下午時分。他吃的醉得不堪。一身臭泥。滿頭滿臉都是。帽子也沒有了。一個姓扶的朋友攙着送了他來家。說道。他不知在那裡吃得恁個樣兒。跌在溝裡倒浸着。幾乎淹死了。幸喜我看見。救起他。送了回來。他妻子謝了那人。扶着他進房。渾身臭不可聞。抱怨道。昨日賭咒發怨(願)說不吃

了。今日越發醉的恁個樣兒。酒鬼大怒。跌跌舂舂。夾臉就是一拳打去。短着舌頭罵道。我㚻你娘的眼。我吃脖子上的血。與你甚相干。那婦人見他打來。忙一躲閃開。不曾打着。他打了個空。失了一失。幾乎跌倒。越發怒起。兜襠一脚。正踢在那要緊的地方。那婦人一手揉着毬。蹲着哎呀哎呀的叫。他那一兒一女見娘如此大哭。叫道。奶奶快些來。爹爹把媽媽踢壞了。酒鬼怒道。㚻你多嘴的娘。一個一脚。踢得兩個孩子滿地亂滾。那婦人心疼兒女。怕打壞了。忍着毬疼。掙起來。一隻手拉着一個。彎跑了出去。他便橫倒在床。頭向裡。脚拖在床沿下。酣呼大睡。次日醒來。叫他妻子。那婦人只得一瘸一跛的走到他跟前。他問道。你好好的怎麽瘸了。他妻子道。你昨日撒酒瘋。把我同兩個孩子都幾乎踢死了。還問怎麽。他大笑道。這是那裡來的鬼話。我前日戒了酒。昨日只吃了一杯。又不曾醉。好好的撒甚麽酒瘋。拿這沒影兒的話寃賴我。他妻子

道。你不曾醉。你這一身臭泥是那裡的。你的帽子望那裡去了。要不虧扶大爺送了你來。大約也淹死在溝裡了。他看了渾身的泥。咂嘴道。這又奇。這又奇了。纔沒得話說。他妻子見他滿身滿床無處不是臭泥。心裡固然氣惱。又看不過。燒了水來。叫他洗了。渾身換了衣服。他又出去了。累得這婦人把被褥都重拆洗過。他父母知他是個勸不醒的了。說也無益。任憑他去。一日。深秋天氣。他又多了一杯。套學古人的詩句。略略改頭換面。古詩云。

醉臥松竹梅林。天地借爲衾枕。

他在街上就高臥起來。竟一覺放開天地。穩的大睡。忽然下起雨來。雨雖不大。連綿不住。渾身淋得精濕。他在醉鄉深處。全然不覺。有一兩個認得他的。走來推叫。那裡叫得醒。大雨下着。人都怕濕了衣服。各人都自顧去了。他睡了多時。身上被冷雨一逼。也漸漸醒來。打了兩個寒噤。

睜眼一看。原來睡在這樣一張大土床上。爬了起來。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掙了回來。他妻子嘆了幾口氣。又把濕衣替他換了。放他睡倒。拿被替他蓋好。到了半夜。渾身熱如火炭。次日便不能起床。懨懨睡倒。延醫調治。藥都不受。服即吐出。茶飲(飯)都不吃。終日只飲數杯。他母親守着他。哭了幾場。他也心酸落淚。過了幾日。倒也覺得好些。飲食稍稍略進。他母妻喜得了不得。勸他道。你這一回若逃得出命來。眞是死裡逃生了。此後酒再不可吃了。留着命多活兩年罷。酒鬼道。我難(道)是死人麼。經過了這一回。還不知道。前日見奶奶往着我哭。我心酸得要死呢。又過了十多日。竟可以扶杖而起。也將有廿多日。一滴也不曾沾唇。一日偶出。大醉而歸。病復大返。却待斃了。他妻子坐在床沿上。流淚嘆道。每常爹媽說了你多少。我勸過你幾千百次。你總不聽一句。今日到了這個地位。丟得父母年老。妻兒幼小。你也放得下麼。他悔也無及。

一言也沒。只長嘆了幾聲。滴了些淚。還要了一碗酒吃。便奄然而逝。他父親雖有這兒子。每常生氣。似有如無。見他死了。墮了幾點淚。也就撂過。他母親只此一子。爲得不慟。他妻子見公婆年邁。兒女幼小。自然哭得傷心。梅生是緊鄰。盡知底理。詳細向宦蕚說了。一(不)禁大笑。作別而回。宦蕚行了好事多年。越發勇猛精進。竭力行善。小娥數載連生三子。都好個齊整相貌。那宦老夫婦後來雙雙活到百歲。一日無病而逝。人皆以爲奇異。都稱他訓子積善之報。宦蕚夫婦同小娥家私越富。皆享期頤之壽。兒孫滿目。個個孝順。這都是冥冥中暗酬他的陰德。正是。

欲享遐齡須積德。　要生好子定存仁。閱至此。以爲宦蕚之事終之言矣。不意後面還有數段。眞

寫得好。即如前面已行到水窮山盡。忽然一轉。又見奇峰突起。令人眼界倍新。

此是後話。且說那權氏在宦蕚家磨了二三年。雖有衣有食。無一日一時得暇。時常自恨自愧。那繆氏又常冷言冷語的點他。道。做婦人的。不

管窮富。守着一夫一妻。將就度日子。就是造化。得享福呢。是命好。受窮呢。怨自己命不好。俗語說。命裡只該八合半。走遍天下不滿升。爬得高。跌得重。我們在人家當着個奴才。雖不愁吃穿。伺候主子。深不是。淺不是。一日提心吊膽。巴不得做個窮百姓。無拘無束。吃口涼水也安心。何等快樂。我聽見說你當日的丈夫還是個相公。就是窮些。誰不叫你一聲奶奶。你今日到了這裡。趕得上誰。人都知道你休棄丈夫。誰眼裡還有你。你如今可悔麼。權氏也無言可答。惟有眼淚鼻涕的哭。一日。侯氏生辰。有鍾奶奶戴姨娘梅奶奶賈奶奶童奶奶鄔大娘都來拜壽吃戲酒。撤席以後。正本兒點了爛柯山。朱買臣前逼。後逼。癡夢。潑水四齣。繆氏同權氏也在傍邊看。看到逼嫁的那個樣子。繆氏笑着悄悄的相(向)他道。你當日同你家相公吵鬧着要嫁。想也就是這個樣兒了。那權氏羞愧無語。繆氏道。一個漢子這樣跪着哭着苦留他。他還不肯。好

個狠心的淫婦。笑道。丈夫這樣心疼。就窮死了何妨。怎就無恥到這個田地。權氏想起在平家。雖無穿少吃。丈夫也極恩愛。今日到此。有誰動憐。不住擦淚。那心又悔了幾分。繆氏冷眼看着他。看到癡夢那種醜態。繆氏笑着嘆道。你看崔氏這淫婦。當日耐一耐窮苦。今日何等的榮耀。大約他此時不知怎麼心悔呢。又看見張木匠出來那關模。笑道。揀漢精的娼婦。嫌丈夫窮。就該嫁個官兒做夫人奶奶去。還嫁了個木匠。你也就像他了。鄉宦財主嫁不成。嫁到人家來當奴才。羞得那權氏真無地縫可入。又看到潑水那一齣。繆氏道。你看看這個淫婦。與其今日跪在馬前這樣出醜。何不窮的時候忍一忍。今日也是香車寶馬。何等受用。也怪不得他。他沒這個福。那權氏越深自後悔。聽那朱買臣唱道。

恁娘行福分低。恁娘行福分低。做夫人做不得。恰纔是夫唱婦隨。舉案齊眉。你享不起。繡閣香閨。翠繞珠圍。蠢婦你年將

四十。羞答答。薦誰行枕和蓆。

繆氏道。將四十歲的老婆。後面的光陰也就有限了。既跟着丈夫苦了多年。就窮死了。也有個好名。何苦吵吵鬧鬧。到了人家。還是這個樣子。反落了萬代罵名。這是何苦。就算嫁了個財主。男子漢的心腸。見他嫌窮棄了前夫。一個活人妻。也就不把他爲重了。那權氏正是三十七歲出來的。聽了年將四十這兩句。又羞又恨。由不得泫然泣下。又聽得唱道。

收字兒急忙疊起。歸字兒不索重提。蠢婦。你可記得當初拍掌的時節麼。我慘哭哭。雙眸流淚。的溜溜。雙膝跪地。那時節。求伊阻伊。實望指你心回意回呀。要收時。把水盆傾地。

繆氏笑道。這癡淫婦。水如何收得起來。與其今日求他收回。何不當初不要鬧出。我聽得說你的前夫雖不曾做官。這三年來得了美館。比當

日大強了。又笑道。你幾時也去潑潑水。求他收你回去。免得在這裡受罪。權氏忍不住跑了回房。上床拿被裹着頭暗哭。此夜他一心痛悔欲歸。不敢出口。只把心腹話告訴繆氏。時常流淚。那司富說了數次。他仍墮淚不止。司富一日大怒。拉到宦蕚的跟前。道。這老婆作怪。這幾日無緣無故。動不動就淌眼淚的哭。說着他總不理。要打幾下才好呢。宦蕚問他道。你好好的哭甚麼。他不敢答應。宦蕚怒道。他大約是想漢子了。這樣無恥的婦人。我上邊也用他不着。可將他配一個馬夫。叫他幫着漢子羣裡去煮料。剿草的養馬的司婦就拉他道。跟我去。他跪下哭道。老爺就打死我也罷。我不願去。宦蕚道。你既不願。你心裡要想怎麼樣。他欲說又不敢。只含着眼淚不作聲。繆氏在傍使了個眼色與他道。老爺問你。你有話就說。怎麼含着骨頭露着肉的。權氏叩頭道。老爺奶奶的恩典。把我賞回前夫。就是萬代的天恩了。宦蕚道。你還想回去。只恐

怕你到了他家。又想要跳槽。權氏道。我一念之錯。到如今悔已無及了。若得跟了原夫。就餓死也不敢再生他想了。宦蕚道。你當日賣到我家來。今日諒你丈夫那裡有銀子贖你。我爲甚麼白放你去。除非打一百皮鞭。一則戒你不許再效前番的舉動。二則算我的身價。你要受得。我就放你去罷。你怎麼說。權氏欣然道。老爺恩准我回去。情願領打。宦蕚叫取了皮鞭來。登時取到。宦蕚又問道。你果然願打麼。權氏道。願打。就爬在地下。宦蕚笑道。權記着你這一次。向司富道。帶他去罷。他當日的衣服換了來。司富遂叫他跟了去。宦蕚又吩咐去請平儒。權氏仍換了向日來的那衣服。帶了幾件首飾。又帶了來。宦蕚侯氏同站了起來。讓他坐。他不知是那裡的帳。那裡敢坐呢。睜着兩個大眼睛。（他此時眞是睜着兩個大眼睛做夢。）望望宦蕚侯氏。又望望衆人。宦蕚笑道。你請坐了。我有話對你說。司富拉他坐下。宦蕚把當初遇見他父親丈夫。說他要休夫改嫁。我知你夫

家甚窮。就叫他強留下你。也不能相安。故商議了這個計策。弄你到我家來。磨磨你的性子。叫你後悔。你想一想。你就另嫁了人。一個活人妻。還有人敬重麽。我憐你夫妻。不忍看着你們拆散。故想出這個法兒來。你今既然悔心。要歸前夫。是極美的事了。你原夫在我家教了三年學。家中也不像那樣貧寒了。你此去安分守己。同丈夫一心一意的過。再有不肖的這念頭。恐就不能再容你了。那權氏聽說了。如夢方醒。見是成全他夫妻這一點好心。又羞又感。跪倒痛哭拜謝。侯氏忙忙親自攙起。又勸了許多的好話。還贈了他些衣服零碎物件。他又拜謝了司富繆氏衆人。（司富只算得大座師。繆氏方是嫡親房師。）外面來說。平相公來了。宦萼出去道。恭喜。尊夫人已悔過了。遂將來歷。着兩個僕婦。一個做惡。一個做好。如何點醒他。今已悔悟。又將如何試他的詳細告訴了。道。先生今日同回。可謂珠還合浦了。平儒揖而又揖。謝而又謝。宦萼吩咐叫兩乘轎子來。又叫請出

權氏。他夫妻一見。不覺大慟。雙雙拜謝。轎已到了。讓他夫妻上轎同回。隨後送了一桌菜一瓶酒去。平儒請了丈人來相會。權氏又羞又喜。一家深感宦蕚成全之德。念不置口。他夫妻後來甚是和美。白頭偕老。平儒教了幾年學。得了兩百銀子束脩。雖不能豐厚。也不像當年無衣無食。一貧徹骨了。按下不題。且說宦蕚的大舅子侯敏。十數年來已升到太僕寺正卿。帶一封信來說。朝中四路發兵。太僕馬匹發盡。兵餉不繼。無從採買。兵部太僕寺公奏。奉旨新開捐納事例。內有一款。凡係革職內外文武大小官員。一品者捐馬二百匹。二品者捐馬一百五十匹。三品者捐馬一百匹。以下遞減。每匹折銀一百兩。准復祖父封贈。本身誥命。如捐復職者加倍。老伯何不趁此捐復祖父封贈。亦絕好機會。宦公父子商議。宦公道。我之封誥可有可無。我做官一場。祖父的封贈一並消去。深爲可恥。今去捐復了。也是一件美事。須你親去同你大舅商量

行事。宦蕚答應了下來。遂差人先去雇船。尙書正二品該捐一百五十匹。着六個的當家人押銀一萬五千兩。從水路進京。先期去了。他自己帶了五千金。打旱路起行。要到京中托他大舅打點料理。收拾明白。擇吉日起身。衆家人要帶鳥鎗弓箭腰刀之類。宦公知道。問道。你們帶這些東西做甚麼。衆家人道。帶着這麼些盤纏。路上好防盜寇。宦公笑道。好不知事。你們帶着兵器。明是告訴人帶着銀子了。古人說。投鼠忌器。若路上不遇着小人是萬幸。倘若遇着了。那都是亡命之徒。你們就同他敵得過麼。銀子失去小事。還要送了性命。你們不許帶一件器械。（眞是老誠之見。）即不幸遇賊。竟全送與他。我也還不窮在這幾千金上。只保你小主平安回來就罷了。衆人可敢不遵老主的命。鍾生梅生賈文物童自大治酒餞行。臨別之日。送至江口而回。宦蕚帶了十數個家人。雇了騾子進京。一路平安無事。一日。到了泰安州地方。離城尙有四十多里。一

片荒郊。杳無人跡。有幾句道那時的境況。

十里俄驚務(霧)暗。九天倏覩雲昏。八方民舍斷朝煙。七級浮屠無夜火。六翮飛禽爭投棲於別羣。五花頭踏盡潛避於州堂。（此位州尊可謂畏賊如虎。）四野牛羊皆没影。三齊百姓悉無踪。兩下來人俱説此間行不得。一聲唿哨果然草莽有強徒。

正然走着。突遇一夥土賊。有五六十人。托鎗拽捧。蜂擁前來。也有拿着割麥的搧刀。有拿着劈柴的斧頭。頭上都裹着花布手巾。腿綳赤脚。一床藍布單被子拴在一根竹竿上做了旗號。敲着兩三面破同(銅)盆作了金鼓。圍了上來。手中亂舞。脚下混跳。口裡啷啷喳喳。只叫留下買路錢。（確乎是一起烏合土賊行徑。）衆人見了這些樣子。又好笑。又好惱。面面相覷。赤手空拳。寡不敵衆。可敢同他相抗。將所攜的五千金全然劫去。還將鋪蓋行囊。扛的扛。背的背。一轟去了。宦蕚同衆家人。一個個垂首喪氣。問了家

人可還有剩的盤費。這個說還有兩餘。那個說還有三四兩。共算算。還剩有二十餘金。夠作盤費。可以到京。又走了廿餘里。到了一個大村莊中。約有千餘人家。覓了一座店歇下。店主見他們沒有行李。不肯留。宦蕚就坐在店門口。告訴他午間遇了這夥賊刼去。店主道。近來土賊竊發。各處都有。多少不等。盡是餓民啃聚。地方官又不敢申報。來往的人吃了他多少虧。近來客人們都知道了。三二百結夥同走。方保無事。你們怎麽也不問一問。就冒冒失失撞了來。可惜失去了一主大財。主僕們商議還是報官。還是走路。宦蕚道。據店主說。四處都是賊。報了官去拿那一起的是。知道是誰刼了去。只管守着。豈不耽誤了大事。忍着撂了罷。到京尋你大舅爺商議。再作區處。但只是沒有行李。恐路上盤詰瑣碎。正在躊躇。只見一個人走進店門。向着宦蕚納頭便拜。道。恩人方才吃驚了。宦蕚連忙扶起。看了看。不認得。問道。尊駕是誰。面荒得很。怎

麼認得我。又何以知我遇賊。那人笑道。老爺不認得小人了。小人名叫賴盈。那年該了賣貨郎姓畢的十兩銀子。蒙老爺替小人還了。又賞了小人一錠盤費。小人想。一身是病。在外沒用。就趁那銀子做路費。回來兩年。病倒好了。今年又遭了流賊。只剩了一身。又值年程荒歉。只得入了賊夥度命。老爺的天恩。小人是時刻想念着。方才在那裡見了老爺就認得。因同衆人在一處。小人不敢認。特暗暗跟了下來。老爺可報了官。多着些官兵。小人領了去。靠那些毛賊中甚麼用。所失的東西。一去就可奪回。宦蕚大笑道。今日晚了。我們明早同到州裡去。正然喜笑。只見門外一陣有三十餘人。都騎着馬。個個彎弓揷箭。臂鷹牽狗。簇擁而來。宦蕚正要問店主是甚麼人。只見爲首的那個彪形大漢。一眼看見他。忙跳下馬來叫進來道。這不是南京的宦恩兄麼。宦蕚忙站起。細細將他一看。原來是鮑德。他一把拉住宦蕚的手。道。恩兄幾時到的。那陣

風兒吹了你來。這兩年想殺俺了。若不是我今日出來打圍。幾乎錯過。如今往那裡去。宦蕚將上京有事。適間遇賊被劫。並賴盈才來報信。明早要去報官的話相告。鮑德笑道。恩兄放心。包在弟身上取來。還且請到舍下去再講。宦蕚眞是他鄉遇故知了。無限的歡善。叫拉出馬來。同他並奇(騎)而行。到了他門首。好一所大宅。門外都是合抱的大柳樹。圍牆數仞。四角四座看家樓。進了大門下馬。二門内方是大廳。兩邊刀鎗兵器插滿數架。兩人揖罷坐下。鮑德道。自從別後。無一日不想念恩兄。我屢屢要南去一會。因連年荒歉。盜寇縱横。不敢離家。今日甚麼風吹得恩兄到這裡來。叫小廝。快去請辛大爺來。你說南京的宦老爺來了。宦蕚道。令姑母安健麼。令表兄府上在那裡。鮑德道。家表兄那年承恩兄資助盤纏。鮑(兼)程星夜來家。家姑母一見。病就好了。近來着實康健。每常感念恩兄不盡。宦蕚道。多大事。爲何尊兄這樣掛齒。使弟不

勝汗顏。不一時。辛同到來。深謝向日之情。少頃。拿上酒肴來。雖不比宦蕚家烹調味美。他都是豬羊鵝鴨燒煮着。大盤堆砌饅首薄幷(餅)米飯粉湯。也十分的豐盛。鮑德同辛同陪着。又吩咐家人款待宦老爺的管家同賴盈吃。他主僕上下都吃畢了。請宦蕚到小齋內坐。又擺上菓品醃臘下酒之物。讓了坐下。鮑德向他道。弟有些須小事。今晚不得奉陪。家表兄在此相伴。宦蕚道。尊兄只管請便。鮑德去了。辛同陪着飲了一會。宦蕚不用了。榻上已鋪設下簇新的衾枕。與前鮑德到他家一對。辛同吩咐下人。管家們都給他們鋪蓋。細。答應俱有了。然後二人對面兩床睡下。宦蕚着了辛苦的人。又因心中歡喜。多飲了幾杯。一覺直到黎明方醒。忽聽得外面人聲洶洶。馬嘶犬吠。宦蕚驚問辛同道。此是何故。辛同笑道。大約是舍表弟回家來了。宦蕚道。令表弟何處去來。還未說了。只見鮑德箭衣紮袖。頭裹包巾。腰懸鐵鐗。如天神相似進來。哈哈大笑道。幸不

辱命。宦蕚忙起來看時。許多人搬進銀子搭連並鋪蓋行李。所失之物。一件不少。問鮑德道。尊兄效三鼓奪崑崙之法。請教在何處得來。鮑德笑道。弟與家表兄在此處頗有個聲名。我這村中有二千餘家。老幼不算。健壯男子將有三千人。農忙時耕種。閒時操練武藝。做古制寓兵於農之意。衆人尊我兄弟二人爲首。悉聽調度。器械皆是我給他們。他等齊心守護莊村。一聲有賊。我二人一個領衆殺賊。一個統人守護。不要說這些土寇。就是些少流賊。也不敢到我這裡來。伏後點燈子敗去。這左近的毛賊。我也不去傷他。他也不敢來犯我。昨日晚間別了恩兄。帶着賴盈。我領了幾十個人。有二古（鼓）將盡。到了那裡。衆賊正然好睡。將一個個綁了。追問這項銀子東西。他們聞知是我朋友的。他等磕頭賠罪。雙手送還。一絲不〈不〉少。弟也便饒了他等。宦蕚謝道。非兄大力。此物已屬他人了。但只賴盈是不能回去了。鮑德問他道。你可肯在我這裡。要

是肯住下呢。我替你安個家。也很容易。賴盈忙叩頭道。蒙老爺天恩收留。小人的大造化了。宦蕚梳洗了。要到辛同家去相拜。辛同辭道。不敢勞尊駕罷。宦蕚道。不但有老伯母在上。就是尊兄。也沒有個在此一會的理。竟不到府上。辛同同鮑德陪着他。也不騎馬。三人步行。同到了辛家。重又作揖。托他稟候老伯母。他老母請到上邊去一會。深謝了一番。坐了片時出來。就留酒飯。宦蕚要辭行。鮑德笑道。恩兄好容易得來。至少也住十日。宦蕚將捐復祖父封誥的話相告。恐誤了日期。他二人道。既爲此大事。不敢苦留。兄回來時。在此多住幾日罷了。宦蕚道。這不敢許。弟或水路回去。或又走他道。怎敢失信於尊兄。他二人道。罷了。兄今日住一日。明早送別。宦蕚見他二人情意殷殷。不好再辭。也就住下。吃畢酒飯。辛同留住他下榻。他每人以二百金爲程儀。宦蕚再三辭謝。道。弟所帶盤費儘夠用了。不敢勞二位尊兄費心。他二人知他帶的銀子

多。也不相強。午間備席共飲。鮑德道。兄既遠來。才會得一日。就要別去。何以爲情。向辛同道。近日賊寇公行。我要保家。去不得。今宦兄攜着重資前往。我又不放心。恐前途有失。奈何。老長兄帶幾個孩子們。護送他到盧溝橋再回來。方才放心得下。辛同欣然道。我明日同去。（此行用辛同送去者。彼二人皆受過宦蕚之情。鮑德奪回行李。已報之矣。故辛同遠送。以報向日之情耳。作者一筆不肯易下。）宦蕚是驚弓之鳥了。見他說送了去。說道。承二位尊兄如此見愛。眞朋友而骨肉了。一宿晚景不題。次早約到他家。吃了酒飯起身。宦蕚臨行。給了賴盈一百兩銀子安家。他要推辭。宦蕚不肯。他叩頭領了。鮑德同賴盈送了廿餘里方回。辛同帶了七八條健漢。都帶着弓箭。騎着壯馬。直送到盧溝橋後。方作別回家。宦蕚言謝不盡。兩人分手。宦蕚進了京城。到他舅子家住下。他二舅子侯捷也相會了。一番親熱接風。不必細說。托他打點。錢能通神。自然明白。家人押的銀子也到了。交了進去。仍將昔日追出的官誥給還。宦蕚見早路的

賊多。要從水路回去。他素常聽得鍾生說戴氏的父親在張家灣開大船埠頭。他叫人先去問着了。說了詳細。此時戴良老做(故)了。正是戴遷主家。他久矣接女兒的信。知他的外孫定的是宦尚書的孫女。宦公子的女兒。不勝欣喜。今聽得他來到。忙叫請了來。酒飯相待甚農(濃)次日。又戲筵款待。宦蕚甚是不安。煩他雇了兩隻艑溜船。要圖趕快歸家。戴遷又送了許多下程食物。煩他帶信與鍾生。又帶了些東西送兩個外生(甥)宦蕚謝了他上船。晝夜兼行。月餘到家。宦公見請了誥命回來。心中大喜。宦蕚說起遇賊劫去。正在進退兩難。虧得賴盈報信。鮑德奪回。辛同送至都門。詳細稟知父親。宦公嘆道。俗云。行好自有好報。做好人何嘗吃虧。可笑世人不肯行好。奈何。宦蕚取出戴遷的信。同帶來之物。差人送到鍾生家去。鍾生同賈文物童自大梅生又來賀喜接風。熱鬧了十多日。過了月餘。一日。鍾生來對宦蕚道。賈兄做了一件豪

舉。我們竟不知道。昨蒙聖恩。特授兵部職方司員外。他到舍下來問弟當受不當受。弟才得知。宧蕚道。請長兄細說其詳。鍾生自首至尾告訴了。宧蕚道。可惜這場義舉。被賈弟一人做了。我們少不得大家約同公賀。你道賈文物做了甚麼義舉的事。平白地就得了官。且看後文。便知分曉。

姑妄言第二十卷終

校記

❶「坐」原作「作」，據書前目錄改。

❷「公老」原作「老公」，據下文改。

姑妄言第二十一卷

鈍翁曰。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全眞。然皆頗有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祿乃見於史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賊攻城掠地〇〇〇朱珠兒實有其人。並非揑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他三人稟史司馬之語。眞破〇〇〇〇非紙上談兵者也。

聽說捐俸。汲斷金幾乎急斷筋。傅聖(勝)係富甚之大臣。無視國家之事。一毛不拔。反訴許多苦惱。聽得借庫帑。牛騂又十分牛心。都是此等臣宰。如何不把明朝天下送去。

賈文物之捐貲。實由於鮑信之之鼓勵。賈文物救衆之功固大。鮑信之慫恿之功亦不小。賈文物旌之以官。理固應然。鮑信之亦得受職。不爲過也。

闖賊連破洛陽汴梁二事。俱載正史。一字不謬。然正史猶未若是之詳。看之令人髮指。

正史載裁驛一事。實倡於毛羽健。而成於劉懋。此罵羽健身爲龍陽。妻淫家僕。猶不足盡其罪。或謂此雖係罵羽健。故及其妻。但不當辱及溫體仁。然有說焉。體仁初入閣時。民間即謠云。豬遭瘟。瘟（溫）乃國姓。謂朝廷之用溫相也。其實體仁不但庸懦不堪。且壞了許多大事。罵〇〇〇〇亦不爲過。羽健以悍妻之故。流禍於國家。承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裁驛疏上。乃劉懋一力奏准。其罪浮於羽健。故後身被殺。妻配賊復淫於人也。

此一部書中。一個人有一個小傳。有先敍來歷而後敍其事者。有前後敍事而中段敍其來歷者。有事將敍完而末後始出來歷者。有敍他人之事內中帶出此人來歷者。種種不一。非細心觀之。不能見也。即如大方家作文字。或兩大比。或三股。或散作。或八股。非如小學生初開筆。如板上釘釘。起股。中股。後股。束股。板板六十四。一定而不可移之死規矩也。

敍毛氏之事多矣。至此方細出始末。不但其文有參差先後之妙。更足見其不肯遺漏一筆。

姑妄言卷之二十一

第二十一回　史司馬爲國憂民　賈進士捐貲殺賊

附　李自成萬惡滔天　鮑信之一心奮義

話說那賈文物做的是甚麼義舉。他竟是爲國爲民的一段熱腸。因自成這個惡賊。向年兵犯鳳陽。斬陵木。燒寢殿。殺官吏。縱罪宗。搶劫一空。大有所獲。他心猶未足。直殺到沿江一帶州縣。有覬覦南京之意。那些官軍聞風而逃。可憐那老弱黎民盡塡溝壑。子女玉帛車載馬馱。屠戮之慘。眞不忍言。因鳳陽是祖陵要地。四處官軍兵馬雖然十分害怕。少不得要求恢復。援兵四集。那些流賊因婦女衆了。輜重多了。也不暇來攻取南京。他原不要城池地土。聞知此信。攜着紅裙翠袖。囊着白鏹黃金。方談笑鼓舞而去。這些逆賊見地方既富庶。守備又無人。來往自由。

好生樂意。時時刻刻還想來擾亂一番。我且把這瞎賊的出處說個明白。看官方知他的來歷。然後再說他的那些慘惡。以見那時生民塗炭。我們大家唾罵他一番。稍洩當年那些人的怨氣。他祖籍係陝西延安府米脂縣人氏。世居於此。他父名李守忠。他家七八代前的一個祖宗家甚富饒。一生酷喜齋僧養道。數十餘年力行不倦。人皆稱他爲李善友。年將衰暮。忽一日。有一個邋遢道人。臭味難聞。到他家來化齋。李善友毫不憎惡。欣然款待。齋供已畢。道人向他道。貧道素知老居士樂善不疲。後世子孫必有大貴人出。貧道四處雲遊。離此二百餘里。萬山之中有一塊福地。老居士百年之後可卜吉於此。將來定有興者。李善友歡喜無限。邀請這個道士同往去看。道人也不推辭。李善友備了行李頭口。到了那山脚下一村中居宿。原來這村中有許多李姓之人。李善友敍起宗譜來。都是一族。尚在服內。更加歡喜。次日。同道人入山點了

穴。道又（人）道。葬時須起造一大圈。內設大鐵缸一口。滿貯燈油。若鐵燈不滅。李氏當興。李善友深謝了道人。仍約他回家厚贈。那道人笑道。我爲居士擇此善地者。報生平之善行耳。閱此。古云陰地不如心地。善哉言也。若此道人所點之地不佳。塚中枯骨亦何以安。異日伐塚時。腦中有龍。屍骨皆青。亦異地也。若謂佳穴。塚中枯骨猶然暴棄。子孫死於法者幾盡。所佳者何在。昔日朱文公見一惡人葬吉地。嘆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後此墳被水冲去。可見不如心地也。吾思道人點此一穴。並非無因。豈爲李闖謀耶。須反觀之。豈圖報耶。遂拂袖如飛而去。李善友追之不及。衆皆驚異。以爲是神仙點化。李善友歸家。便將此事與兒孫說了。再三囑其死後如法安葬。又過了十數年。李善友老故。子孫遵他的遺言葬下。後來他祖間聽得說這是一塊福地。都想沾些餘福。李善友的墳居中。週圍竟葬了有十數處。傳到了李守忠。他是弟兄二人。他哥哥名叫李守義。長他有三十來歲。生了一子一女。子名李自達。比李守忠倒還大了兩歲。李守忠在縣中當了一名捕快。他生性暴戾。凶惡無比。却手段高強。數百里內的強盜小賊。無一個不是他的門下。年年納奉。月月餽金。他到

了三十餘歲。尚無妻室。一日。有一個相士偶然遇見他。嘖嘖稱異。道。我閱人多矣。未有見君相貌之奇者。李守忠問他緣故。相士道。他人之相。窮通壽夭應在一身一世。而君之尊相。應在後人。將來定生貴子。但須積些福德。則異日貴盛無比。他聽了這話。暗合他祖上的傳言。他此時囊中所積也有二千餘金之貲。遂辭了差使。因想貴子尚還無母。央了一個姓連的媒婆尋親。（媒婆而曰姓連。何意。謂男女一姓恰巧皆托他一人而聯合也。）就將相面的（話）告訴了他。要娶一個有福的妻子。好生貴子。那時有一個名妓姓苟。老鴇死了。是他自己當家。也三十餘歲了。在風塵中歷了將二十年。個中滋味已經嘗盡。意欲從良。尚還未決。一日。有一個番僧到他家來偷嫖。這苟氏閱歷之人雖多。從未嘗見過此凹目凸鼻捲鬚環耳的異物。欣然留宿。交會之後。這番僧相（向）他道。我看你骨格清奇。後來定生一個貴兒。不可在這風月場中。錯過了可惜。須嫁一貴夫。以圖下半世受享。苟氏

聽了。正合他向來從良之願。也煩媒人替他尋覓好夫。這媒人恰好就是李守忠所托的連氏。連氏便將相士說李守忠的話相告。苟氏滿心願嫁。連媒婆又走去向李守忠也將苟氏當生貴子的話說了。李守忠見他兩人的不約而同。無限歡喜。就擇吉行聘。娶了過門。一個貴屌。一個貴陰。無夜不造作一番。想生貴子。誰想造了數年。貴種已將下盡。而貴子毫無影響。李守忠一夜向苟氏嘆道。我同你這幾年來貴種下了無數。貴精去了一盆。並不見過貴子的影兒。眞是可惜。苟氏笑道。便是貴子。也不過是偶然的一次貴種遇着。若你次次下的都是貴種。我的這一塊陳媽媽。竟是一張百官誥了。二人大笑了一場。那一年。他到了四十歲。尙還烏有。他夫妻着了急。一同商議齋戒沐浴。往西岳華山金天大帝廟中去求子。燒香回來。一夜。夫妻正然睡着。同夢見金天大帝領着一個沖天冠赭黃袍的皇帝。向他道。此破軍星也。賜汝爲子。他夫

妻夢中驚喜拜謝。醒來。彼此相述。深以爲異。忙起來洗沐了。焚香叩謝。他二人得了此夢徵。每夜越加下力。你看他好造。直造得力盡精疲。那苟氏腹中果得了孕。他二人見有應驗了。心中歡喜。益發用力。直造到十月滿足。生下了一個兒子。就是李自成了。李守忠因夢中見他穿着黃袍。故起個小名叫做黃來兒。他夫妻疼這兒子如同至寶。到了七八歲。便生性憊懶。在街上同一般大的小孩子廝打相鬥。無日不然。此時李守義夫婦並兒子李自達俱亡故過。女兒已適了人。媳婦也改嫁了。只存一個孫兒。名叫李過。比自成只小一歲。他二人雖是叔姪。竟做弟兄相呼。相幫着在外生事闖禍。李守忠要送他二人上學去讀書。他兩個聽見了。便躲得不知去向。李守忠驚得幾死。四處找尋了來家。再也不敢重題此話。到了十五六歲時。他叔姪二人俱好嫖好賭。李自成自幼是他父母驕縱慣了的。百依百隨。只有要上天的星。那摘不下來的。

就沒奈何。除此以外。力可爲的。無不聽其所欲。他要銀錢去嫖賭。李守忠可敢攔阻。任他揮霍。李自成酒色財氣四個字無一不好。於色字又分外重些。他生性雖然凶惡。却帶幾分呆氣。那李過凶暴與叔叔無二。還加奸狡些。李自成因常在外生事闖禍。人替他起個混名。叫做李闖子。李過力量粗雄。更是頑劣。人也贈了他一個混號。稱爲一隻虎。李自成常在這些妓女人家走動。他的一個陽物生得渺小無對。（豈其然。游下流便是對子。何謂無對。）只三寸來長。大指粗細。這些妓女們就編了幾句口號嘲笑他道。

李自成。李自成。他的屌子笑殺人。硬了只有拇指大。軟了好似細麻繩。

久之。他知道了。心內含愧。不敢再去嫖妓。想道。這些淫婦。他經過幾千百個漢子。自然嫌我的細小。先也還不肯自信。後來但是到出恭的去處。或是浴堂之內。他留心看別人之物。實在也沒一根像他這樣小巧

的雅致了。方以爲然。自忖道。我這東西實在難看。我只娶個眞正閨女做了老婆。他只見過我一個。自然就不憎嫌我了。又想道。就是娶了人家的女兒來。如何知道他是眞的不是眞的。忽然悟道。有了。我常聽見人說。女孩子初次破身。定然要疼。只看他疼不疼。便知道了。（難爲他好悟心。）主意拿定。問他父親要老婆。李守忠見兒子在外胡行不休。久想要替他娶個媳婦。或可收攬住他。不知兒子心中如何。不敢開口。今聽他要娶。滿心歡喜。就央媒說合。替他娶了個姓屈的妻子。倒是個眞正女兒。成親之夕。因他的陽物太微。那女子也不覺艱難。竟容下了。李自成見他並無苦楚之態。疑心道。不好。這不是女兒了。却又十分拿不定。想道。是了。要是眞女兒。自然認不得孱子。（眞愈想愈奇。）等我問他。看他認得認不得。就明白了。因捏着陽物。問那女子道。這是個甚麼東西。那女子含羞不答。每夜叮問。過了數日也熟了。那女子見他只是問。聽得瑣碎了。笑道。這不

過是個雞巴。你只管問甚麼。他大詫道。你既是女孩兒。如何認得雞巴。定然不是眞的了。起來對父母說。媳婦是個破罐子。要休了回去。李守忠先也不肯。禁不得他成日在家大鬧。李守忠不得已。叫原媒送了媳婦家去。那屈老兒不知是那裡賬。雖兩家費了許多唇舌。也還疑女兒或有差謬處。只得隱忍罷了。李自成親托媒人。要替他尋個眞正女兒。媒人四處打聽。又尋了一個的的確是黃花閨女了。娶過門數日。仍是如此。又把女兒退回。這女子的父親名字叫做韓淵。也是個有頭臉的人。心中不忿。告到縣中。拘了李自成去問。他執定說不是處女。故此不要。知縣沒處查考。只得向韓淵道。夫妻是白頭相守的。他既不願。強合了。你女兒在他家也難過日子。不若你把女兒留下罷。那韓淵見官府說得有理。心中雖含寃恨。只得罷了。兩家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李自成把媒人抱怨個不休。說他不打聽眞實。兩番誤了事。媒人心下甚疑。走

去問那兩家女子道。怎麼成親之夜不說。定過了幾日。方說是破的。是何緣故。那女子含羞帶忿。細述其由。媒人不覺大笑。方知其中之故。那時有一個妓女也姓韓。生得頗覺俏麗。雖纔二十多歲。一個陰戶。其寬鬆無比。自小肚子上。以至股溝之下。一片長毛布滿。幾幾乎無門可入。毛氏有此異牝。不想此婦亦然。豈惡賤（賊）奸臣之妻。陰戶皆如是耶。而且交合之時。淫水長流。涓涓不息。內中其冷如冰。有那嫖過他的人見他這一件出奇之美竅。贈了他一個雅號。稱爲韓松泉。謂其又寒又鬆。又謂淫液如水之多也。這韓松泉之名一出來。下顧者甚少。只有縣中一個衙役。姓蓋名君祿。他的陽具有七寸餘長。棒槌粗細。別的妓女遇了他。皆逡巡畏怯。弗能大飽其欲。惟這韓氏不畏怯。他常來嫖這韓氏。兩人正是天生美對。蓋君祿之陽具既雄。便不覺他的深鬆。況他是個無妻的光棍漢。得遇婦人之物。那裡還擇好歹。韓氏之寒與水。彼皆不較。惟取其勇於受敵而已。二人甚是相厚。一

個願娶。一個願嫁。但蓋君祿心雖要娶。却囊中無物。不能替他贖身。他的老鴇見女兒主顧甚少。要將他轉賣。央煩媒人尋覓售主。這媒人就是替李自成說親的那人。這媒人想了想。笑道。我把這件美貨總成了這呆孽障罷。遂向韓氏道。你媽如今要賣你。我想你門戶人家的女兒。不是賣去仍做此事。便是與人做小。如今有一個好人家却是娶正妻。我總成你去受用。只是一件。若是男人問你他那東西叫做甚麼。你咬牙根只說不認得。要緊要緊。又將先那兩個女子的事向他說了。韓氏笑着應允。這韓氏心雖戀着蓋君祿。奈身不能自由。暗暗同蓋君祿商議。等嫁到李家之後。叫他假認作表兄妹。可常常來往。得空以遂私情。蓋君祿喜諾而去。再說那媒人來向李自成道。這一回實實尋着個眞女兒了。模樣又好。却財禮要厚。李自成滿心歡喜。一心要娶。他父親是不敢拗他的。娶了回來。成親之時。李自成弄了進去。韓氏全然不覺。見

他在肚皮上一動一動的。知是弄上了。裝出許多的苦楚樣子。叫疼叫苦不休。李自成以爲是眞。連忙拔出。韓氏還叫苦不住。李自成道。我已拔出來了。你如何還叫疼。韓氏道。我是眞正女兒。你的太大了。我空着還是疼的呢。李自成越加歡喜。過後把陽物問了他幾十次。他只說不認得。李自成暗道。這纔是個好女兒。因笑對他道。這叫做雞巴。那韓氏暗忖道。好的我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這個雞巴。忍不住失笑。李自成問道。你笑甚麼。他不答應。問之再三。他含笑說道。我長了這樣大。今日纔知道叫做雞巴。我往常當是男女一樣。原來是恁個樣兒麼。李自成愈加歡喜。十分恩愛。原來韓氏做妓女時。李過也曾嫖過他。他兩人頗有情愛。李過恐叔叔見了估了他的去。不曾與李自成知道。所以李自成不曾見過。自從韓氏嫁了過來。二人一見。都是舊相識。豈不認得。但韓氏是嬸母了。李過可敢提起舊情。這韓氏因李自成物既微而本事

又不濟。有個溫溫舊帳之意。一日早起。李自成還在睡覺。韓氏張見李過在後院背着臉溺尿。他悄悄走到後面。伸手去將他陽物一捏。李過倒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他。嘻嘻的笑道。你如今做了嬸娘。高枝兒上去爬了。還肯想着他麼。韓氏摟着他親了個嘴。一手攥住陽物。說（沒）良心的。我當日同你何等相厚。你要我的陰毛做表記。我還拔了一大把送你。一大把。趣。方見其毛之多。昔一人嫖妓。費將千金。臨別。謂其妓曰。我同你相厚一場。你將陰毛送我兩根做表記。妓即拔而與之。別後。此人一日想起。將紙包打開一看。忽被一陣風吹去。其人滿街亂跑尋覓。忽見一皮匠正上鞋幫。口含兩根豬鬃。其人誤認。大罵曰。我費了千金。纔買了這兩根毛。你拿來含在嘴裡。李過得了韓氏這一大把毛。若被風吹去。若遇見賣刷子者。定然寃罵一場。呵呵。我來了這些日子。你竟不睬我一睬。李過道。我如何敢忘你。巴不得同你親厚呢。一來不知你心中如何。二來我叔叔性氣不好。怕他知道。你既有此好情。我有個妙策。我今日哄叔叔到外邊去。灌醉了他。夜間等他睡熟。你可到我外邊來。便可成就好事。韓氏喜諾。此時一腔火氣本要洩一洩。恐李自成起來。只蹲下身。將他陽物含住。咂了幾咂。各自散了。這日。果

然李過同李自成出去。抵暮爛醉。李過扶了他回來。進房放了他睡下。他家是三間正房。東屋李守忠夫婦住。西屋李自成住。李過在堂屋中打鋪。到了夜間。韓氏見李自成沈睡。悄悄開了房門出來就教。二人多時未會。且韓氏這些時被李自成弄得不疼不癢。淫情蓄到十分。今日相遇李過。一團鬱火全要洩在他身上。一度不已。兩次不休。足足搗了大半夜。怕李自成醒來。只得分開。如此者多次。李守忠夜間也聽見了些聲息。恐兒子性氣凶狠。不敢做聲。推聾裝啞。任他二人快樂。那韓氏是做妓女的人。有何厭足。自嫁到李家來。那蓋君祿依他前策。假認做表兄。常來探望。昔有一吏與門子私語。官見之甚恚。吏曰。他係書辦之表弟。語家務耳。官因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之表子。能對則恕之。吏對曰。丈人乃丈母之丈夫。官笑而釋之。此則是表妹乃表兄之表子。當以何對之。李守忠夫婦一來有年紀了。照管不得許多。二來也以爲他們眞是兄妹。並不防閒。那裡知他們裡頭有彎兒帳。李自成是遊手好閒的人。時常在外。那蓋君祿同韓氏得空便敘起舊來。時常做那鳳倒

鸞顚鴛鴦交頸的事。一日。他兩人正在房中高興。不意李自成同李過撞了回來。見房門關着。推開進去。一眼看見那蓋君祿正在將完未完酥麻的時候。一見了他。越發嚇軟了。動不得。竟癱在韓氏肚子上。李自成大怒。腰中拔出短刀。將蓋君祿肋上背上幾刀戮死。韓氏嚇得發昏。生了個急智。連道。殺得好。殺得好。他竟強奸我呢。李自成怒道。旣是強奸。你爲甚麼不叫。韓氏道。我要叫來。恐鄰舍家聽見。丟了你的面皮。李自成明知是假話。心中本捨不得殺他。又值李過在傍邊。也恐李自成殺韓氏。聽了這話。一把攥着李自成的手腕。說道。聽嬸娘的話。與他不相干。不要屈了人。就將刀奪下。李自成借這意兒。也就鬆手。只將韓氏打了幾拳。把陰戶狠狠的擰了幾下。那韓氏擰得亂叫。李過看着心甚害疼。忙勸住了。李守忠聽得鬧。走了過來。見奸夫殺了。不曾殺媳婦。他當年曾在衙門中站過。知道事體。向李自成道。你單害了奸夫。是要償

命的。你既捨不得殺媳婦。你在家中住不得了。孫子在傍見死不救。到官也有大罪。你叔姪快快逃躲出去。我替你們擋官司。眞是老牛舐犢。遇有恩赦。再圖歸計。那李自成也顧不得父母了。忙捲行李。要了些盤費。同着李過逃往甘州去了。李守忠同地方上報了官。知縣追問他兒子的去向。他說。殺人之後。避罪在逃。不知何往。知縣怒道。人殺在你家中。你明明縱子行凶放逃。如何賴得。命將他監禁。要他兒子。韓氏無辭抵賴。打了二十板。發與官媒領賣。仍是那舊鴇兒買回。又吃舊窩邊的草去了。那李守忠此時要有幾百銀子上下打點。也還可以保得沒事。因一分家私被兒子花盡了。力不能爲。又因有了年紀。到了獄中。心裡既記掛兒孫。衆人知他當日在衙門中掙了一股大錢。不知他是空了。只疑他捨不得。又遭了些磨難。心中氣忿。不數日而亡。生了這樣個好貴子。一日不曾受享其福。先帶累了老〔子〕拖了牢洞。那老婆子見丈夫死在

牢中。兒孫逃得不知去處。❶又不知何年何日纔得回來。媳婦又官賣了。孤孤悽悽。回想當時在衕衕中何等熱鬧。若不圖生貴子。今日仍當一個老鴇。安得寂寞如是。悔恨當日誤聽番僧之言。一至於此。憂憂鬱鬱。不久告斃。他家親人只有李過的姑娘是他們的親姪女。主持着將房子賣了。把他夫妻埋葬。再說李自成叔姪東逃西躲。數月身〔無〕所歸。那時流賊蜂起。他也就入在黨內。你道那時天下奠安。流賊之起。始自何時。一旦就遍於陝右。此賊衆因起於裁驛夫。驛夫之裁。倡於御史毛羽健。成於科臣劉懋。你道他二人是何來歷。因何事故便釀成了國家這樣大禍。他二人是兩姨兄弟。俱是南京人。毛羽健的父親字曰毛褒。（老子的名字叫毛包。不意他令愛的此道也是毛包。奇。）倒也是個世代科甲。生了一子一女。子即羽健。女即阮大鋮之妻也。這毛褒中過一榜。做了一任教官。後陞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縣〉知縣。他一個姐姐嫁了韓門。姐夫早亡。只有一個外甥。

名韓繼壽。毛褒將他母子二人帶往任所。這劉懋是他兩姨之子。幼無父母。也帶了他來。因是老婆面上的親。待他如同親兒一般。此時韓繼壽已十八歲。毛氏十六歲。劉懋十五歲。毛羽健十三歲。倒都如親兄弟姐妹一般。這毛氏同毛羽健姐弟二人。生得一個模樣。女雖不比王嬙。男雖不如宋朝。都生的粉團〈似〉也似的一個白臉。清清秀秀。稱得起一個俊男美女。就是那韓繼壽劉懋。俱生得乾淨可觀。不似那三家村放牛的牧豎。他三人同窗讀書。劉懋羽健兩人夜間又同榻。這韓繼壽年紀大了。知識大開。就看上了表妹。毛氏雖十六歲的女孩兒。他天性中帶來的有一種淫念。而且骨頭中又生滿了騷髓。（此奇語也。從未經人道過。）自以青春二八。這瓜該破得很了。見父母尚未與他擇婿。他便暗暗相中了表兄。要把這瓜叫他破一破。那韓繼壽日日上來看母親。他兄妹各有私心。遇着無人處。便打牙犯嘴。互相調笑。打得火熱。初則口皮頑戲。後

來偷空竟肚皮相貼。便成了那件風流事。也偷了多遭。那瓜已成了兩半。久之。毛褒也知道了些風聲。說不出口。在毛褒的意思。也想學賈充的故智。將錯就錯。把女兒配與韓繼壽。不但遮了醜。且完成他一對少年心願。不想韓繼壽一日正同毛氏在床上放着帳子高興。正做到妙處。誰知一個貓撵老鼠。從頂篷上掉了下來。剛剛跌在銅臉盆上。噹啷一聲響。把個韓繼壽嚇得一攛。從毛氏肚皮上直滾到地下。他一個少年人。血氣未定。正在斲喪之時。受了這一嚇。便得了個心悸的病。或坐或臥。即飲食之時。聞得微有聲響。猛然一驚。跳得老高。百藥無效。遂成怔忡而死。他母親只此獨子。痛哭是不消說。毛氏也不禁悲慘。暗暗飲泣。這一節事。劉懋毛羽健也都知道。一夜。他兩人同臥着私語。劉懋道。世間事也奇怪得很。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人人生面不熟。只把這一段肉送到肚裡去。便親熱得了不得。你看韓表兄同表姐兩個那般親熱的

樣子。還了得麼。你年小不覺得。我常冷眼看他兩個眉來眼去。好不肉麻。我想你我兄弟兩個。要是把我的送在你肚子裡。你的再送在我肚裡。豈不更加親厚。他兩個雖厚了一場。韓表兄生生的嚇死了。要是我兩個厚起來。一些驚怕也沒有。豈不長遠快活。毛羽健也高興起來。笑道。既如此說。你先給我弄弄。我也給你弄一下。劉懋道。我比你大。自然該先讓我弄起。毛羽健道。先後總是一樣。就讓你先來。劉懋將他扶起。伏在枕上。也學用了些吐沫。（不知自何處學來的。）弄了進去。問道。你覺怎樣的。毛羽健道。不覺怎樣。只悶杵杵脹得慌。劉懋弄了一會下來。毛羽健也照樣去弄。他年紀小。陽物如指。不知不覺就弄了進去。也抽了幾下完事。他兩個睡下。相摟相抱。親嘴咂舌。親親密密。勝似夫妻。權且按下。那時溫體仁尚不曾入閣。還是尚書。他〈孰〉是烏程人。此時因告病在家。他有一個女兒。生得貌甚不揚。他一心要選一個美婿。本縣中宦家子弟

雖有。皆不中他的意。一日。偶然見了毛羽健。他便十分心愛。煩人對毛褒說要他兒子爲婿。毛褒見一位尙書要同他做親家。心中雖十分私喜。嘴中連說了幾個不敢仰攀。溫體仁再三央人來說。不計品級高下。家貲貧富。只要圖個好女婿。毛褒眞出望外。就忙忙去拜謝了。毛羽健已十五歲。溫體仁要他當年完姻。毛褒也一諾無辭。原來這溫小姐貌旣陋而心更淫妒。已十九歲了。嫁時妝奩之富。是不消說得。賠了八房家人。八個丫頭。八個小廝。到了署中。竟把他的縣衙塡滿。毛羽健見他的媵嫁那些婢婦侍奉小姐那尊貴的樣子。由不得就勢怕起來了。臥在身傍。心膽畏怯。況他與劉懋親厚已久。身在此而心在彼。捱過了幾日。便躲往書房中。同劉懋共宿。這溫小姐自以爲尙書貴女。必定嫁的顯宦之子。方稱佳配。不想嫁了個知縣的乃郎。那知縣署中寒酸的樣子。如何入得尙書小姐之目。心中十分不悅。因見毛羽健清秀可愛。比

自己尊容強了許多。還略有可解。況且毛羽健同劉懋幹慣了的後庭。頗知交合中的奧妙。溫小姐因此將就罷了。不想纔得嘗到趣味之時。忽然見他出出(去)睡。疑必有故。他的乳媪丈夫也姓溫。是溫體仁遠房族弟。因家中貧窮。典身到他家來做乳母。有兩個兒子。一個名叫溫世幸。纔十四歲。生得齒白唇紅。伶俐乖巧。溫氏着實疼愛他。出進不忌。那夜叫他去打聽姑爺在外邊做甚事。溫世幸出來。見人靜了。就蹲在書房窗下竊聽。聽得床上二人笑語。一個道。你好沒良心。我兩個好了二三年。今日你得了新鮮美物。偏我去受用。就把我忘記了。又聽得姑爺道。我怎敢忘你。他新來乍到。我脫不得身。故此今日纔躲了出來陪你。此後聽得二人氣喘吁吁了一會。那一個道。你同新人弄。大約比這個還快活了。又聽見姑爺道。雖然又是個味兒。但我有三分怕他。弄得一點興頭也沒有。以後便不做聲。又聽了一會。只聽得酣呼鼻息。知是

睡着了。上來回小姐的話。見臥房門已關。不敢去敲。立在窗下。時已三鼓。月色正午。丫鬟們都睡熟了。溫氏心中氣惱。不曾睡着。二則也等溫世幸的回話。見窗外有個人影。知是他來了。披衣而起。即走來開門。一看。果是溫世幸。遂叫他進來。悄悄問他。那小子從頭細稟。溫氏知是他表兄弟二人幹那椿事了。不勝忿恨。怒道。他既如此無恥。我也可以效法。遂叫溫世幸上床。脫衣共寢。原來這小子也常同人幹後庭。他那根厥物比毛羽健的還強壯些。且進退有法。分外在行。溫氏甚覺得意。事畢之後。悄悄放他出去了。此後得空。不時寵幸。（所以名溫世幸也。）次日。毛羽健進來。溫氏不似往常。便另是一副面孔。同他話也不說一句。（淫婦心腸另是一種。自己同小子弄前孔則無羞愧。丈夫同人弄後庭則發怒。摹仿入神。）晚間到了床上。溫氏把昨夜小子聽的話說了一遍。道。你也是個宦家子弟。做這樣下流無恥的勾當。還想來同我沾身。把個毛羽健羞得要死。此後夜間再也不敢離他。他只好日間在書房中同

劉懋敍敍舊情而已。這毛褒做了十多年的窮教官。陞了個知縣。烏程地方頗富庶。他貪婪無比。將地皮幾乎捲盡。被上司廉訪着了。參他個貪酷。幸虧得溫體仁在內替他一力維持。只革職回籍。到了家中。阮大鋮的父親知他宦囊富厚。聞得他女兒又標致。要求了爲媳。阮大鋮同毛羽健劉懋同案進學。見其弟美。知其姐姐必佳。心中也喜。那毛褒雖知他乃愛的鮮花已被採過的了。沒有個將破女兒養在家中一輩子的理。聽得阮家求親。欣然允諾。他娘恐女婿試出不妙。甚是憂心。南京人有個惡俗。嫁女之夕。岳母交一幅白絹與女婿取元紅。他娘知女兒是久沒這件的了。絹幅不敢交與女婿。弄了些紅花水。希圖臨上轎時染得斑斑點點。與女兒帶在身邊。詐充了去。不想那日他家因備喜筵。染紅綠果品。剩了一碗槐花水。丫頭們看見那碗紅花水。也以爲是剩的。就放在一處。毛氏的娘再三囑咐他道。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夜

間成親時須要十分遮掩。倘被女婿〔看〕出。不但父母無顏。你一輩子也擡不起頭來。毛氏點頭會意。到了上轎之時。他娘去染那白絹。不暇細看。放在碗中蘸蘸。誰知蘸的那是碗槐花水。忙忙遞與女兒藏了。阮大鋮成親之夜。去脫毛氏的衣服。他那裡肯。死死的攥住。阮大鋮先見他新人貌美。已心愛情急得了不得。此時不過以爲他室女害羞。再三替他強脫。毛氏被他纏了一會。一來也有些興動。二來前後總免不得。成敗在此一舉。也就任他脫去。到了交合之時。他做出萬分艱難之態。也不像行房。竟像剮他一般。那叫苦畏避。眞說不出。（吃了他令堂教導的虧。俗所謂教的曲兒唱不得。）阮大鋮倒反動疑起來。道。我也聽見人說過。女孩兒破身雖有些痛苦。那裡就到這樣地位。事畢之後。拿起喜帕一看。恰合了古詞上的兩句。道是。

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他這帕上不但不見點點鮮紅。而且東一塊西一塊。全是黃斑。阮大鋮大怒。罵道。沒廉恥的淫婦。你同甚麼人私偷。不知弄過了多少回數。今日矯揉造作。裝這個樣子來哄我。起來穿了衣服。快快替我回去。我不要你這樣淫賤婦人。那毛氏尙有何辯。赤着身子下床跪着哀求。道。是我一時不長進。做了壞事。如今既到了你家。求你開恩。包涵了罷。只容我占個正室的虛名。以全兩家體面。要娶妾討小。任你尊意。你這一攆了我去。不但我一生不得人。連我爹娘的臉面都沒了。你只當積陰隲（隲）罷。阮大鋮見毛氏雖非處子。心中固惱。因毛褒知道女兒內中的東西破壞不堪了。把外邊的東西賠了個十分成文。約有數千金。阮大鋮自幼貪婪。毛氏是骨頭裡面帶來的淫髓。他也是骨頭裡帶來的貪癖。他心中想這一攆了他去。果然兩家都不好看。且這些妝奩斷無留下之理。少不得仍要還他。豈不可惜。況毛氏生得甚美。赤身跪在地下。像一個粉妝成玉琢就的人兒一般。臍

下那條細縫。內中雖寬濶了些。而外面鼓蓬蓬。甚覺可愛。心中就動了幾分憐惜。只見毛氏家來伴姑娘的一個老僕婦推門進來。道。姑爺。你兩口子今晚百年的頭一日。不歡歡喜喜的睡覺。吵鬧些甚麼。見毛氏精光的跪在地下。說道。可憐。可憐。我家姑娘一個嬌生慣養的閨女。你忍心這樣作賤他麼。阮大鋮冷笑道。你家姑娘好個閨女。那東西被人弄得像皮袋似的。是個閨女的媽了。那婆子道。阿彌陀佛。姑爺不要枉口白石(舌)的。我家姑娘同奶奶娘兒兩個終日昏不離腮。那裡有這樣的事。不要屈了人。阮大鋮將那帕子撂與他。道。你看看你家姑娘的喜帕。他接過來。燈下一看。許多黃跡。半晌說道。哎呀。這是怎的來。姑爺。想是你太狠了些。把姑娘的苦膽弄破了罷。阮大鋮又好笑。又好惱。那老婆子也跪下。道。姑爺看我的老臉面。將就些罷。就是眞正黃花女兒。方纔經你這一下。也就破了。你只當是你弄破的。也就不氣惱了。那喜

帕上管他是紅的黃的。也不過頭一次有一兩點子紅。後來都是白的。你也只當是弄第二次。還氣惱甚麼。我記得我當初嫁老件兒的時候。倒是眞正女兒頭一回一點紅星兒也沒有。他也並不曾說甚麼。姑爺。我勸你息息怒罷。阮大鋮一來聽了他這話。不由得好笑。二來他的心先也就有些回了。見他苦求。借意兒也就收科。向毛氏道。他老人家既這樣說。我且饒過。你在我家。若再有絲毫錯處。那却休怪。起來罷。那婆子連忙站起。扶起毛氏。一面替他披上衣服。一面說道。姑爺好說。我家姑娘年幼。一時間做錯了。那裡有個只管錯的理。哈哈的笑了一聲。向毛氏道。你這樣小小年紀。那裡這樣順便的食就撈到口裡。我活了七十多歲。還沒有遇過這樣巧宗兒呢。毛氏又羞又氣。把他盡力一搡。那婆子一路跌去。幸得門枋子扶住。說道。我好意來勸鬧。你倒幾乎把我推跌死了。咳咳嗽嗽。走了出去。過了兩年。阮大鋮毛羽健劉懋鄉試同

中了。次年。又同中了進士。選了庶吉士。後來毛羽健得了御史。劉懋得了戶科給事。阮大鋮得了工科給事。這毛羽健同劉懋不但是兩姨弟兄。而且彼此又是後路夫妻。契厚得了不得。今到了宦場中。凡事彼唱此和。兩人一心。那時陝西有些飢民作亂。特差毛羽健去監察着撫鎮剿撫。他到了陝西。沒有管頭了。他受了醜妒婦人多年的挾制。今日始得自由。娶了一個美妾。嬖愛之甚。他的那些家人多是溫家的媵人。素常只知有主母。不知有主公的。況此事可敢隱瞞。當新聞一般報知溫氏。溫氏在家有溫世幸做了寵童。毛羽健雖在可有可無之間。但醋氣難按。一聞此信。帶了溫世幸同家人婢婦。星夜乘船而來。沿途聽得是欽差監察御史的夫人。敢不應命。也不及報聞羽健。溫氏到了署中。方纔知道。美人藏匿不及。只得相見。溫氏作了一場威福。將那妾立刻遣出。毛羽健見溫氏來的速。不及預防。心中恚甚。不敢怎樣夫人。遂遷怒

於驛遞。古謂。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此羽健之謂。倡爲裁驛夫之說。特疏啓奏。謂驛夫一裁。一年可省帑金數十萬兩。崇禎發九卿科道會議。衆人皆以爲不可。而劉懋現在戶科。一力舉成。謂毛羽健爲國省費。竟奏准了。驛遞一裁。閒人千萬。倚驛遞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遂致滋蔓。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中夏。那覆宗夏。兩人首禍。萬死不足贖。而實酸於一婦人。女禍之酷。伏於枕蓆。可不懼乎。且說李自成他生來有些膂力。性子又莽戇。膽子又大。到處爭先。所向常勝。先還是個強盜中的大哥哥。後來兵馬多了。聲勢衆了。就公然稱起王來。他說項羽當年自稱爲霸王。他因自己混名叫闖子。竟自尊爲闖王。那時天下奠安了二百餘年。將不成將。兵不成兵。他帶着賊衆。從不據地方。只流來流去。故此人稱他流寇。他到州城府縣。只搶擄殺戮一番便走。把些城池被他攪得粉碎。各省親王宗室。以及文武官員。兵民老幼。被他殺得幾無噍類。且把他的惡處略說幾

件。便知他的萬惡。同那時人民的苦楚了。他破了鳳陽。殺戮之慘。天地皆黑。或縛人的父親丈夫看着。叫人淫他的妻女。淫過了纔殺。或拿着人父。使淫其女。以爲戲笑。然後殺之。或把懷孕的婦人脫光了。大家賭猜他腹中是男是女。以爲輸贏。拿出紂王的陳樣來。割腹驗看。一試不中。又剖一個。一日之內。這些孕婦死得不知其數。又將火鍋煮油。把小孩子擱在內中。看他跳躍啼號。頃刻化爲枯骨。以爲笑樂。又將(人)縛在地上。生刳其腹。裝上米豆。餵他的戰馬。又取人血和米麥煮粥。以飼馬騾。使他腹壯而能衝敵。擄來的子女千百。臨行不能帶去。盡皆殺了纔去。或攻城之時。把殺了的人間着蘆葦薪木。堆在城下。縱火焚燒。那穢氣煙焰薰逼城上守禦的兵卒。無不仆倒。他陷鳳陽之日。劉(留)守朱國相同兩個姓陳的千戶忿戰而死。別的文武官員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逃個乾淨。把皇陵樓殿燒個灰燼。燔松三十餘萬株。殺守陵太

監六十餘人。縱放高牆有罪的宗人九十一名。焚留守公署司府廳五百九十四間。焚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燬兵民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知府顔容暄囚服避在獄中。被賊搜出。先杖而後殺。並殺同官六員。武官十一人。殺生員六十六名。殺陵牆班軍二千二百八十四名。殺高牆看軍一百九十六名。殺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殺操軍八百名。圍六合縣時。把小孩子聚上數百。四週圍堆上柴木。放起火來。聽其哀號。觀其奔逃。少焉俱死。臭不可聞。以爲暢快。攻城之時。將婦女們千百尋(成)羣。脫得精光。向城大罵。婦女稍有羞愧。即亂刀剁在城下。攻破六合之日。聚城中兵民將要屠殺。忽有令免死。每人剁一手。衆人大喜得饒命。爭先伸臂。沒一個叫痛苦者。故六合的沒手者甚多。他剁手則不殺。剁的時候。伸右手與他剁了便罷。若先伸左手。剁去了。仍要剁去右手。你道他慘毒不慘毒。他攻破江浦。一日早間。他把一個婦人在東門

外寸磔。原來這婦人被擄。李自成要淫汚。被他把臉打破。李賊恨他不過。不令他速死。故碎磔於城外。對衆以辱之。待我把這烈婦的事蹟表白一番。也顯一顯他的貞烈。賊破江浦。進城之時。有一個小賊頭姓獻名勤。因他生得身粗項短。綽號叫做縮頭龜。他到了一家。見一個美婦正在那裡上吊。他上前解救下來。那婦人痛哭罵道。賊奴。你不殺我。解我做甚麼。縮頭龜笑道。大王爺正要尋個美人取樂。傳下令來。道有獻美人者受上賞。你這一去。定有造化。我也有重賞。那婦人罵道。萬剮的賊奴。我一個清白良婦。豈肯從賊。你快殺了我便罷。縮頭龜要去拉他的手。那婦人哭罵着。一頭向地下要撞去。縮頭龜眼快。搶上前一把抱住。那婦人千賊萬賊的罵道。我一個清白之軀。你敢拿賊手來汚我。那縮頭龜由他罵。兩手扯住了他兩隻手。叫兩三個小賊在後面推的推。搡的搡。到李自成的處所來。李自成在縣署中住着。正擄了些婦女來。

在那裡飲酒作樂。看那一羣女子並無一出色人物。都不中意。忽聽得報說獻勤獻功。得一美女。滿心歡喜。叫快些進來。遠遠見三四個人推着一個女子。獻勤拉着。雖然頭髮散亂。滿面淚痕。那一種風流標致。自不能掩。到了跟前。獻勤方放了手。那婦人便坐在地上哭叫道。賊奴。你快殺我。你快殺我。我不順汝。李自成滿臉堆笑。問獻勤道。你是那裡得的這件活寶貝。獻勤忙跪稟道。臣無心到了一家。這婦人正在那裡上吊。臣見他生得好。特救了下來。獻上大王。李自成大喜道。妙哉。妙哉。你出去聽賞。那獻勤叩了個頭。道。謝大王爺。走了出去。那婦人不住聲只是哭罵。李自成笑道。美人。你不要破口。我今日得遇你。也是前緣。你姓甚麼。那婦人罵道。潑賊。我一個清白姓字。怎肯對你賊說。你是何等賊奴。敢向我說個有緣。你快殺了我便罷。李自成有了些酒興。心愛極了。任他大罵。也不動怒。笑道。你不要呆了。你從了我。享用天大的富貴。孤

家後來得了明朝的天下。你就是一位貴妃了。可不好麼。那婦人道。你這賊。明日被天兵拿住。碎屍萬段。身子不知餵豬餵狗。你敢妄希天位。還想甚麼富貴。你這樣淫惡潑賊。上天也不容你。李自成和顏悅色的道。美人。氣是好忍的。你罵也罵夠了。今日我同你成了好事。包你就一點氣也沒有了。向衆婦人道。替他換了衣服。梳洗了來吃酒。那婦人道。賊奴。我梳洗的是甚麼。換甚麼衣裳。坐在地上。那裡肯起來。李自成道。不梳洗也罷。你們扶他起來。過來坐着。衆婦上前攙住。那婦人是個嬌怯女子。如何拗得過。被衆婦女擡了起來。（擡字。妙。活畫出一烈性婦人樣子來。）要他近桌子。他那裡肯。只亂掙亂扭。李自成見衆婦人拉不過來。便親自起身。要伸手去拉他。那婦人見他來拉。忙把手一縮。柳眉剔豎。粉面通紅。喝道。賊奴。不要無禮。你不殺我麼。罷了。看見傍邊一個婦人手執着一把金酒壺。他猛力掙脫。一手奪了過來。夾李自成劈臉一下。那闖賊不曾提防。被

他打個正中。面上的〔血〕打得直流。壺中的酒淋淋漓漓弄了一頭一身。李自成大怒。罵道。好潑婦。敢來打我。喝叫一聲。綁去砍了。兩邊帳下親隨答應一聲。上前綁定。正要帶了出去。李自成道。這惡婦若是一刀。便宜了他。明早剝得精光。到城外東門橋上碎碎的割他。叫萬人看他的巴子。辱這惡婦一辱。纔出得老子的這口惡氣。那婦人不哭了。反大笑罵道。惡賊。你就對衆剝光辱我。我得一死。便顯清白之軀。這有何害。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汝之魂。李自成叫帶去監守。明日行刑。衆人將婦人帶去。次早。在橋上剮的就是此位烈婦。古人稱罵賊者。僉曰顏常山張睢陽。看此烈婦。又何遜於二公。李自成叫取過鏡子來一照。看見臉上打破一塊。血流滿面。一時忿恨起來。遂遷怒到獻勤身上。喝令叫獻勤來。那獻勤正等着領賞。聽得叫。他忙欣然走入。李自成罵道。這樣的潑婦人。你獻他來做甚麼。把我大王的臉都被他打破了。好生可惡。綁出去替我砍了。衆人一擁上前。

綁出門外。一刀兩段。把一個獻勤的縮頭龜弄做了個齊肩斷頭鬼。獻勤的看樣。有一首打油道那時亂離的光景。不勝酸鼻。

萑苻寇起弄干戈。　兵火盈城布網羅。
宋子齊姜遭玷辱。　亂離情景可如何。

此與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一樣淒楚。宋徽宗在五谷城。一日偶到一酒肆。見一番婦領一女子。各席唱曲要錢。番婦稍遠。那女子問道。官人像是東京人。想也是被擄到此了。徽宗點首。亦問道。你是誰家女子。被陷至此。那女子泣下答曰。我慈懿太后姪女也。不幸至於此地。一天子一太后姪女遭亂離至此。又何況於閭閻之女耶。❷再說李自成殺了獻勤。坐了一會。氣略消了些。把這婦女中選了一個。拉到床上去同睡。他的陽物本來渺小。此時又着了氣惱。其軟如綿。硬不起來。叫那女子去咂。那女子尚是個處女。羞愧難當。方纔看見那婦人的一段烈性。也就感動了幾分。心中想道。同是一個女身。他便那樣激烈。視死如歸。我們此身何苦爲賊所辱。不過是一死。有(何)足懼。想到此處。倒不羞了。縮下身去。一把攥住陽物。就放入口中吮咂。想道。我一下咬掉了他的。這賊死了。替衆人

除根。也不枉一死。遂下力咬了一下。一來他小女子心慌膽怯。二來要
是硬或倒咬斷了。因他是軟皮。不曾咬斷。只咬了幾個牙齒血印。古云。聖天子百
靈擁護。他是一個草頭王。也定有凶神惡鬼爲護衛。陳守備一箭。只射瞎一隻眼。不能貫顱而死。何況此小女子。能死之耶。李自成痛入心髓。把那女子一
脚踢下床去。心中恨極。床頭拔出腰刀。一揮兩段。一連數刀。砍做幾截。
可惜這兩個貞烈婦女。失傳他的姓氏。李自成忙拿刀瘡藥擦了陽物。
養息了數日。方纔起兵而去。賊退後。土人憐他二人之節。甚敬之。因不
知其姓氏。不敢報官表請旌獎。只私建了一祠。額曰雙烈以俟(祀)之。
此二女較明朝降賊諸臣。寧不啻天淵耶。後來闖賊領衆攻打汴梁。自
己扮作游騎。雜於衆賊之中。到城下來覘探城池的高深。有官兵認得
他模樣的。指說與總兵陳永福的兒子。他素稱善射。暗發一箭。射瞎了
他一隻眼。此後人纔稱他李瞎子。他攻破洛陽。殺了福王。將王肉同鹿
肉煮熟了。又將王血同鹿血和酒。宴飲衆將。名爲福祿宴。闖賊巡營嚴

密。部下再不能逃。有逃走者謂之落草。拿回寸磔。他連營百里。竟日不能過。所以再逃不脫。禁衆賊不許藏金銀。私帶者斬。精兵許帶妻子。生了兒女。不許留養。每人許收男子十五以上（女子）十四以下爲使從。爲之打草餵馬。安營下寨。汲水煮飯。照管馱橐。多者三四十人。至少者也有十數人。過城市不令住屋。總在帳房中居住。一名賊兵要好馬三四匹。冬天用綿褥墊着馬蹄。恐其怕冷。剖人腹用爲槽。故此他的馬鋸牙如虎豹一般。到處下營之後。即令兵士射前。日晚方罷。每夜四鼓都要飽食聽令。所過崇崗絕坂。飛騰直上。不許傍越。惟有黃河阻轡。許用船渡淮泗涇渭。衆兵翹足踞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前。馬蹄壅遏。水爲不流。淺不盈尺。步兵搴裳徑涉。臨上陣時。列馬兵三萬名三堵牆。前面者但回頭返顧。後面者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官兵一追。他預伏伉健步兵。飛鎗三萬。擊刺如飛。馬兵復回圍上。官兵則無孑遺矣。

他攻城的號令一到即降。不焚不殺。守一日殺十分之三。守兩日殺十分之七。三日全屠。雞犬不留。殺了的人束其屍點灼。叫做打亮。攻城將陷。着步兵萬人周圍城下。馬兵巡哨於外。有縋城者一個也跑不出去。張獻忠每破城之日。尙留一面與人跑。到了這賭賊破城。竟是俗語說。滾湯泡老鼠。死在一窩。各營將校所獲。美女珠玉爲上功。騾馬者受亞賞。得弓矢鉛銃者又爲次。賭賊多覓蘄黃人爲奸細。或爲醫卜。或爲星相。或爲緇衣黃冠。或爲乞丐戲術。或爲挑肩買賣。或爲皮鐵雜藝。分布各處。覘探虛實。又沿途邀截赴京舉子。說透打合。爲之夤緣中式。以作內應。故此攻破城池的那日。雲合響應。一呼咸集。人都不知從何而來。他又叫人四處謠言唱道。

開了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以此語鼓惑愚民。後來闖賊聲勢益張。朝廷密旨命陝西巡撫汪喬年

查訪他親屬。米脂縣邊大受拿獲得李自成族人拷問。供稱他祖墳瘞地離此二百餘里。在萬山之中。聚塚十六。中一塚是他始祖。相傳此穴是仙人所點。有鐵缸點燈壙中。說道。鐵燈不滅李氏興。邊知縣親領人役到那墳上看了。叫人掘開。內有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頗（剖）開棺材。骨皆青黑色。黃毛遍身。腦後有錢大一穴。內有四寸來長一條青蛇蟠在中間。頭上有角。見了日光飛起。高有丈餘。以目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顧。眼射日尚不能開。復落了下來。邊知縣將那蛇烘乾並頭骨呈報。巡撫汪喬年又送到京中。上呈御覽。李自成之射瞎眼睛。舉事無成。還虧破了他這風水。崇禎十一年。經略洪承疇督師孫傳庭大破闖賊於潼關。李自成之在潼關。原張獻宗（忠）之在穀城。彼時若殺之。如屠一豕。竟縱之去。後皆不可復制。以致君亡國破。雖彼時督師之重臣愚庸誤國。然實有天意存焉。非人能謀也。自蜀之楚。往依張獻忠。獻忠不納。復走商雒。依老狪狪在營臥病半年。病癒後。老狪狪授以百人。走穀房。會同諸賊。出文堦。此後不可復制矣。到了崇

禎十四年上。風聞得流賊過了潼關。順河南一路搶殺而來。殺戮之暴。更甚當日。洛陽已破。福王被害。現今賊衆攻打汴梁。也就有許多百姓紛紛的攜妻帶子逃往南京來。那逃難來的衆人。好生傷慘。有幾句說他們。道。

人民逃竄亂紛紛。覓弟尋兄。男婦慌張哭啼啼。抱兒挈女。父呼子。子呼父。悽慘堪憐。妻喚夫。夫喚妻。悲傷難聽。十室九空。村中並無居住之人。千辛萬苦。路上惟聞失家之慟。夜月淒清。幾點青燐照野。夕陽滲(慘)淡。數堆白骨塡途。風聲鶴唳。盡疑惡賊來追。膽戰心驚。惟慮微軀不保。正是寧爲平安犬。

果然莫做亂離人。

各處居民都晝夜惶惶不安。一日數驚。那時天長六合江浦三縣。有十數個仗義的豪傑。一個姓慕名義。一個姓林名忠字報國。便是梅生姑

母之子。一個姓尙名智。這三個又算衆豪傑中的巨擘。俱猛勇絕倫。智謀足備。因見時政日非。奸邪當道。素知朝廷專任太監。便不肯出仕。情願棲身草莽。他三人中。林報國更身長力大。膽壯心雄。自幼習學了一桿渾鐵鋼鎗。十分純熟。他生得豹頭環眼。虎鬚倒豎。令人望而畏之。他後來又遇了一個異人。傳授了兩口刀法。可以在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你道他這刀法是何人所授。數年前。他有一個朋友要往京中貿易。馱了數千金貨物。聽得人說山東一帶路上到處有響馬土寇作祟。恐途間有失。煩他保護同往。他笑道。我常聽得沿途這些鼠賊坑陷過往客商。十分利害。都道他們手段高強。弓馬嫻熟。並無人與敵。我正要想去試試這夥盜賊的本事。看是如何。因未得其便。今趁此去會他們一會。遂欣然收拾了弓箭器械同往。一路平安無事。到京住了數日。賞玩了長安風景。欲整歸鞭。別了那朋友。假鋪宣武門外。俗稱爲順城門者是。將行前夕。

忽值大雪。只見一美少年。披狐裘。佩雙劍。策蹇驢。倉皇投宿。其狀如美婦人。光艷奪目。甫入店。即呼主人家索燒刀子一斗一生彘肩爲餐。主家意多同侶。如數具之。及昏。無一人至。乃熟肉暖酒進之。少年拔劍切肉。豪飲大醉。須臾過半。林報國初窺其風流儁逸。心已暗異。及見其飲食粗豪。益爲驚怪。乃上前拱手。從容詢其姓名。問其行❸狀。那笑（少）年注視良久。笑道。亦我輩中人。遂讓了坐下。說道。俺姓朱。無官名。乃山右太原人氏。我母夢神人授赤珠一顆。光照四壁而生我。因名珠兒。十歲就學外家。歲暮解館。遇白髯老人攝入深山。置萬仞懸崖之間。授飛走擊刺之術。期年。身輕如葉。可於屏風上行。水波上立。能飛劍斬人於五百步外。百發百中。年十三歲技成。仍送還家。時母已故。父爲豪家所賊。俺因痛忿。飛刺仇人於市中。自首於吏。吏受豪家金。欲致俺以大辟。因而遁跡浙東。與會稽貴公子姜堯相善。後吏以貪酷誅。俺遂歸省丘

隴。而姜亦南遊臺雁。值山賊卒起。道阻不得歸。賊帥素知其材。欲強留之。姜堯不屈。謂賊道。吾父子受國深恩。恨書生力綿。不能操戈殺爾。寧從爾耶。若等逆天反叛。滅族之禍。翹足可待。而欲人陪戮西市。誰其肯之。賊帥怒。即縲紲軍中。罵道。俟吾先下兩浙。定江東。然後殺豎儒。俺今欲馳往救之耳。林報國道。彼既陷賊中。將何策以拔之。珠兒舉劍示之。道。我有此君。賊雖多。其奈我何。語畢。遂滿引❹邀報國共飲。報國道。我明早亦南旋。苟不棄。聯轡可乎。珠兒笑道。吾騎日走八百里。非君騎可及。且吾前途期會要客。尚多逗留。於中道相會。君可兼程而進。吾所宿旅舍。壁間必繪一鷹。下寫月日。驗之即知吾所過也。如不及。則於淮陰市酒肆中覓之。遂各就寢。明晨並轡出彰義門里許。珠兒於驢背上拱手道。吾先行矣。即策蹇如飛。轉睫失所。林報國日行百餘里。數日始抵高唐。見旅舍壁間果有繪鷹。讀其識。乃出都之夕也。詢之逆旅主人。云。

畫鷹客❺於此信宿。候其侶不至。已去八日矣。始信其八百里之言不謬。及抵淮陰。果於市中酒樓得之。握手大笑道。我候君兩❻旬餘矣。今乃至耶。即呼酒共飲。報國心羨其驢。嘖嘖不置。珠兒道。君愛之乎。我與君易之。報國謝道。我何敢當。明日早起。與珠兒整轡同發。珠兒乘馬。報國乘驢。同出店門。驢竟不行。珠兒又躁不可待。乃於馬上語報國道。君不善乘。我不慣於汝乘。請先驅。於蜀岡相候。遂加策飛馳如電。報國見其去。若鷙鳥遂爵。勁弓出矢。不禁色然而駭。盡力加鞭。終不可及。乃信步而行。及抵江都。珠兒已於蕪城俟兩宿矣。（蕪城在江都縣蜀岡上。）因告報國道。行道遲疾。存乎其人。非在騎也。果得其道。雖淹蹇疲乘。日可千里。況良騎乎。於是報國知其果有異術。再拜求教。願以師事。珠兒識其誠。許之曰。吾受姜氏恩。今姜子爲賊困。急急欲往救。今則不能。大約在春燈之夕。當造君授之。遂別去。馳入賊壘。脫姜之縶累而出。賊帥遣鐵騎追逐。箭

發如雨。不能中。珠兒復飛劍斬數十賊下馬。賊帥大懼而退。送姜堯歸會稽抵家然後歸。新正元宵。果至報國家中。報國拜之爲師。求授武藝。遂傳十八般兵器。於雙刀更極其妙。珠兒授之乃去。此時慕義林報國尙智三人。聞得流賊的消息。遂約齊了衆人。聚在一處商議。慕義道。我們沿江一帶。既無深山老谷可逃。又無猛將雄軍可以禦敵。不是拋家棄業逃竄他鄉。就是妻離子散被賊殺戮。向年此地被賊殘害。慘不忍言。至今數載。瘡痍未復。我們如今不若在衆人之中。齊集好漢。自相爲保。與其東逃西躲。尙不能求生。不若盡力殺賊。在死中求活。衆位尊意如何。林報國道。這事非同小可。若行得來。不但上可盡忠報效於國家。下可竭力護庇於鄉黨。須要衆人努力同心。方可做得。若弄個虎頭蛇尾。豈只貽害身家。而且反爲賊笑。尙智道。這事我久矣有算於胸中了。但我們要分頭去做。行得來時。自然是妙的了。若做不來。趁早中止。再

想頭路。衆人道。願聞妙策。尚智道。我們三縣不下有十數萬戶。十分貧苦的算不得。只將略殷實並可以稍有餘者。擇出三萬餘家來。十戶公養一人四季衣糧食用。每一人一年給以五十金。十家派來。每家五兩也不爲過。強如做賊來全全送他拿去。還要貼上妻子。這三千人却要操練嫺熟。激以忠義。每縣駐紮一千。如長蛇之勢。賊攻一處。兩下救援。只有死進。再無生退。智信仁勇嚴五個字。缺一不可。訓練了這一枝兵。都是精強力壯的。況又是父子兄弟。同心協力。如背指相連。豈懼他甚麼賊衆。岳侯以五百背嵬軍破兀朮十萬鐵浮屠。何況三千子弟兵不能敵數萬烏合之鼠輩耶。這些賊人。傳說他凶勇異常。因是那些畏刀避箭的將官。領着那從未操練的兵士。被他殺怕了。聞風膽碎。遇賊便逃。還聽得官兵常常全軍覆沒。並不是臨陣殺傷。都是見賊就跑。自相踐踏。死者過半。那跑不動者。或自刎。或跳崖。或投水。又去一停。所餘無

幾。再被賊趕上一殺。故此就無孑遺。這些流賊從不曾遇着勁敵。竟也目中無人。以爲自己如何梟勇。前聞賊寇湖廣。以五百賊兵橫一大纜。毆漢陽漢口數百萬軍民男婦老幼自投於江。江水爲之不流。這幾百萬衆俯首就死。竟無一個奮梃一擊之人。故此他把官兵越發不足介意了。我們這些鄉勇。一年吃着衆人供給。又免了自己差役。況都是骨肉相連。不但爲了大衆。且要自保身家。若齊心協力。我輩親冒矢石。奮勇前驅。率領着衆人。痛殺他幾場。使賊聞名喪膽。魂夢皆驚。再不敢垂涎我們的這幾處地界。你列位道好麼。內中有一個姓國名守的。是林報國的妻兄。說道。兄籌畫得甚妙。但還有慮不到處。如今這些賊官汚吏。他見了賊固然會縮頭潛逃。見了百姓他却會任情魚肉。見了我們這番舉動。反要想起我們的錢來。是怎麼處。若要給他。我們做這番義舉。如何肯送錢與這些贓(賊)胚。若不給他。他倒誣賴我們要舉兵應

賊。那纔有口難分辯。賊不曾殺得。他人不曾爲得。反先喪了身家性命。林報國道。兄說得有理。且還有一說。這三千人既要操演敵賊。若無盔甲器械。如何行得。再製這些物件起來。越發驚人耳目。況且這一項銀子又從何出。難道又好在這三萬戶科派不成。尙智道。諸兄不必多疑。議論多而成功少。弟都早已安排定了。這都是後一着的事。一步一步往前進。如今只要這三萬戶肯齊心供給。果然內中挑得出三千義勇來。自然又有道理。衆人道。人都稱尙兄爲智囊。眞正不錯。我們依他主意。各人分頭行事。看人心向背如何。再做商議。尙智道。事不宜遲。可行不可行。都速來回信。好別做計較。衆人應諾。慕義回江浦。林報國回天長。都分頭而去。這尙智就是六合縣人。他家中親丁子姪也有二十多人。約有千金家產。他疏財好義。一縣盡聞其名。他家中把耕牛宰了四五條。殺了十數個圈內的豬。窨着的酒起出數十罎來。把合縣的鄉約

(紳)保正總甲·地方排年里長。並縣中有頭腦的些人。請了有百十多位。在場圃中席地而飲。飲酒中間。衆人問道。尙兄今日約我們這些人來。有甚麽話說。尙智道。我請了衆位來。有一件大事相商。當日我們這一帶地方遭流賊之害。到如今七八年了。還不曾復舊。縣中沒手的人將及一半。見之令人痛心切齒。近日見河南逃下來的那些男婦傳說這夥惡賊河南八府已殘破了七處。僅存汴梁未下。又想到這裡來搶殺。我想衆人沒有個坐着等死的。當年賊來倉卒。一時逃躲不及。被他殺害了多少。如今既然知道了風聲。自然都想攜家小避難。就算逃得性命。賊去了再回來時。家中房產已成灰燼。所有家私糧食牲畜俱蕩然一空。倘或途中遇了賊寇。不但父母妻子被他殘害。而且自己的性命亦不能保。何況於所有之私蓄。如今我的愚意同衆朋友商議了。我們六合同天長江浦這三縣地方。是一條邊窩三椅❼角。相隔都不遠。

倒是可守可戰之地。我們在這三處挑選三千精壯。這三千人。每一人得十家供給。每年一家出銀五兩。十分窮的不在數內。却在這些窮戶中挑選精壯。免他丁役。我們挑足了。操練出來。三縣互相救應。儘力殺賊。不但替朝廷做了地方保障。又還保護了自己身家。且又報復前仇。你列位道好麼。衆人道。事是極好。但恐官府瑣碎。不是兒戲的。尙智道。鼓可是瞞着打得的。只怕衆人不肯齊心。若把底下明白了。少不得到上司處去稟明了方行。我們下邊的話未經說明。還不知衆人可戮力同心。冒冒失失先稟了上臺。底下一時做不來。豈不是欺弄官府。衆人道。尙兄想得週到之極。我們大家去商量定了。再來回話。尙智道。還有一說。列位總甲每位須製兩本冊。把那情願出供給的寫在一本上。那些窮戶中有精壯少年願出力的。也另注了姓名在那一本冊上。不妨多些。於中再加選擇。這是大家的義舉。且都是自己有益的事。目今人

心俱在惶惶。只在列位說得委婉。大約事有可爲。却是強不得人的。衆人去了四五日。都來回信。道。我們合縣當年吃了流賊大害。近日聽風信。所過地方不但人口遭殘。連雞犬都不留。千里俱無人畜。衆人正在驚慌。聽了尙大爺這番作爲。也都願意。冊子都注明白。出供給的。城中連各鄉各啚。約有一萬餘家。有力量稍次的。我們將兩家並算一戶。窮戶中精壯少年。也有一千四五百願出力的。尙智心中大喜。道。只等他那兩縣的信來。果都像我們縣中這樣仗義。就大事可成了。等他們有回信時。我再通知列位。衆人別去。又過了三四日。慕義林忠都來了。道。衆人聽見我們是爲衆的事。倒都齊心向義。都造了草冊來了。衆人將三縣殷實戶口一算。共有三萬四千多家。精壯人名一總也有五千一二百人。尙智道。夠了。我們這就做第二着了。如今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應天府尹樂爲善這二位老爺。都是憂國憂民愛人愛物的好官府。

我們同去見他。具個手本。把這些詳細說明。他見是保障地方護持衆命的事。再無不依的。還有一說。這些盔甲器械還要求他賞給。每人得銀十兩。支散三萬金。以成這番義舉。衆人道。這恐不能。他若聽見要這些銀子。一時不准起來。倒把好事弄崩了。尚智道。凡事要慮首慮尾。慎始愼終。這事自有一個道理的。我們此時不但沒有這項銀兩。就有所出。但製辦軍裝器械。不是我們百姓做得的事。我們這事既成了。保護城池人口。須等流賊剿盡。方可解散。不是一朝一夕就罷得的。這兩位好官可保得住他常在這地方上麼。他設或陞遷病故。換了個壞心的來。拿捏我們私造兵器。豈不吃他的大累。如今求官給下來的東西做了把柄。不但可杜後患。就是目下尋是尋非的官吏。也免他許多妄議妄想的。衆人道。尚兄想頭。可謂十全之極了。事須緊速。不可躭延。我們急忙同去。若到臨渴掘井。就無濟於事了。遂大家起身。渡過江來。到了

城中。尋店安下。備細寫了兩個手本。前列慕義尙智林忠名字。後開國守武備等二十餘人姓名。次早先到府尹衙門來等。開門的時候。單他三人進去。跪在丹墀。樂公見他三人儀表非俗。慕義方面大耳。圓扇長鬍。林忠豹頭虬髯。尙智白面長鬚。正有些驚異。呈上手本。樂府尹看了。喜動顏色。道。你們都是忠義豪傑。快請起來。叫上堂來。問道。事非小可。你這三縣人都齊心麼。三人答道。這是上爲朝廷。下保身命的事。衆人都願意。若蒙老爺恩准。就可以刻期舉行的。樂府尹道。這是爲國爲民。是極好的義舉。本府焉有不准的。但須關會兵部纔可。且這三萬金也非細事。還費商量。他三人道。小人們另備有手本到兵部投遞。先稟明了老爺。然後去投。但這三萬兩銀子不得不求恩給。如今養這三千鄉勇。非厚給以衣糧。何以得他死力。每人一年支五十兩。三千人每年須十五萬兩。在這三縣小民。也就算竭力得很。他固然是要保身家性命。

不得不出。若十分多了。力便不能。這一項銀子再無從裁派。是以不得不求恩賞給樂公道。你們說得有理。且去投了兵部的手本。我再會史老爺公議。計較出個法則來。他三人謝了出來。又到兵部。正值史公散了出衙門來。他三人攔轎跪下。呈上手本。史公也正見飛報流賊的羽檄交至。甚是緊急。他是本兵。正在憂慮。接過這手本來看了。甚是歡喜。復翻身又回衙門中來。叫他三人到面前。道。不意草莽之中。有你們這些忠義之士。但三縣人多。賢愚不等。這事是出在各人舉義。又強不得他的。衆人可肯齊心麼。答道。衆人一來替朝廷保障地方。二來向日大受賊害。如今也求各保父母兄弟妻子身家。都肯力行。只求老爺天恩准行。並賞給盔甲器械之費。就可立舉。但聞得流賊聲息甚急。求恩速行方妙。恐緩不濟事。那就空成畫餅了。史公道。每縣添設這一千人。在何處屯紮。答道。每縣原有一名指揮。領官兵鎮守。如今於縣城相離不

遠。相視地宜。星夜築一大堡。四週環以深濠。開南北二門。內中滿建草房。不但可以屯兵。且可爲縣中犄角之勢。況衆人家口衆多。一城屯聚不下。一聞賊信。聚在一處。城堡各一半。方可保護。不致疏虞。史公道。你們雖想得是。但你們原是爲保障地方。還是在城中守護爲是。衆人道。小人們都曾慮過。屯兵自然是城中有個防守。但臨敵事宜。機不可失。應戰則戰。應守則守。恐爲地方官一時掣肘起來。倘一有失。反誤了數十萬生靈性命。二則城中狹小。存不下這些人口。史公道。每縣既添設一千鄉勇。自然將你們議幾個統領督帥。不然何以爲軍中司命。可行可止。都在你們。如何又聽地方官的鈐制。這兩件事都要兼行。城中一半兵。堡中一半兵。築堡存人家口。也是一件要緊的事。當速行之。諸事我都准行。也還要啓奏。表你們這點忠義之心。正說話之間。當堂投進鳳陽總督報警咨文。史公忙接過一看。內中道。

流賊晝夜緊攻汴梁。四路援兵不敢進逼。周王告急文書募人縋出者數次。諸將帥皆袖手旁觀。竟無半籌可展。汴梁似不能守。恐汴城一破。賊兵乘勝南來。不但京城當戒嚴守備。即鳳陽乃皇陵要地。恐兵微將寡。不能守禦。貴部職司本兵。亦當思調何歷練老成之將。統素常訓熟之兵。以爲聲援。倘有疏虞。皆有攸責云云。

史公看了。半晌無語。忽發聲道。鳳陽馬督有報警文書。說恐賊不日南來。你們當作速料理。你們如今共有幾個人在這裡。答道。手本上有名的都在這裡伺候。史公道。都傳進來。我看一看。傳呼衆人到丹墀下叩見。史公吩咐起來。兩邊站立。定睛一看。一個個腰細膀濶。體大身強。果然都是英雄氣象。怎見得。

那尚智身長力大。腹隱珠璣。不但有決機制勝之才。且能具

驚人潑戰之勇。林忠豹頭虬髯。衝鋒破敵何難。慕義狼腰虎背。斬將搴旗甚易。國守白面長鬚。銀鎗出衆。武備細腰濶臂。金斧稱奇。其餘的都是干城猛將。一個個眞乃草莽英雄。

史公心中大喜。道。目今事不可緩。只留你三人在此等候下落。他們衆人都打發回去。如挑兵築堡建房等事。非旦夕可成者。分頭料理。當速爲之。三人又稟道。老爺明見。今日就着他們回去。還求給一執照。方敢行事。史公吩咐書辦寫了個執照。硃批了。用了印。給與他。衆人叩辭。史公道。別的先去罷。你三人在此。我還有話說。他三人站下。史公道。你們這些人中。也要得千餘匹好馬。纔可禦敵。那流賊的馬多。我們若全是步卒。怎麽相持。這個你們可曾想到麽。這項銀子又出在那裡。你手本上的三千人。用三萬兩製甲冑兵器也夠了麽。尚智答道。小人都算過了。那萬惡流賊說起來令人髮指。聞得他餵養馬匹。到一處地方。把老

弱男婦剖開胸腹。剮去臟腑。以人血拌草豆餵馬。以人腹爲馬槽。那馬膘壯力強。見人都〔有〕呑噬之勢。我們雖有馬匹。如何敵得過他。如今一千人中有一百多馬就夠了。不過要探聽事機。傳報軍情。以及追奔逐北之用。這一項銀子也都想到。如今三千人只用三萬戶養贍。目今三縣共有三萬四千餘家。擇力量稍次者剔出。命他十家出一匹好馬鞍轡。不過三千餘金足矣。永免供應。諒他也自情願。這有四百來〔匹〕馬就儘夠了。至於盔甲器械。如今純用步卒。不用鐵盔鐵甲。那又重又夯。不過好看壯膽而已。流賊全仗弓矢。那盔甲連箭也抵擋不住。用之何益。古人曾說。他甲在身。我甲在心。如今只製黃布綿甲。通身盡畫虎紋。又輕又穩。禦敵時用水濕了。箭既不能透入。穿着又伶便。又可用力。頭上俱做黃布虎頭包腦。厚厚大大的。不但護住了頭項。且使那賊的馬不但不敢咬嚙人。他見這些虎頭繞躍。人身上盡是虎紋。自然

心驚。馬一驚跳起來。馭之不暇。何能更使兵器。至於我兵所用器械。不用他物。一千人中。二百大砍刀。以二百長鎗隨之。用片刀者低頭專斫馬足。長鎗上刺賊人。兼護刀手。二百連枷棍。亦以二百鈎鐮鎗隨之。連人帶馬一齊力打。鈎鐮鎗上可鈎人。下可鈎馬。又可直刺。以護棍手。賊兵從未經過這種戰法。亦一制勝之道。還有二百鄉勇。一百馬兵。皆持長柄大刀。臨陣或衝隊。或追敗兵。隨時調用。那一百弓弩手。帶同衆百姓。預備磚石滚木。金汁灰瓶。護守城池並堡子。愚意若此。求老爺上裁。史公大喜。道。你這一番議論。眞經濟之才也。可惜屈於草莽。果能爲國建功。何慮不爲朝廷柱石。你們且歇息去。我會同衆官商議出這項銀兩來。給你們去製辦。他三人辭了出來。値樂府尹來會史公。史公接了進去。到後堂坐下。史公就叫書辦將方纔他三人那手本拿來。遞與樂公看。樂公接過。展開一看。道。他三人也曾到敝衙門來。他說要到老先

生這邊來呈報。不知老先生准行否。史公道。這是他衆人的義氣。又不費朝廷錢糧。得了這枝父子兵捍禦殘寇。不但說護庇了數十萬蒼生。且保住了朝廷城池。可有不准他的。如今但躊躇這三萬金無出耳。樂公道。弟見他衆人這段好事。心中也甚喜。我們都有地方重任的。得他們保護住了。我輩既免守土之責。且使黎庶免遭無限慘毒。是極妙之舉。也就是爲這三萬金煩難。無處措處。弟之愚意。或守道庫中。京城守道即外省布政。或兩縣庫中。雖不能足數。且湊些出來。看差多少。再來會老先生商議。古云。苟利社稷。專之亦可。支用了的。然後題本。就朝廷見罪。爲了百姓。便棄了這功名。又何害也。不想傳了守道同兩縣問起來。都說四處經餉隨到隨解。尚且不敷。庫中竟是空空如也。眞令人寒心。弟因實無措置。特來請教。當是如何畫策。況這事情甚急。又躭延不得日子。却是怎麼處。史公想了一會。道。弟今請了各部並各衙門衆位老爺來公同

計議。要大家肯爲國爲民。捐俸幫助。更爲義舉。萬不然。我二人問司農庫中借出三萬金來。先給他們用去。然後公同啓奏皇上。就有責備。我二人力認罷了。若因此而獲罪。榮莫大焉。樂公搖首道。捐俸一節。萬萬不能。還是借庫。或尚可行。然大農司未必有如此擔當。也還在兩可之間。史公笑道。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先生太藐視一切了。樂公自愧失言。無可回答。史公差衙役各處分請。不多時。陸續都到。讓了坐下。茶罷。史公道。奉請列位老先生到此。有一要事相商。衆官道。請教。史公道。近接各處塘報。並鳳督來文。流寇猖獗。慘毒異常。自河南一路攻城掠地。又想來寇逼京城。目今六合天長江浦三縣。有許多忠義之志。(士)自爲廩食。奮勇編伍。爲朝廷保護地方。捍禦流寇。所需者盔甲器械。他們爲頭十數人。特到大京兆同敝衙門兩處。求給三萬金。以爲製刀鎗甲冑之用。弟想這些草莽百姓還有忠君愛國之心。難道我輩食朝廷重祿

享高位的反不如他們。寧不自愧。故此請衆位老先生來。不拘多寡。捐俸力助。倘能成此義舉。也是一件爲國爲民的好事。不知列位尊意若何。衆人先聽見他們爲史公所請。以爲是吃酒。不知是做甚有錢的事。都欣欣然而來。（此二語乃作者譏貶衆人之意。）忽聽說要捐俸。眞掃天下人之大興。都都像啞巴一般。默默然無語。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總無一人回答。內中也有幾個尚義的。肯拿出些來。但銀數多了。多出捨不得。少出不濟事。聽衆人聲口如何。（這幾句回護得妙。不然。豈衆人中皆無人心者耶。然而語中猶帶刺。更妙甚。）見這些人都金口三緘。他也就閉口藏舌。內有一個國子監祭酒。名叫做汲斷金。是福建福州府人。聽得要捐俸。急得眼睛睜得有燈盞大。臉脖子通紅。結結巴巴。半日掙出幾句來。道。這固然是好事。奈敝衙門是個冷草(竈)連飯都沒得吃。假一年的俸祿。衣食還供不上。如何有得幫助做這一事。衆人也就接口道。弟輩與大司成都是同病。心有餘而力不足。奈何。又有一個禮部尚

書姓傅名勝。係江西南昌府人。家中有巨萬之貲。世稱豪富。却鄙吝無比。他道。學生待罪禮曹。終年連一個大錢也沒得進益。連買太（大。）臟恰（吃。）的錢都冒有。還要助甚麼俸。況我敝衙門只管僧道儀註。這些募兵捐俸的事情問我不着。這是本兵部同戶部的責任。老先生何不問大司農借。何苦扳扯我們。（此原是史公本意。今却出在傅勝口中。妙。）史公不覺怒起。面紅耳赤的道。我輩朝廷臣子。反不如那些閭閻義士。捐俸之議。不過是上爲朝廷之封疆。求其永固。下救黎民之塗炭。拯拔生靈。而諸君竟無愛上恤下之心。難道朝廷是我一人之君麼。衆人見他發急。語語關着朝廷。難以回答。都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口也不開。史公見衆人不做聲。沒奈何。向牛尚書道。如今事在燃眉。先生庫帑借三萬金出來。且給與他們。弟上本啓奏。若是皇上不認。弟願破家賠補。何如。這戶部尚書名牛騂字日新。就是牛質的族兄。他姓牛。那生性也就是一條蠢牛。答道。目今軍需緊

急。倘一時征調錢糧。何處設法支應。若朝廷見罪起來。如何了得。這斷難從命。這是傅老先生自己捨不得。拿着本部推諉。老先生如何認了眞。問庫裡借起。傅勝發急道。我一個閒曹。是那裡來的錢。你管着戶部。不拿出來。倒扳扯我。牛犇道。我雖管戶部。是朝廷的銀子。豈是我的私囊麼。若拿出用了。朝廷不認。且有擅專之罪。那時怎麼處。先生府上之富。甲旋江右。人所共知。借出這三萬銀子來。如氈上去一毛耳。傅勝越發急得臉脖子發紫。說道。我家雖有幾個錢。是祖宗留下來與子孫的。並不曾叫助兵餉。況朝廷的臣子不是我一個。爲甚麼叫我出。若是我的家事。那就講不得了。這是朝廷家的公事。少不得要問貴部要。牛犇道。雖是朝廷家的事。若有旨意。我自然應付。今私自講借。後來恐弄到我身上。我怎麼敢發。他兩個只管爭競起來。傅勝纔要開口。樂公道。老先生且止言。向牛犇道。史老先生尊意。不過暫挪一時。我二人擔着。少

不得連名上本。即皇上不認。弟同大司馬公賠。這算是因公挪用。決不貽累於老先生。牛騂道。怎麽貽累不着。銀子現在敝衙門庫中。守者不能辭其責。（辱翁曰。這却是實情話。）一位先生要做這忠義之舉。弟却不能以身家功名奉陪。做這迂濶之事。（眞是牛心。）二公請想。還是軍需要緊。還是這未定濟否之瑣事要緊。史公更怒起來。道。爲朝廷保守封疆。何爲迂濶。要說軍需要緊。這難道不是爲朝廷出力麽。牛騂道。二位老先生既說朝廷不認。願傾家賠補。與其獲罪而後賠。何不今日竟慷慨任之。且使朝廷聞知。更見二公忠義。豈不簡捷更妙。衆人附和道。牛老先生這一論。眞痛快妙極。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樂公此時也忍不住了。便大聲道。諸位老先生皆食祿仕朝。難道只我二人是朝廷臣子麽。我二人並不是捨不得家貲。但此是一時立等要用。目下措辦不及。恐緩不濟事。若可以爲。早已自行。又何必請列位來計較。更何必向老先生苦懇。牛騂冷

笑道。二位做忠義豪傑的人。志向自然與人不同。弟輩碌碌。原不足與議。就立起身來。冷笑了一聲。道。奮不顧身者自是聖賢。而明哲保身亦非迂濶。衆官也就起身。道。牛老先生所言有理。我們且別過。不要誤了二公的正務。汲斷金極贊道。列外(音位。)先二(音生。)尊演細疾。(言是亟。)瓦們且棄。(我們且去。)遂大家鼻中冷笑而去。史樂二公送他們去了。復坐下。史公長嘆道。弟先以爲老先生尊言太過。此時看起來。眞是朝廷之上。朽木爲官。殿陛之前。禽獸食祿了。恨聲不已。復道。汲黯矯詔發粟。眞鐵漢。眞忠臣。何古今之不相及也若此。樂公道。此輩庸人。不足與較。且相商此事要緊。爲今之際。尊意若何。史公道。弟此時怒激於中。竟不能想出一條道路來。且事在匆忙逼迫之時。又不能從容緩議。實在沒法。又叫書辦將鳳督馬的來文與樂公看了。史公道。事將奈何。先生有何高見。樂公道。弟倒想了一策。尚不知如何。此時傳了兩縣來。命他傳諭合城大鋪戶。百金

以下本錢者不必論。三五百金以上十數萬金以下者。叫這些人明早都〈早都〉到敝衙門。屈老先生的大駕。也到敝署去。我二人以婉言勸之。激以忠義之氣。那三小縣窮民一年出數十萬❽養兵。難道這一個大京城兩縣鋪家湊不出三萬銀子來。史公想了一想。道。老先生此想雖妙。但恐未能。樂公道。老先生何以見得。史公道。那三縣的人豈都是一心向義。專爲捐助朝廷的。他要顧身家性命。保護父母兄弟妻子。不得已而出者居多。況是大勢使然。十家有七八家出了。那兩三家就不得不出。且每年一家只出五金。力還易爲。這三萬金要一時拿出。他自己又無急難。如何肯捨。況這事又不是強逼得人的。且堂堂臣宰尚猶如此。而何況於閭閻之小民乎。樂公道。弟也想到此處。偌大京城難道沒有四五千大鋪戶。每人不須十金就夠了。恐也還易舉。史公道。若做得來。是極妙的了。先生請回。今日趕着命兩縣去傳。明早弟到貴衙

門來。樂公作別而去。史公也回家去了。樂公一到衙門。就傳了兩縣吩咐了。約於明早飯時齊集衙門。到了次日。史公老早就來了。吃了便飯。到巳刻。兩縣進來稟各鋪戶到齊了。呈上兩本冊子。兩縣各開地方鋪家的名字。二公看了。恐衙門丹墀窄小。人多站不下。遂同步到大門外來。把上項的事說了一遍。並要他們樂助這宗銀兩。說了許多的忠義的話。又道。這也不強你們。但出在你各人心裡。願出多寡。就註在各人名下。說完。吩咐兩縣叫把那花名冊那(拿)與他們親自去寫。他二公進來。兩縣吩咐書辦拿了冊子叫衆人去寫數目。二公在後堂閒話。外面傳進一角文書。係亳州知州金蘇的申文。書辦拆開呈上。樂公看道。

南直隸亳州知州金蘇爲懇恩旌奬節烈以勵人心事。流寇大隊盡駐汴梁。其游賊四出劫擄。民間子女多遭淫掠。職所屬離城百里。有一節義村烈婦余氏。係何光衛之妻。年十七。

適光衛。今始十九。聞賊將至。知其地賊所必經。烈婦即以針線密縫衣褲。預爲死計。明旦寇至。乃抱幼女同從姪女唐氏婦走避。道遇賊。即投水中。旣没復浮。仰見唐氏婦尚竚溪畔。乃大呼曰。汝欲出醜耶。可速下。於是唐氏婦亦投水死。三旬寇退。光衛歸家。循溪十餘里得烈婦屍。尚緊抱幼女。而唐氏婦附焉。時值盛暑。已經匝月。兩屍面色如生。毫無腐穢之氣。見者無不驚嘆。地方呈報到職。據實通詳。祈恩旌奬。亳州之地正當孔道。賊若南侵。決不捨此而出他途。今旌奬二氏之貞節。不但使婦女聞知。捨淫就義。亦可激勵男子。奮忠義之心。或可守此彈丸之地云云。

樂公看了。遞與史公看畢。嘆道。一鄉僻女子能知死於節烈。而鬚眉男子食朝廷之祿。反俯首從賊。搖尾乞憐。是何心哉。樂公即吩咐本房做

本。題請旌獎。到午後。兩縣送進冊子來。二公翻開一看。許多當鋪紬緞鋪金珠鋪都是一兩二兩的居多。三兩五兩的還有些。一個十兩的也沒有。翻到後邊小鋪戶來看。盡是一兩。或見一個錢米鋪鮑信之。註着助銀一百兩。眞是空谷足音。不得不驚。二公驚訝道。多少大鋪家連十兩的也沒一個。他一個錢米鋪能多大本錢。肯出這些。必有緣故。叫他進來。衙役出去傳呼。鮑信之隨了進來。跪下。二公道。你起來。他便立起。樂公道。近前來。他走到跟前。樂公道。兩本冊內上。兩縣約四千多人名。十兩的並無一個。你有多少家私。就肯捐出一百。鮑信之又跪下。樂公道。不必跪。起來講。他站起。道。二位老爺。今日之舉。不過是忠君愛民的事。又非自己要入私囊。小人但恨本錢少。鋪中不過三幾百金的局面。若家私大。就助一千二千也該的。況素知流賊的凶惡。恨不得殺盡了他。以除衆害。小人雖是小民。也有些忠義之氣的。但恨力量不能。二公聽了。嘆道。若人

人皆如你心。何事而不可爲。叫書辦將冊內銀數一算。通共不足萬金。史公道。這尙不足三分之一。奈何。樂公道。這銀子如今且不要他們的。倘事做不來。豈不像騙百姓的銀子用。且叫他衆人回去。等用時再來傳諭。不用就罷。兩縣出來吩咐了。衆人散去。鮑信之也去了。史公道。這事怎麼處。樂公道。此時急也無益。且稍緩再爲設策。史公道。做官到底是貪婪的好。若我輩在宦途不爲不久。職也不爲不尊。而竟毫無私蓄。要有宦囊。何等便易。何必費這許多周責(折)樂公笑道。不然。那種肯聚歛宦囊的人。他未必肯來做這些事了。況且我們今日就算這件事做不來。上不愧於朝廷。下不慚於百姓。較之貪鄙吝嗇者。又覺此中稍安。今日上托聖天子之福。倘這數十萬生靈不當膺鋒敵(鏑)之苦。或另有機緣。亦未可料。史公長嘆了兩聲。作別去了。却說鮑信之回家。正打買文物門口過。想道。久不見老爺了。我順便進去看看。到了門首。賈

閣進去說了。賈文物正在書房中。聽說。叫請他來。鮑信之進來。作揖坐下。賈文物道。許久不到。今日往那裡去來。鮑信之道。一向窮忙。失於親近。今早府尹樂老爺傳到衙門中。纔回來。賈文物道。傳你有何事。他遂將史樂二公勸慰幫助的那些忠義的〔話〕說了。便道。這些奴才。整千整萬銀子的本錢做着大買賣。都只助三兩二兩。一城的鋪子。連十兩的也沒有一個。門下激起一點義氣❾來。我就寫了一百兩。雖知他也無濟於事。也盡我這一點鄙心。愧一愧這看財奴。但恨我窮。我若有十多萬的家私。叫我獨認。我也肯。想這一番義舉。若能救幾十萬人性命。豈不比童老爺那年施粥賑救萬數人的功德更大。比宦老爺代償拖欠的仁慈更廣些麼。我看史樂二位老爺見湊不出銀子來那個急法。他也不過是憂國憂民的念頭。門下雖有尚義之心。而無助銀之力。奈何。賈文物聽了。尋思道。他多大本錢。倒有此義氣。我前日算算我的

家私。數年累積也將有二十餘萬了。宧哥童弟他兩人做了多少好事。
獨我不曾。我何不獨行這一場義舉。忠君愛民。其功也不在他二人之
下。主意定了。便道。罷。這一件事我獨任了罷。我今日齊了銀子。明早去
親見樂公。你明日早來。拿我個手本。到兵部稟知史公。也史(使)他歡
喜歡喜。鮑信之慫恿道。老爺若做了這一件美事。自然要上達天聽。那
就朝野馳名了。門下明日早來效勞。遂別了回去。賈文物到了房中。帶
着金銀珠玉四個妾。搬出六百封銀子。堆在一處。富氏問其故。着實歡
喜。道。這是救人的好事。應該做的。況去了這些。也還窮不着我家。我每
常會着宧家姆姆。童家嬸嬸。無人不贊他們丈夫的好處。我臉上好沒
光彩。今日你做了這事。我也添了多少體面。賈文物見富氏這樣興頭。
分外鼓舞。次早。賈文物起來。寫了兩個手本。鮑信之也來了。付了一個
與他往兵部去投遞。叫家人拿了一個。坐轎到府尹署中來。門上認得

是本官相契厚的。連忙傳進。樂公請入後堂。坐下茶畢。賈文物方說道。聞得老先生與大司馬史公有爲國爲民的一番事。所少者不過三萬金耳。竟無一個仗義之人。以成二位老先生義舉。以救百姓。晚生深爲扼腕。晚生雖非富翁。願力任此。助三萬金。以全二位老先生美事。樂公大喜道。三公可謂樂善不罷音疲。了。但這三萬金非細事。急等要用。年兄可曾打點。約料幾時可得。賈文物道。老先生這邊。晚生可敢孟浪。都預備齊了。方敢來奉告。此時若用。就可取來。樂公更大喜。道。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我此時同年兄去會會史公。也使他歡喜。趁今日尚早。還可行事。賈文物道。晚生已着人稟知史公去了。樂公道。既如此。年兄且在此寬坐。等貴使的回信。叫了個衙役來。吩咐道。你飛星到兵部衙門去。看見賈老爺的管家叫他來。衙役稟道。不知賈老爺管家貴姓是甚麼。小的好去問。賈文物道。就是昨日在此的那個鮑信之。差役應諾

去了。樂公問道。這鮑信之竟有一腔義氣。原來是貴紀綱。賈文物道。他非晚生家人。不過在舍下走動就是。二位老先生這一番事。也是他昨日在貴衙門回去。到寒舍說的。晚生方纔知道。不講他二人閒話。且說鮑信之到了兵部。値史公在大堂上坐着。因這一項銀子尙無影響。一來賊信甚緊。二來他是個做大人的。興抖抖准了呈子。又給了執照築堡挑兵。這件事人人皆知。今爲沒有銀子。忽然罷了。如何行得。心下十分作難。眞是。

一心分(粉)碎萬民憂。兩眉愁鎖無錢恨。

正在躊躇。忽見門官進來稟道。有一個助餉的人在外面稟見。史公聽了甚喜。而又詫異。叫快傳進來。須臾。鮑信之隨了進來。跪下。史公認得是昨日助一百銀子的那人。只道他送了銀子來。便道。你上來。他起來走到公座傍。史公道。你送銀子來了麼。若全城都像你這等仗義。何消

本部慮得。方纔門上人來稟說有人來助餉。本部正在疑惑。那裡有這等好人。原來還是你。鮑信之稟道。小人不是送銀子來。諒那些須。濟不得二位老爺甚事。便把賈文物的稟帖呈上。道。小人昨日回去。見了這賈進士。說起老爺與樂老爺二位這樣爲國爲民的心腸。竟無一人肯於體貼。賈進士一時仰體二位老爺龍心。力捐三萬兩。以成美事。他不敢造次來稟見。着小人先來稟知。史公大喜。復大笑道。不想名教中竟還有這等義氣漢子。眞令這些庸奴愧殺。你如何認得他。鮑信之道。小人是他門下。小人也是蒙他的恩德提拔起來的。史公道。你東人如此古道。無怪乎你纔有這種義氣。他有此等高情。我先到他家去拜謝。就起身叫搭轎。鮑信之道。小人來時。賈進士見樂老爺去了。此時恐不在家。不敢勞老爺大駕。史公道。他既在樂老爺處。我就往那裡去拜他。且還有事同樂老爺商議。你也跟我去。便上轎起身。吩咐到府尹衙門來。

此時府尹的衙役正在門口等飽信之。見史公去會本官。如飛的報信去了。樂公正與賈文物敍話。衙役來稟道。小的正在兵部門口等候賈老爺的管家。不見出來。史老爺來會老爺了。少頃。聞得史公到了。樂公同賈文物出來接着。史公問樂公道。這位就是賈年兄麼。樂公道。正是。史公上前。一把拉住了手。笑道。年兄這樣高德厚義。學生竟不曾識荊。眞是俗吏了。賈文物道。久仰山斗。未敢進謁。今得瞻韓(仰)何幸如之。攜手同進後堂。賈文物一揖。就下一跪。史公忙抱住。道。怎敢動勞。學生該拜謝纔是。作了揖。史公道。學生要到府的。因貴門下說年兄在此。特來奉拜。賈文物一恭到地。道。何敢勞老先生玉趾。晚生反得罪了。史公問樂公道。老先生與賈年兄素常相識麼。樂公道。相契久矣。弟當日到任之初。正遇兩省流民飢寒待斃。弟竟束手無策。將他三人如何救拔了這萬餘飢民的話。說了一遍。史公道。前番的事。人皆敬仰。自不必說。

今日這一番高誼。不但學生佩服。這些買賣中人何足道。使各衙門諸公聞知。都該愧死了。賈文物道。些微小事。何敢當老先生過譽。史公因見鮑信之在傍。問賈文物道。這人是貴門下麼。賈文物道。他開個小錢鋪。常在舍間走動。史公道。年兄讀書君子。還有一說。不意他一個經紀中人。竟肯這等仗義。却是難得。又問道。年兄所云之物。幾時纔得齊備。樂公道。賈年兄英雄作用。已經預備下了。要用就可取來的。史公喜道。妙極。妙極。既承盛情。早一刻得一刻之濟。賈年兄在此坐坐。煩盛使回府發了來罷。賈文物道。還得晚生回去照看。就着鮑信之押來。晚生不來復命了。史公道。既如此。不敢留。亦不必復勞大駕。容日再拜晤罷。賈文物告辭。他二公要同送出來。賈文物再三道。老先生請留步。怎敢勞動尊步。樂公道。老先生請坐。我送罷。賈文物道。二位老先生商議正務要緊。晚生托庇帡幪久矣。何必拘此。樂公道。既如此。遵命了。只送到大

堂後邊。一揖而別。賈文物出來。鮑信之也隨了去了。二公又坐下。史公笑道。先生竟有先見之明。學生弗如也。樂公道。老先生何以言之。史公道。老先生昨日說上賴聖天子之福庇。若這數十萬生民有救。自有機緣。不意就遇賈年兄這等豪爽義氣。豈非老先生之先見。他這一番好處。定要上達聖聽。倘有恩綸。庶可稍報他這種盛德。樂公道。老先生尊意極是。他雖不望報。若朝廷肯加恩於他。亦可鼓勵後人。史公道。今大事已濟。可即吩咐他們領去。但只兵無主將。何以行得。弟的意思。將他爲首三人。先委他三個守備職銜爲總領。其餘手本上爲頭的人。三營設九員千總。十二員把總。俟有功之時。再行題請實授。一來可堅他仗義之心。二來鼓舞他衆人的義氣。老先生尊意若何。樂公道。此舉允合人心。當理是極。史公顧左右道。尙(慕)義等三人在何處。可去傳來伺候。衆人稟道。現在衙門首。不多時。鮑信之進來稟道。銀子到了。請二位

老爺示下。放在何處。史公道。就放在堂上。二公同出堂來。坐下。吩咐傳慕義三人進來。慕義等進來。跪下。史公叫起來。近前。道。銀子有了。你們應買甚麽。到這裡領去。作速製辦。早早預備。我看你三個人。不但義氣可嘉。智勇亦爲一時之傑。本部委你三人三個守備職銜。統領衆人。三處本部起三個營名。以便識認。慕義所轄就名爲義勇營。林忠爲忠勇營。尙智爲智勇營。新築三堡。亦以此名之義勇堡。忠勇堡。智勇堡。三人跪下道。蒙老爺天恩。但小人們尙未絲毫報効。怎敢就蒙委職。史公道。幾千人沒有統帥。如何有紀律。再給千總劄九張。每營三員。一爲中軍。二爲左右翼。把總劄十二張。每營四員。爲分汛游擊。你將前本內有名的好漢。量材補授。我給你們空名劄去。只管塡上申文來就是了。明日早堂。到我衙門領劄。俟候有功。題請實授。三人就叩謝了。又向樂公叩謝。復又稟道。倘有賊至。小人們只管拚力迎敵。守城之責。還是地方官

的事。各有分任。不得互相推諉。推諉恐其誤事。史公道。說得是極。三縣城守指揮的名字叫做甚麼。你們可記得。答道。一個叫做裘道饒。駐天長。一個叫做卜濟世。駐六合。一個名叫做聞則陶。駐江浦。恐那時的文武官。無一個不是求盜饒。不濟事。聞賊逃者。恐不只三指揮耳。史公道。也是明日在衙門行文與他。他三人各自耑管守護地方。稍有疏虞。軍法從事。慕義等又跪稟道。小人們雖各統一營。還求老爺差一員文官。同心協力的共事。恐地方上有甚麼事。即小人等或有功罪。也便於申報。小人們只管得營務。史公對樂公道。這也是他們謹慎處。恐地方上文官有不肖之心。妄爲詳(佯)報。要個監理之意。老先生着甚麼官去好。樂公道。各官皆有職事。若使不得其人。倒僨了他們的事。因叫過鮑信之來。道。本府看你是個忠義好人。我擡舉你。給你一個照應職銜。一輪四個月。分駐三堡。他們有功有過。你俱據實呈報。俟他們建功之日。我也題補你。鮑信之忙跪下。道。念小人一介小民。

毫未效力。怎敢蒙恩委職。史公道。這是樂老爺愛你這一點忠義之心。委了你。好同他們共事。只要你協力同心。就算補報了。不必推辭。謝了就是。鮑信之向二公叩謝了。樂公道。你也是明日早堂領箚。你名字這個之字不好。去掉了。只叫鮑信。你同慕義等三人明日都備了官帶。領箚之後。押着銀子。就同他們一齊起身。慕義三人又稟道。還要採買一應當用物件。尚求寬限二日。史公道。使得。該用多少銀子。到樂老爺這裡支用就是。鮑信又稟道。三萬銀子製辦軍裝。非同小可。求老爺諭縣。撥夫搬運。差營並領兵護送。方保無虞。二公笑道。他就是個做官的樣子。想得是。吩咐書辦行文知縣。撥夫擡運。委城守把總一員。兵五十名。押送了去。臨期齊集。勿誤。尚智又稟道。這挑選的三千鄉勇。要求老爺恩免他本身丁差。樂公道。這是理當。你們這冊移到本縣開徐。(除)叫他申上來就是了。吩咐完。史公也作別去了。次日。四人在兩衙門領了

笏。尙智等三人係老虎補服金帶。鮑信是鵪鶉補服角帶。都紗其帽而圓其領冠帶着。兩處叩謝了。各人分頭行事。梅生同鍾生到他們寓處。攜酒盒來拜賀。斟鍾要請他三人。三人說有公務緊急。苦苦辭了。只到鍾生梅生家一拜謝。連話也不能多敍。就告別採買各項去了。鮑信一個買賣人。忽然得了一個八品職銜。眞是平地一聲雷。把錢鋪也收了。南京繁盛地方。只要有錢。百事一呼而集。他就投了三四個家人。買備了冠帶圓領。領出笏來時。就乘兩人轎到了家。燒了天地祖宗喜神香紙。就有許多親友男婦拿果盒來道喜。他堂弟鮑復之同妻貞姑都來稱賀。那含香眞是喜從天降。公然間奶奶起來。心中暗暗感激賈文物。虧他少年時沾了他些貴氣。今日攜帶他夫妻俱得了好處。鮑信又到賈文物家來拜謝。賈文物見他做了官。也着實歡喜。道。這是史樂二公的恩德。何故謝我。鮑信道。不是托老爺的洪福提攜。晚生焉能到此。數

年門下之恩。以俟將來報答。賈文物待他也自不同往日。要留他酒飯賀喜。他辭道。晚生一則要幫他三人買辦東西。二來家中還要料理料理。行期匆迫。也不能再來叩謝了。賈文物見他有事。也不強留。兩日內。他們買辦完了。辭了史樂二公。一齊起身。當日就到了江浦。鮑信雖是個委署職銜。却是上臺差官。知縣衙官少不得都來接拜。他把兩處東西交與知縣。指揮又撥兵夫送往天長六合去了。慕義林忠尙智各到了家。着人連夜督築堡子來。星夜製辦盔甲器械。招買馬匹。不日完成。會同鮑信將箚副按名塡補。申文去了。又將三千壯丁造冊。送縣開除。又挑選了幾十名力壯身強的好漢。委充百總管隊總旗小旗同營頭目。又沿途立了烽火一處。有警烽火一起。兩處就到接應。慕義三人要顯自己威名。他本營軍士稱爲飛虎軍。林忠稱爲猛虎軍。尙智稱彪虎軍。諸事料理停妥。聞得汴梁被賊放水衝沒。亳州亦爲賊有。鳳陽各處

報急文書傍午於道。他三人知流賊不久要來。皆磨拳擦掌以待。再說史樂二公約會題上本去。先說慕義林忠尙智同三千鄉勇自備資糧。保護地方。俱權委守備千把職銜。並委鮑信照應監理。後將甲子科會試中式舉人賈文物助銀三萬。製辦軍裝的話。詳細奏上。又道。乞恩優敍。以鼓後人仗義之意。云云。崇禎看了甚喜。着吏兵二部會議具奏。兩部議了上去。慕義等忠義可嘉。俟勦賊建功之日。題請實授。賈文〔物〕捐貲爲國。着免其殿試。賜二甲進士出身。超補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鮑信俟贊功一並題補。奉旨依議。就有報子星夜下來。分頭去報。報到賈文物家來道喜討賞。賈文物雖然歡喜。想道。鍾兄是有大見識的人。我去請教他該受不受。就到鍾生家來會着。將損(捐)貲殺賊並授職的恩旨請教他。鍾生道。兄意如何。賈文物道。因此不決。故來請教。忝在瓜葛。多年契厚。甚勿隱諱。鍾生道。這樣高遷大喜。弟本不當勸阻。既承

問道於盲。不敢不以忠言相告。但兄此番義舉。耳其名者。無不稱揚敬仰。若因此而得官。與資郎何異。不受的更高。賈文物喜道。幸得請教高明。不然幾乎自誤。遂回家推病不至。及至部文到時。史公差人來道喜。他已推病久了。不願受職。史公強勸他數次。斷不肯應命。史公同樂公親到他家中來苦勸。他婉言再四回覆。二公更敬他高尚。只得奏云。賈文物因久病未及殿試。蒙特恩賜進士出身。代題叩謝天恩。不能受職。崇禎正在缺餉之時。要鼓舞人心。批旨道。賈文物俟病痊之日到部供職可也。又報了下來。賈文物復來請教。鍾生道。聖主之恩。爲臣子者不可過拂其意。兄但受虛名。不去到任。這又何傷。他纔受了。雖不曾到任。已是欽賜二甲進士超授的五品京職了。誰不來尊奉。親戚朋友賀者塡門。鍾生把前事向宦蕚說了。約會了梅生童自大。叫戲擺酒來賀喜。賈文物又還席道謝。外邊官家。內邊堂家。也熱鬧了十數日。史樂二公

都有花紅羊酒來作賀。賈文物特席奉請。又約鍾生宦萼童自大相陪。

閒話按下。且把流賊攻打汴梁的慘毒。聽我細述。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賊兵飢困。圍困河南府。福王常洵在內。河南八府惟汴梁與洛陽未破。李自成就食無所。志在必得。攻擊甚勁。舁各府大將軍砲環城密布。迅發如雷。三日後。賊勢稍殺。傍晚。總兵王紹禹叛兵內應。洛陽失陷。衆賊入城馳殺縱火。喊聲大震。福王及世子由松（即弘光。）與鄭太妃俱縋城走。福王軀腹肥重。不能遠行。黎明猶藏附郭民居。被賊兵搜執。牽入城內。（王字之上從未見有牽者。福王被牽。其王爲何如王哉。已如羊豕等。無怪乎爲衆賊所烹而食了。）舊紳大司馬呂維祺亦被執。遇見西關。王哀呼道。先生救我。呂維祺道。我命亦在頃刻。但名義甚重。王毋自辱。欲再言之。已迫牽去。福王見了自成。詞色悚怖。泥首乞命。李自成縱橫肆惡。數責其罪。傍有一個賊將。撫王肌。垂涎叫道。這樣一塊好肉。大王何不殺而食之。自成點首。那賊遂將福王殺了。稱重三百六十

斤。臠分肢割。與囿中之鹿同烹。列賊臚食。謂之福祿酒飯。唐封道弘軀肥股大。李勣戲之云。爾殿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余謂。福王之軀略胖即休。何須爾許大。徒供賊人飽食。福王爲賊所啖。衆所共知。弘光即位之後。不思殺賊復仇。惟以漁色爲事。可謂天理良心喪絕喪盡者矣。呂維祺罵賊。氣節不稍挫。賊怒殺之。那時所在震動。巡撫李仙風出戰河北土寇。汴梁城守副總兵陳永福往洛陽收輯殘破未回。二月初九日。賊乘汴兵盡出。疾走三晝夜。十二日抵汴梁。辰巳時。有⑩馬賊三百僞稱官軍到西關。居民紛紛入城。午未時。步兵及大營隨到。巡按下令築門守。因賊攻西城。祥符縣知縣王燮領衙役兵登城堵禦。巡撫高名衡同衆官分守各門。周藩承奉曹坤。左良史李映春。率周府勇士八百人登西城守禦。下令民間有能出城斬一賊者。賞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銀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石擊傷者。賞銀十兩。百姓持弓矢刀槊者。紛紛登城。先是城垛口用桌面門板蔽砲矢。仍然打透。官兵手足不能施。生員張堅獻懸樓式。用大柏木三根。上排橫木十餘根如筏。其廣可跨∧可

跨〉五垛或三垛。出垛外四五尺。每樓容十人。賊臨城下。官兵從上用火罐砲石擊之。樓堅厚。砲石不能入。又高出。能蔽身。官兵得施展手足。推官黃澍督造。一夜成十五餘座。分置城上。先是賊穿城六孔伏其下。官兵城上擊之不及。今從懸樓擊之。無不中者。怒賊甚。雨射終日。箭揷城垣如蝟。賊以四十八人舁一大雲梯。將抵城下。官兵放大砲擊之。俱死。隨發萬人敵火罐。悉燒之。並燒死紅甲賊首一人。宗室生員朱之滄縋城誘賊與言。斬之而回。賞銀五十兩。陳總〔兵〕在洛陽聞賊攻汴梁。兼程兩晝夜赴援。十六日夜至兩關。三鼓。由孤魂壇穿城營進小西關。砍死賊無數。遂統騎兵至城下。巡按令伊子陳德看眞。開水門放入。步兵貪取賊兵所遺騾馬。次早尚在小西關接戰。被傷被(頗)多。一兵登屋。手殺七賊。賊不敢近。被賊亂箭射死。西城有石礮十八層。賊見而懼。遂不敢攻。十七日。闖賊雜衆賊中至城下窺視。有識之者指示。陳總

兵子陳守備射之。中左目下。深入二寸許。此一箭不能殺此賊。豈非天乎。明朝當興。郭英無心一箭射殺陳友諒。明朝當亡。陳守備有意一箭不能射殺李自成。誠天數也。抱頭驚擁而去。闖瞎子之名自此始也。賊常出挑戰。陳總兵發兵出迎。至濠各退。賊欲誘官兵深入以擊之。官兵亦以賊衆我寡不中賊計。一着藍甲賊首忿恨躡退。爲陳兵所斬。十八日黎明。賊前鋒西向逡巡終日。至夕陽遁去。時傳左兵將至。又傳保兵渡河。賊解圍去。破密縣。又走登封。此次闖賊因乘汴梁空虛。來攻其不備。他帶領精兵不過三千。脅從之衆也不過三萬多人。賊去後。知縣王變督衆修葺城垣。晝夜兼工。十日告竣。各官募兵添設營伍。防賊再至。知縣王變創立社兵。八十四地方立八十四社。擇民家有一二千金產者出兵一名。或兩家出兵一名。萬金產者出兵二名。巨商亦然。每社社兵五十名。擇殷實素行員生爲長副領之外。還總社五人。按五所五門。各置一人統之。凡四千二百不餉之兵。諸上臺時加奬勵。無事則團練習藝。有事則登

陴守禦。三月二十三日未時。賊七騎飛奔曹門。貼僞告示二張於柵上。守關兵追之莫及。是夜。賊大營到。闖賊屯土堤外應城郡王花園內。小曹操羅汝才屯繁塔寺。知賊必來攻東城。王知縣半夜遣人召李光壂爲右所總社。統社兵各照汛地防守曹門至北門。巡按任濬。巡撫高名衡。副總兵陳永福。同衆文武派守各門。二十四日。督師丁啓睿領兵三千。自南陽赴汴。就濠邊築壘防守。賊至。一戰輒敗。兵悉降賊。北門月城爲賊所據。有上至瓮城者。守北門回營。加銜都司李耀率數十回兵。各持大柳椽。躍過瓮城。盡擊賊落下城。王知縣急擲火盡焚之。曹承奉率周府勇士用土築門。至其半。門上有二孔。有賊來拆門者。從孔中鈎住。斬其首。賊遂不敢近。撫按下令。民間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斬。賊驅難民負門千餘掘城。城上用磚石擊死甚衆。照賊擊去。磚石不能擊者。擊以柴加烘藥下燒之。賊自出。火燒晝夜不息。自曹門至北門。環垣十餘

里。次日。賊攻東北愈急。社兵有殺賊者。即報開封府總社紀功。東北角賊掘一大孔。用大砲攻城。傷兵頗多。城上用一大砲殺賊更衆。賊拆城開二丈餘。大砲十餘並放。步賊先登。馬賊繼之。官兵亦放大砲十餘。步賊至半途者。一擁而下。死者無數。每夜對攻數十次。至晚稍歇。汴梁謂佃戶爲牛人。此時稱爲牛兵。一夜鼓。巡撫發珠帖。令黃推官速撥牛兵三百赴援東北角。崇禎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去年二月十二日攻城起。至今已將一年矣。而四路竟無援兵殺賊。尚成何世界。是何軍政。亡國景況一至於此。可嘆。賊用陰門陣。驅婦女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上點大砲悉倒洩。城上急用陽門陣。令僧人課(裸)立女牆叫罵。賊砲倒洩。昔明有一帝。見宮內豢豕。謂侍臣曰。宮闈之中。蓄此何用。命悉發光祿。後一夜。宮中獲一怪。索豬狗血厭之。而夜深。豬不可得。帝嘆曰。祖宗法自有深意。向之畜豬。焉知非爲此。所謂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備也。余嘗謂和尚一教。亦世間可有可無之人。比閱至此。破陰門陣亦大有用處。亦不可少之。然而大有疑焉。男人皆陽具。何故不可破此陣而必用和尚。愚意度之。豈以男子陽物微。不足以敵盛陰。因和尚上下兩光頭。以二陽而破一陰乎。殊不可解。俟高明敎之。一元子曰。三敎一體。賢愚不一。智者當自悟。作此批者。愚而且蠢。無味。賊又剜城。城上分中掘透其孔。以磚石長鎗擊刺。賊不能存。後賊不剜直穴。更傍剜小穴以避之。賊伐柏塾數臺。長十餘丈。

廣五丈餘。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放大炮攻城。城上用方木長丈餘。廣厚二三尺。築一方臺。高出柏臺三丈。置大砲擊之。柏臺之賊悉死。生員張爾猷獻懸砲石式。立長柏木三如鼎足。懸大砲其上。望柏臺擊之。連斃數賊。保定總督遣兵扮乞丐送蠟書來。云大兵即至。巡按任濬傳示城頭。羣情愈定。丁督師兵三千先旣降賊。闖賊恐爲內應。誘至老營點名。俱縛手斬擲蓮花池。殺得好。殊快人心焉。賊在曹門北心字樓下掘一巨洞。我兵城上掘透。賊在內死據。兵莫能入。巡撫懸二千金置洞口。上硃書。有能奪此洞者賞。朱呈祥領百餘人。先用柴懸入洞中之半。加上烘藥。隨以多柴塡燒。極熱。賊不能存。乃灌水百餘斛。帶短刀跳入。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容兵五十餘人。凡三十六洞。俱以兵守之。賊晝夜竭力剜城。盡爲官兵之用。於是人心愈奮。一夜。三更大雪。任巡按令選奇兵五百。由水門銜枚出。傳令總社。約以暗號。奇兵過濠外。分數處砍入賊營。賊衆驚起。奇兵退

走濠內。賊躡足追來。各洞兵齊出。斷賊歸路。奇兵復回。合殺一處。斬賊首七百八十三級。數十賊頭持刀驅其負門。持短撇入原掘洞口。官兵在內奮擊。不敢近。欲另掘。又被懸樓磚石擊走。回至濠邊。持刀賊乃盡殺之。屢驅屢殺。於是終日死者萬餘。陳總兵守大洞口。連日與賊戰。賊齊放大砲百餘。步賊隨砲聲上城。城上放砲。連倒洩三五尊。陳總兵置一大砲於胯下。命速點。大呼道。忠臣不怕死。砲竟不倒洩。百砲萬努（弩）齊發。打死衆賊。成了一堆虀粉。賊砲中傷官兵亦多。官兵愈加奮勇而前。對陣處無一線之隙。急取王府及各寺廟門千餘。添築城牆。添一層。打透一層。築至七層乃止。賊又於東北角之南。陳總兵汛地之地北。貼城牆外壁剜一穴。約廣丈餘。長十餘丈。每日以布袋運火藥於內。約有數十石。置藥線兩根。長四五丈。粗如斗。是日。馬賊千餘。俱勒馬濠邊。步賊無數。巳時點放。藥煙一起。迷如深夜。天崩地裂聲中。大磨石百

餘及磚石皆迅起空中。碎落城外。可二里餘。馬步賊俱骨肉如泥。間有人死馬驚逸者。城上城內未傷一人。此眞天意。非人力也。雖云天意。然亦理勢使然。洞口向外。如放砲同。自往外洩。不往內坐也。賊如是有退志。賊意懈。攻打俱緩。惟砲聲未絕。十五日。老營賊五鼓拔營。攻城之賊未動。午時。賊馬飛奔。呼衆賊速走。自西北往東南。揚塵蔽日。十六日。巡按命啓門。遣黃推官王知縣往視賊營。周視賊營中。牛驢頭皮腹肺。間以人屍。臭穢滿營。內外廣八九里。長二十餘里。以繁塔寺爲聚糧之所。糧深三尺。賊所遺婦女二千三百餘人。悉歸城下。因收月城內。禁民兵掠奪。俟其親屬認領。次日除〈除〉領去外。尚存三百餘口。悉送尼庵。每日人給麥一升。黃推官王知縣張伴讀總社李光壂出城遍視。自曹門至北門十餘〔里〕。賊凡剜三十六處。幾爲平地。屍橫遍野。斷髮滿地。死傷者不下十萬。令地方掩埋。十日未畢。十九日。馬丁張賀四將領兵三千。自汝寧府來赴援。遣三千人好造化。幸遇賊去。若早來幾日。未必得保生全。悉

令沿濠結營。看守修城。修完。仍遣之去。此三千兵只算得來監工。豈算救援。此一次闖曹二賊合攻汴梁。精賊約有三萬。脅從之衆有四十餘萬。攻城死者幾半。二賊到朱仙鎮點閱精兵。除亡外。中傷者二千八百〈餘〉七十餘人。俱以方桌仰舁而去。左良玉兵至杞縣。號十萬衆。賊甚懼。故聞風解圍遁去。左兵二日追至郾師白沙河。與二賊連戰十八日。屢次俱勝。左鎮見賊衆不能撲滅。只殺跑了他。解了汴梁之圍。便引兵回保襄陽去了。二賊走至項城。殺西兵三千。汴梁賊方去。黃推官李光壂同知縣率人運磚燒灰。竭四十晝夜之力。躬視版築。城垣一新。賊之偵者見金城如故。疑有神助。任巡按高巡撫合疏奏李光壂功勳。奉旨持賜拔貢。賞太輕。王知縣行取進京。此庶幾可。而黃推官亦有大功。恩賞竟無。李光壂辭總社。不許。闖曹二賊連陷十七州縣。有一笑談。一人誤中流矢。請外科看之。此醫以鋸鋸去箭桿。索謝。其人曰。鏃猶在內。奈何。外科曰。那是內科的事。與我無干。左帥是當時馳名大將。將來殺賊。只解了汴梁之圍。便回保襄陽。縱賊屠此十七州縣。豈此城池非朝廷之疆土耶。揆其意曰。襄陽係我所轄。汴梁既解。各保地汛要緊。此十七州縣。非我之屬也。亦與外科鋸箭同意。三月二十二日。寇睢州。賊入城搜

掠財物。未殺一人。（此城人何幸。）二十七日。攻陷歸德府。夷其城。殺戮甚慘。（宋獻策即歸德人。爲闖賊之心腹。視其屠桑梓之中。不出一語相救。眞忍心哉。此賊也。）四月。合土賊袁時中抵杞縣。屠其城。闖賊欲袁賊先攻汴梁。袁賊懼。夜半拔營東去。闖賊追至亳州界。連戰敗之。復歸圍汴。二十八日。諠傳賊將至。衆官悉登城守禦。五月初二日。賊頭哨先到。馬賊徘徊堤上。步賊於堤外曳枝揚塵。作疑兵之狀。次日。賊老營兵到。屯閻李寨。距城二十里。闖賊屯其中。衆賊頭目環營其外。縱廣約十五里。曹賊屯橫地鋪。相連不遠。賊後隊俱到。堤上賊馬往來不斷。時有游騎下堤。將至城而旋。步賊下堤割麥。或數十百人爲一羣。官兵亦出城爭割。賊東兵西。兩不相値。偶然卒遇。兵多賊即走。賊多兵亦走。數日麥俱盡。僅存堤邊之麥。十三日。左鎭及楊丁二督帥領大兵援汴。前鋒至朱仙鎭。賊遣三千騎往探。賊將堤上未割之麥盡行焚燬。左總兵屯營朱仙鎭。率大軍收服土寇劉扁子等。連營四十里。號四十萬。闖賊三

千偵騎俱被擒斬。十六日夜。闖賊跟蹌移營馳拒左兵。賊知偵騎被殺。心中怕甚。盡棄營中器物而去。次日。難民自西南來。說賊已夜遁。陳總兵選健卒往探。果是空營。滿載遺物而歸。賊遺麥豆甚多。魚雞鵝鴨豬羊之數。及金銀器物床帳車輛衣服。無不盡備。其精好者。皆爲兵有。民日擔糧二回。數日。兵民約得麥豆二萬餘石。二十三日。丁營將官楊維城自朱仙鎮逃回。至西城下叫門。縋城上。說丁兵失利。左鎮南去。賊將復至。巡撫賞酒食。與公文令投丁督師處。次日。賊塘馬先回營中。諸物已盡。惟有豆麥。當日在城諸公知賊必然復來。何不即運麥豆入城。亦大失着也。兵民往取。見賊馬奔回。二十五日。闖賊復回閻李寨老營打糧。賊三二百爲羣。走五十里外。惟曹門外只二十里。懼土兵黨一龍截殺。不敢前。六月初四。城中有一個藿（霍）賣婆引一少婦。假做採菜出城。送至闖賊老營。霍婆向賊說王府中事。闖賊大喜。給金四錠。重四十兩。元寶兩個。囑他若送王府宮女一名到營

中。給銀一千兩。霍婆進城。有恐懼狀。都司張吾銳搜筐中。得金銀呈上。巡撫審問明白。寸斬於市。遂禁婦女出城。城中乏糧。各官多方糴散。推官黃澍結義勇大社。豎大白旗於曹門上。大書。汴梁豪傑願從吾游者立此旗下。郡王鄉紳士民商賈無不願入。四方豪傑及土著智勇之士悉至。約得萬人。刑牲祭關帝。與衆飲血酒定盟。製旗五百餘面。每人給社票一紙。凡腰中繫無憂絛者。皆大社中人也。器械逐名領給。旗號按五方色。整齊鮮明。揚兵城頭。謁見巡撫。巡撫悅甚。郡王鄉紳總社及各頭目俱下馬飲三爵。給銀牌一面。周城四十里。人馬絡繹。旌旗蔽空。衆官稱賞不已。初。賊中有一賊將獻計掘河灌城。闖賊遂用千餘人掘河上流。使逆流而上。水勢緩。高不過五寸。三日流滿海濠。闖賊恨水不能淹城。反將海濠注滿。廣處四五丈。深三丈餘。雖欲攻城。不能飛渡。（此獻計賊將是合城人救命王菩薩。瞎賊始終不能進城者。此濠之力。）又撥萬餘人取土填故道。因殺獻謀賊將。（若遇說因果。必謂此賊證西方。）

七月初七日。寅時發兵。黃推官領總巡督陣門外。逐賊至土堤外。斬首四十一級。生擒十二賊。奪馬九匹。布帳器械百餘件。射殺三百餘人。土堤賊敗。大營賊喊聲近。收兵進城獻功。巡撫賞銀三百兩。自此每日出城。往住有小捷。次日。陳總兵置酒宴勞將領。以牛酒飯餅大饗士卒。五鼓。出擊賊營於土堤上。盡殺窩鋪中二百餘賊。割其首。收其布帳食物。此後各營或交戰。或擊營。無日無之。十三日。得河北檄。云十四日援兵渡河。城中整兵接應。次早。東北角烽火連起。未見船隻人馬。總兵劉澤清過河擊賊。兩日皆捷。營中忽自驚擾。仍退還河北。劉澤清亦算當時名將。而乃用兵是此。其彼自知。汴梁外土城。去城五里。在土堤上。闖賊遣衆剷平如壁立。前此猶間留一段。至此盡剗取掘深坑。以防出入。留一二小路。晝則下去城哨探。夜則以草塞之。週圍俱步賊。每夜發喊鳴更。火光不斷。馬賊俱在大堤上。曹門將官夜刦賊營。被賊斷雙手。衆兵舁回。曹門外南北隅有葦坡數

十頃。兵民日出割葦。賊亦割以飼馬。至是賊用毒煙燒三日三夜。城上見煙即起。聞氣臭知有毒。各含檳榔甘草。置大鋼(缸)百餘於城頭。滿貯水及甘草解毒之藥。煙毒不能傷人。賊移三營於曹門外。正東土城外三千賊紮一營。名新營。東北土城外紮二營。僞副將羅賊都司張賊帥領。有壯丁五百人。各負麥三四斗。自城西孤堆過河。夜走大堤外。經賊老營被擒。盡去雙手。驅至西門外。望城跪拜。投濠死者半。進城者半。闖賊斷手必至□部。曹賊只斷手指一半。間有斷中三指者。猶不至爲廢人。城中製車營布帳。八月初一日。於東甕坡列成陣勢。願爲前驅者三千餘人。擇初三日出師。車營內安大帳房。巡撫上坐。總兵僉坐。餘以次列坐。細閱車營。適有卒於城外生擒一賊。至極肥大。即磔車營前。黃推官稟巡撫道。今城中十兩銀易麥一升不得。乘此時人尙有力。猶可縱使。推官願以車營出城取糧。不用官軍一人。只義勇大社兵足矣。城

以外。推官與李總社任之。但祈總鎭發火器手四百。城上左右救援。總鎭微笑不答。巡撫問李光壂道。道路豈無崎嶇乎。汝能熟識乎。光壂道。自北門至河上。大道如砥。路傍草莊被賊前已燬盡。有大樹百株。令健兒上樹遠瞭。賊來某處。即大呼某處有賊。巡撫道。砲揚起放無力也（七）里遠。能擊死賊乎。光壂道。揚頭大砲七里外恐不能傷命。中軍營甫抵河上。每車取一人。得二千四百人。倚河爲背水陣。信砲到城上。城上放砲以四里爲的。河邊放砲擊三里。遣善泅者踰河請援。河北兵有不飛渡來者乎。河北兵直抵濠外紮營。連放兩日夜大砲。賊不能近車營。河北兵有不盡渡乎。河北兵渡。則糧亦不多運乎。不戰功成。賊惟喘喙逃遁。賊未至時。壂曾詣河上閱視。此路並無坑穴。兵法云。知己知彼。又曰。得地利者必勝。此之謂也。巡撫道。西兵前有信。八月出關。中秋前後可到。吾兒前月初四日進京面聖請援。料今已到河北。且再俟半月

如何。衆皆默默。黃推官拂袖出帳外。抗聲道。事不可爲矣。莫若盡焚其車。澍跳入火中做厲鬼以殺賊。吳知府出慰道。半月亦不爲久。姑待中秋未遲。黃推官道。此時人有日食半餐者。猶可用力。若半月後。盡成餓莩。能驅餓鬼而用之乎。無論中秋及重陽。亦無援兵也。巡撫聞而不語。乘馬上西城。巡撫雖老成之見。恐如馬謖置之死地而後生。不意置之死地而竟死也。然而勢有不同。今獨守窮城。束手待斃。何不聽之使去。在死中求活。圖僥幸於萬一。有何不可。而半籌莫展。誠碌碌無能之輩也。各官回汛地。竭二十晝夜之力。竟成晝餅。城中糧盡。婦女數十萬。晝坐衢路。夜即臥地。死者不可勝數。黃推官見之惻然。於東嶽廟施粥三日。城中人相食。有誘而殺之者。有羣捉一人殺而分食之者。每擒獲一輩。輒折脛擲城下。兵民競取食之。至八月中九月初。父食子。夫食妻。兄食弟。姻親相食。不可問矣。有老夫婦二人商議。欲食兒婦。此婦聞知。跑回父母家中去。云公婆欲食。故逃回。其父母私議道。我家骨血。爲何便宜人家。遂將女殺而食之。命民間報牛馬驢騾充餉。送到城上給價。

每兵分肉一斤。准糧一升。五日俱盡。開五門放婦女出城。先聞闖賊有令。窩鋪中藏匿婦女者斬。故放出三萬餘口。任其所之。有持數升糧復進城者。人無可食。吃牛皮以及皮襖。又取藥肆中山藥。茯苓。蓮肉爲上。次則何首烏。川芎。當歸。廣桂。芍藥。白朮。地黃。黃精。門冬。蓯蓉。兔絲子。車前子。又其次榛子皮。杜仲。川烏。草烏。柴胡。白芷。桔梗。蒺藜。無不食之。諺云。有福之人無病也服藥。此時城中諸人無病服藥。不知有何病何福。城四隅有鹽坡。水深三四尺。忽生瓔珞草。鮮嫩可食。男婦入水。手隨採隨食。水綿本不堪食。亦強吞之。水中小紅蟲他時取以飼魚者。皆縫紗布爲囊取之。名曰金魚子。入葱油炒食。味似魚子。每斤賣八百文。後至三千錢絕無矣。屋上瓦松每斤賣二百錢。後至一千二百亦無矣。糞堆中有蠐。肥白寸長。積一二年者愈多。悉掘食之。食盡食膠泥。有騎馬過者。人羣食之。拾其糞。炒淡黃色。用水吞之。人食藥材。面目浮腫。有婦女在街頭賣藥酒。用甘草廣桂煮湯。如黃酒色。一錢

一杯。飲之立癒。一車報理刑張客藏茶甚多。往視之。獲八百包。每將弁給十斤。兵一斤。以滾水漬去汁。曝乾爲末。入麪少許。作餅食之。城中白骨山積。斷髮滿地。路絕行人。神號鬼哭。天日爲昏。間有一二人枯形垢面。如同鬼魅。棲牆下。敲人骨吸髓。自曹門至北門。兵餓死者。日三四百人。夜則城頭寥寥。處處鬼叫。官府與諸郡王將校。旦夕北面而哭。家將謝廷璽領大社兵出城探賊。巳時點兵。未時收兵。並未見賊。此時大社兵也殘廢無多人。惟右翼程丹領南兵尚有千人。日夜登城。北望號泣。人盡枵腹。不能負戈。城頭奄奄殘喘。不能動履。一老農住曹門下。藏麥一窖。生員張爾猷訪知其家。到彼。向他道。汝有麥不敢食。不敢賣。埋之何爲。我爲汝起送城頭。活官府郡王。其功甚大。更爲汝留少許自食。老農點首道。在竈前。盡發之。得三十二石。送巡撫一石。守道五斗。諸郡王將弁分食五日。陳總兵家尙有黃黑豆數石。潛令人撒於街衢及空閒

處。次晨。餓民見而食之。羣相訝曰。上天雨豆。救我殘黎。有拾至半升者。此次闖曹二賊合圍汴梁。步賊十萬。馬賊三萬。脅從之衆近百萬。賭賊素知汴城富足。意欲困破。以圖擒掠。今久圍不開。心中忿恨之甚。恰值連連陰雨。河水大漲。十四日夜間。令衆賊將黃河上流握(挖)開數處。那溜水一瀉而下。城中遠遠聞得水聲。正在驚慌。十五日黎明。水至城下西南。賊俱遠遁。東北賊溺死無算。十六日。水大至。黃推官坐城下。李光壂與張爾猷抱土率兩營兵塞門。水從隙入。勢不可遏。水聲如雷。曹門水高丈餘。進門輒南下。是時南門先壞。北門沖開。至夜。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十七日。天黎明。滿城俱成河。止存鐘鼓兩樓。及各王府屋脊。相國寺寺頂。周府紫禁城惟夷山頂皆乾地。逃水者滿集。十八日。黃推官遣善泅家丁李用柳體直二人過河請救。泛一木水上。三晝夜始達土堤。監軍道。王燮得推官手書。連夜督二十餘

船。自乘小舟。從北門揚帆直入。高巡撫黃推官各乘船到紫禁城上。見周王。抱頭痛哭道。請王北渡。宮眷五六百人同行。百姓有在城頭屋角樹杪者。俱漸次渡河北。到了柳園。煮粥食難民。眞古今來未有之苦。亦古今未有之厄也。這惡賊因城高固。池寬深。急不得下。屢次進攻。城中守禦甚嚴。倒反傷了許多賊兵。心中恨毒。決開黃河放水一淹。百萬生靈盡爲魚鱉之食。先是城中聽得賊營傳言。開城之日。不但雞犬不留。掃箒也剁三刀。因此兵民困守。至死心猶不變。被這惡賊放水一沖。幾無孑遺。瞎賊雖出了他的惡氣。但躭誤了許多日子。又一無所獲。他自己的人馬也被淹死了無數。一片汪洋。無處存紮。遂統大隊乘勝破了亳州。那知州金蘇也不知是死了。也不知是逃了。竟無影響。驚酥了的人。自然是嚇死了。還逃往(何)處去呢。被這些惡賊將一座城池並周圍數百里之內殺搶一空。且說那時陳州守將姓岑名繼彭。賊素憚他的威名。圍汴之日。恐領兵救援。

先差一隻虎李過。同李公子李岩。帶領驍將數員。賊兵一萬。進攻陳州。綴住他這一枝人馬。這陳(岑)總鎮的夫人係楚藩的郡主。幼好兵法。天授神勇。左右婢妾皆佩刀侍立。年十五時。善穿楊神箭。又善雙劍。能飛斬人頭於數十步外。然有柔情。對左右從未有疾言遽色。十七。攻書法。有衛夫人之逸。楚王絕愛之。留心擇配。遍顧羣下。無一當者。時岑君方弱冠。以善騎射補營幕忠顯校。奉帥命入府啓事。楚藩見其氣宇不凡。遂以郡主妻之。及流賊犯境。勢甚猖獗。郡主授岑君野戰法。率壯士五百。大破賊衆。擒賊首鐵棗兒。黄標。胡盧等。論功擢陞副將。既而張獻忠大舉入寇。又連大敗之。晉銜總戎。坐鎮陳州等處地方。河南沿邊一帶左右不遭流賊蹂躪者。與有力也。瞎賊大隊攻打汴梁。李岩李過進圍陳州。岑君嚴督民兵多方守禦。郡主常授其計。屢出奇兵殺賊。或親率婢妾數百人沖突賊陣。所向無敵。無不披靡。賊衆畏之。李岩向李過

道。敵兵猛甚。不可力敵。徒傷兵馬。但設長圍困之。他糧盡援絕。其城不攻自破。堅圍年餘。城中乏糧。樵蘇路斷。援兵竟無一至。城下士卒枵腹。不能執戈。賊衆探知。率衆力攻。內不能禦。城遂破。值岑君大病垂斃。郡主即呼家衆。整頓馬匹器械。郡主以帛束岑君。親負之。率署中男女五百餘人。上馬舞雙劍前導。賊衆見其勇莫可擋。盡避其鋒。遂突圍出走。李過不捨。領兵馳逐。郡主命家衆發預製連機弩。一發四十九矢。賊皆應弦而倒。李過不敢復追。引衆回去。郡主捷走百里之外。乃休息人馬。查驗男婦。無一失者。蓋素日純練之精也。李報到亳州。瞎賊知陳州已破。岑君已去。見無後患。心中大喜。便想去取南京。傳下號令。各營且在亳州養息。差了一員心腹大將。官拜權將軍前鋒都統。名喚史奇。綽號一堵牆。領本部兵前行。試看江沿守備如何。並探聽南京軍政如何。快來飛報。這個賊將生得黑面虬髯。力雄性惡。素常自誇梟勇。所向獨前。

他乘黑馬。穿黑甲。慣用一桿黑纓鎗。有幾句贊語贊他的形象本事。道。

面如黑鐵。眉間露兩道凶光。聲若巨雷。胸次隱一團殺氣。射響箭以爲生。身長臂大。騎劣馬而作寇。力壯膽雄。腰下□弓張開處。官軍落魄。手中鐵矟尖到時。百姓魂飛。黑凶神自天降來。瞎闖賊前生惡子。開首托生多人。惟卜多銀史奇點明來路。

他領着〈着〉前隊三千黑甲哨兵。殺奔前來。探視風聲。想要攻搶南京。那賊的兵勢好生利害。眞是。

轟天黑天。掣電奔雷。喝水成冰。驅山開路。川岳爲之震動。草木盡皆披靡。深林處。虎豹也潛形。村舍中。雞犬全没影。

史奇來了。不知尚智用何高着禦敵。要知勝負如何。須聽下回分解。

姑妄言第二十一卷終

校記

❶「去處」原作「處去」，據文義改。

❷批註「袖」原作「神」，「唱曲」原作「曲唱」，據文義改。

❸「行」原作「形」，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劍客傳》改。

❹「引」字原無，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劍客傳》加。

❺「客」字原無，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劍客傳》加。

❻「兩」字原無，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七《劍客傳》加。

❼「犄」原作「特」，據文義改；下同，不贅。

❽「十萬」原作「萬十」，據文義改。

❾「義氣」原作「氣義」，據文義改。

❿「有」字原置「辰巳時」三字之上，據文義改。

姑妄言第二十二卷

鈍翁曰。岳忠武云。爲將之道。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誠至言也。余閱此回。方悟尙智諸人命名之由。夫爲將者。無智不足以料敵。故尙智爲首。有智而無義不可以馭衆。故慕義爲次。智義全矣。非有一片忠君愛國之心。上不能以報朝廷。下不足以勵士氣。故林忠又居其次。忠雖居三。而實爲智義之首。智義忠備矣。念念不忘朝廷。始足以報國也。三者俱全。尙何敵之不摧。所以屢戰屢勝。諸人爲江北之屏藩。而賊爲之喪膽矣。作者猶恐看者不能會其意。又加一鮑信。特拈出此信字。見智義忠信悉具。爲將之道備矣。看官勿以稗官而忽之也。

屎棋遇常勝之高着。已不能支。何況更逢國手。焉得不滿盤俱空。到狼狽不堪之地。敗逃而去。猶爲萬幸。

李自成自恃兵威。以牛爲軍師。帶了些羊馬狗猴猿鹿獐狐豬。一羣畜

類之將。又統的是些羊□之賊。兼程前來。想敵智義報國之虎軍。眞是驅疲獸而鬥猛虎。多見其不知量也。其敗衄不亦宜乎。寫高傑邢氏。雖奬他棄逆從順。得膺天寵。正是寫李自成壞處。連妻子也不與之同心。又見彼一男兒。猶不如婦人之有見識。又接寫楊氏之私李錦。瞎賊之自詫。總不過是罵他王八。欲辱他之至。然而他三妻皆是實事。非作者寃罵之也。

史奇再來。眞是不知死活。必死於國守之手而後已。寫彼恃匹夫之勇。一旦身名俱喪。誡盜賊而愚者也。

屢屢描寫官兵之醜態。雖是過於形容。然實有八九。枉言者一二耳。亦可供閒中一笑。

姚澤民一死。了却姚廣孝公案。及找及第五回內以完前孽一語。勞正

游夏流二人一劫同歸。癆症者不復憂其再發。游於下流者亦更無可

下矣。

俞一鳴之女媳一段。不可笑俞春姐之愚蠢不及刁氏之刁滑。以我論之。刁氏之滑終露馬脚。反不如愚蠢之俞氏尚有本心在焉。

姑妄言卷之二十二

第二十二回　李闖賊恃勇敗三軍　史兵部加恩酬衆將

附　興平伯殺流賊　澤國公完舊孽

說話史奇奉了瞎賊之命。領着一隊賊兵。遇城不攻。只沿途搶劫。殺奔前來。到了六合。這次大非昔日之比。堅壁清野。四境村落中千室萬宅皆空空如也。不但不能搶幾個婦女來取樂。連那豬羊牛馬雞豚鵝鴨酒米之類。想搶些來肥嘴也不能彀。這一羣賊見無東道主人。心中大怒。離城十數里歇了一夜。第二日清早飽餐。乘着一股銳氣。想來攻城。殺個快活。一來醒脾。二來洩忿。不意到了城下。遙見城門大開。以爲人都逃盡。是座空城了。心中來搶殺的興頭一懈。那銳氣就減了幾分。衆賊還想先到城中。尚可擄些餘剩之物。各縱馬加鞭。正要長驅而入。突

然一聲砲響。尙智領着中軍千總繆策。右軍千總滿福。（上智之主軍。又有妙策滿腹。一無謀之屎棋。那得不滿盤皆輸也。）率着一枝虎頭軍。衝出城來。身上都穿虎紋綿甲。有四五百人。片刀大棍。長鎗鈎鐮。上打人身。下砍馬足。鎗刺鈎鈎。勇猛無比。這羣賊從來十處九處再沒人敢同他對敵。他並不提防這個小縣中竟有人出來廝殺。正是錯愕。起先見他人少。又是步卒。還不介意。不想到了跟前。他也不站隊伍。一味野戰蠻打混斫。從沒有經過這種殺法。措手不及。正遮攔不住。又被那些虎頭亂繞。人身上又是虎紋。馬也繞得眼花。驚得亂跳。衆賊既要馭馬。又要對敵。正勉強抵鬥。軍少賊多。還掙着支持得住。只見後面一陣聲起。喊殺連天。是那堡子裡分屯的四百兵。一員左營千總姓國名守。白面長髯。銀盔素甲。粉白馬爛銀鎗。如一團瑞雪相似。同着左隊把總卓高。右隊把總常勝。都穿白甲乘白馬。從後面又蠻斫混打起來。史奇同衆賊有些站不住了。偷空就跑。尙智領一百

馬兵。持大刀趕殺。命步卒隨後追來。那賊騎的都是健馬。跑得飛快。尚智率衆正追不上。遠遠看見旗旛招展。兩路兵來。流賊正跑之間。看見了。以爲是他家發來接應的後隊到了。把馬倒慢了些。要等他們到來。好一齊殺回報仇。誰想到了跟前。都是虎頭軍士。這是慕義林忠探聽得賊兵來攻六合。他二人各帶了八百名精壯。如飛來應援。正遇賊兵敗走。阻住去路。此時史奇同衆賊要跑。却跑不掉了。只得掙命迎敵。賊衆所恃全是弓箭。他衆人綿甲護住了身子。身上輕。脚下快。一到賊隊前。齊發一聲喊听(叫)打起來。衆賊弓箭無所施展。史奇正在危急。尚智馬步兵又追上了。也喊了一聲。上前一裹。四面夾攻。史奇心正驚慌。左望右望。瞅空兒要跑。早被國守看見。一馬衝到背後。大喝一聲道。黑賊休走。一鎗刺來。史奇回頭一看。叫聲不好。將身一閃。被國守一鎗攮在左肋的甲上。國守急撤回鎗。因用得力猛。把史奇一扯。晃了一晃。幾

乎栽下馬來。嚇得他魂飛魄散。恐第二鎗又來。忙伏在鞍上。打馬而逃。那三千流賊。被這些鄉勇也有片刀斫做兩截的。也有大棍子打出腦髓的。也有長鎗刺洞心窩的。也有鉤鐮抓斷手足的。只剩得千餘逃去。前一回看衆賊之凶惡。不勝恨忿至極。看至此。胸中稍覺一舒。國守還要去追。趕盡〈盡〉殺絕。尚智道。不必窮追。且收兵回去。到了城中。一面着人收賊拋棄的器械。一面查點賊首。查明了來回報。共殺賊一千八百餘級。器械若干。馬匹若干。飽信忙備公文。差人連夜到南京史樂二公處報捷去了。數年來從未聞有此一場大戰而勝。史公聞知大喜。遣官飛馬往京師報聞。再說尚智命衆人都到城中暫且歇息。先令犒勞慕義林忠的軍卒。好。然後治酒席與衆官賀功酬勞。飲酒之間。尚智道。闖賊若得知這一場敗衄。數日內大夥必到。這一次却非今日之比。他來定有數萬人馬。我三千步卒。寡不敵衆。須以良計破之。二位協力成此大功。一則不枉這一番義舉。再者仰報

史樂二公知遇之恩。三則使逆賊再不敢正眼覷我地方。林忠慕義齊道。兄有何妙計。我三人同功一體。敢不遵令。尚智道。賊聞敗信。他必憤怒前來。趁他喘息未定。我領兵衝他前隊。二位不必遠去。只在十數里之外養精蓄銳。不住探聽。賊一到來。將欲交鋒。弟素知林兄武勇絕倫。領本部兵橫衝他的中堅。斷他做兩截。慕兄後面殺來。擾他的後隊。與他個三面接應不暇。必然取勝。然此非血戰不能取勝成功。今只激勵衆人。臨敵我等身先士卒。大家齊心併力。何愁不以一當百。衆千把總領了令。率衆出城。分頭屯紮。尚智又向林忠慕義道。但恐賊兵來緩。他銳氣未洩。難以爲敵。須得用一詐降計。誘賊星夜奔來。人困馬乏。庶可成功。鮑信道。三位都立過功了。這一功讓我爲之。遂修了一道降表。其內中之大略云。

前大兵臨城。臣本擬迎降。尚智倔強。恃匹夫之勇。挫辱王師。

今尚智偶得小勝。妄自誇大。反欲首臣。心懷二念。臣素知大王天威。四海咸懼。大兵若來。蕞爾小邑。定成虀粉。臣料尚智決不敢攖大王之鋒。若聞大駕親臨。必然遠遁。祈大王星夜直下。出其不意。使彼逃避不及。臣率合城百姓内應。求恩賞賜保全。獲得尚智。獻於軍門釁鼓。上則盡臣仰歸聖主之誠。下可雪陷臣功名性命之恨云云。

差了一個心腹鄉勇。叫做伊策。這人善於行路。一日可步走三百多里。雖快馬亦不能及。故此差他送去。又囑咐他如此如此。不可誤事。後來成功。定有重賞。伊策去了。隨後着探馬沿途打聽。權按過一邊。再說流賊做了這些年的快活賊。逢州過縣到處。官兵遇着就跑。尚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脚。他並不曾張弓隻矢。費一點力氣。要攻城就克。金帛子女。只揀着上好的收了。其餘棄的棄。殺的殺。何嘗吃過這樣大虧。這一回

傷折了許多人馬。逃脫的還有小半着傷。一個個抱頭鼠竄而逃。又恐後有追兵。星夜前奔。史奇被國守一鎗。幾乎喪命。魂夢皆驚。眞果是騎豬而竄。唐武懿宗形質鄙猥。武后命之爲將。大敗而逃。有人作古風譏之。起句云。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中有騎豬向南竄。武后云。懿宗有馬。何故騎豬。對曰。騎豬者。夾豕走也。武后大笑。今史奇亦是夾屎而走也。領着敗殘卒衆。到了大營。自縛請罪。報與闖賊道。臣領兵到了六合。不想城中出來一羣士卒。猛勇無比。三四處救應的人馬。四面圍裹殺來。以致大敗。三千人馬只剩得千數回來。失機之罪。自知當死。但聽大王天恩。李自成大怒道。多少大府州縣。尚不敢當我兵鋒。聞風非逃即降。這一個小縣。前番經我殺寒了心的。尚敢如此可惡。問道。你可曾探聽這領兵的將官是誰。是何名姓。史奇道。臣沿途拿得逃民詢問。說這人姓尚名智。是個鄉勇頭兒。近日南京兵部新委了他一員守備。同一個姓鮑的文官。協守六合。自成越怒道。這等的無名之人。何足掛齒。我不殺盡了這些人口。踏碎了這座城池。也出不得我胸中惡氣。正在發

怒。忽營門外賊將進來稟道。獲着一個奸細。他說是齎降表來的。要求見大王。現拿在外面候旨。瞎賊命帶進來。他懷中拆開衣縫。取出降表來呈上。瞎賊看了大喜。宋獻策接過看了。說道。他戰勝而後降。恐內中別有詭計。瞎賊大笑道。我素聞爾名。前日破歸德時。我不喜得城而喜得汝。今日何作此迂腐之儒言。孤行兵久了的人。何嘗不想到。諒這一個斗大小縣。他雖有十面埋伏。孤何懼哉。他詐降做甚麼事。況戰勝者尚智也。投降者鮑信也。他一個文官怕死來降是實。何用多疑。瞎賊就不曾想到是誘他速去。要疲困他的人馬。那伊策聽了瞎賊的話。心下暗喜。忙叩頭道。大王天恩。明見萬里。不枉小民萬死一生前來投順。瞎賊命賞了他一個元寶。吩咐道。你星夜回去。對你本官說。我大兵到時。就開門接應。只殺士卒。百姓一人不戮。凡係百姓之家。門上都寫順民二字爲號。成功之後。我得了鳳陽。就陞他知府。叫他城中預備下糧草

等項。候我兵到食用。你可快快去罷。伊策叩頭謝恩而去。瞎賊問史奇。此處離六合有多少路。答道。有五百餘里。此時已未末申初時候。瞎賊報仇心急。傳令老營人馬不要動。都留在亳州休息。只選揚武營二萬多精兵。全是馬軍。限兩夜一日趕到六合。遲了恐尙智聞風逃去。不得報仇。此時連夜起馬。後日清晨到彼齊集攻城。遲誤者斬。又吩咐史奇以每常功勞將功贖罪。免死革職。帶罪圖功。史奇謝了恩。瞎賊選了數員武藝精強的賊將。放砲起兵。他此來想一個縣城中。能有幾個兵馬。先因人少。故官軍偶爾得了勝。這次若知他的人多。決不敢出戰。他命驍將制將軍苟捷綽號東郭盧爲先鋒。以偏將軍侯蟜綽號滿山飛爲副。帶領四千人馬爲前部先鋒。着權將軍胡爲羣綽號九尾仙爲左翼。以偏將軍羊委綽號髯參軍爲副。帶領四千人馬繼進。瞎賊自統中軍。領六千人馬。同着軍師牛金星副軍師宋獻策。並護衛將軍馬雷綽號

千里足做第三隊。第四隊也是四千人馬。着權將軍章黃綽號麝香囊帥領爲右翼。以偏將軍朱繼溫綽號剛鬣猴爲副。着制將軍秉五路救應使祿奔綽號百花將領四千人馬爲合後。以偏將軍袁滑綽號福緣君爲副。傳令不必運送糧草。只可帶乾糧。後日破城之後。自有食用之物。衆人得令。這些賊到處搶擄慣了。在汴梁躭誤了年餘。久聞城中富甲天下。都以爲一攻破了。金銀還在次。先得美女來取樂。不想一水淹得精光。毫無所得。今聽見去攻城。拿穩是一到就破的。好生樂意。況是當年得過大利的地方。既無猛將强兵爲敵。且有子女玉帛可搶。是朝暮盼羨的去處。此來興頭得了不得。大家大刀闊斧。長箭輕弓。騎着健馬。連夜奔馳。你道他們的利害。

旌旗蔽日。殺氣喧天。開山斧閃爍生光。流星鎚蓓蕾出色。棗木槊狼牙棍。猶聞磕腦之腥。偃月刀丈八矛。還帶殺人之血。

蹂躪得地上草不生。薅惱得夢中鬼也怕。

離城約有數十里。又傳下令來道。若離城不遠。不必定隊。一齊擁上。便去攻城。先入者賞。退後者斬。如有人開門接應。只殺兵卒。不許害一百姓。門上有兩個大字。勿得擅入。兩個大字。妙甚。兩個字者。順民也。但衆賊不識字者多。故云兩個字耳。若說順民二字。亦無不可。細思之便覺不通。足見此書之妙。一字不肯苟且下筆。那瞎賊領着這些牛羊馬苟侯袁章祿朱胡衆驍將。以爲這一到了。四面圍攻。城中又有內應。前日的那些兵將如甕中捉鱉。一個也走不脫。意氣洋洋。傲然自得。瞎賊的軍令極嚴。行軍傳令。不敢稍誤時刻。天將黎明。這些賊衆人馬兩夜一日不曾大飲食。腹中也有些餓了。又奔馳得有些困乏。離城還有七八里之遙。正走着。見對面遠遠座頭起處。一隊兵馬到來。這是伊策連夜回來報了李自成兵來的信。尚智領衆出城等候。以逸待勞。賊兵看見。纔往中軍飛報。闖賊正在要立隊時。那枝彪虎軍已衝到面前。只聽得一聲喊。如天崩地塌。刀棍齊施。

鎗鈎並舉。這些賊正措手不及。又飛報李自成。瞎賊聽了大怒。催各隊兵一齊快上。衆賊纔縱馬上前相迎。忽然又聽得一聲喊。只見一隊兵從中衝來。刀鎗在左。棍鐮在右。把賊兵衝做兩截。原來是林忠的一枝猛虎軍。李自成正分兵迎敵。後面又一片喊聲。慕義率着飛虎軍殺將入來。三員千總當先。中軍武備。左營全藝。右營殳禮。妙。慕義之人。而又武藝全備。自然能除李賊也。奮勇听(斫)殺。此時流賊不知當有多少官軍。心中一慌。自然隊中就亂了起來。站脚不住。只是想跑。李自成見勢頭凶猛。也有些着忙。突見一彪人馬殺到他跟前來。原來是一員女將。只見他。

金冠束髮髻。銀甲罩嬌軀。一瓣紅蕖挑寶鐙。更顯得金蓮窄窄。兩彎翠黛拂秋波。越覺那玉流沈沈。嬌姿嫋娜。慵拈針黹好輪鎗。玉指青葱。懶畫鳳鸞騎劣馬。漫道佳人多猛烈。果然閨閣大英雄。

你道此人是誰。他就是林忠的妻子國氏。乃國守的胞妹。生得天姿國色。且又英勇異常。慣使一桿家傳的黎花鎗。坐下騎一匹火炭赤兔馬。臨隊當先。較他乃兄還利害幾分。自嫁了林報國。眞是一對英雄夫婦。琴瑟和諧。相敬相愛。這日同丈夫來殺賊。匹馬單鎗。爭先直闖入賊的大隊。鎗到處。那些賊紛紛落馬。李自成見了。又驚又喜。喜的是見了這樣一員標致女將。眞目所未覩。驚的是女人中有如此英雄。比他當日的邢夫人還加倍利害。忙叫章黃朱繼溫二將去迎。兩人縱馬挺着兵器。剛纔對面。只見鎗尖如瑞雪一般。章黃眼睛一花。嗓管上鎗尖早着。翻身落馬。（臨陣章黃。自然要死。）那朱繼溫吃了一驚。纔回馬要跑。一鎗早中了後心。透出前胸。國氏回手一帶。也栽於馬下。（朱繼溫成了朱遭瘟。）李自成驚得呆了。正然着急。只見林報國領着猛虎軍直搗中堅。同着中軍千總熊羆。左軍千總猛如虎。右軍千總斑豹。將賊衆衝開。奮力殺進來尋李自成。這林報

國兩臂有千斤之力。使一條渾鐵鋼矛。所向無敵。賊衆披靡。如入無人之境。遠遠望見一個金盔繡甲的人。知是瞎賊。直奔了他來。衆賊見了。都來救護主公。上前一裹。將林報國圍住。林報國棄了鎗。拔出雙刀。如風飄瑞雪。雨打梨花。只見一團光亮。衆賊紛紛墜騎。無人抵敵。國氏又看看殺到面前。李自成見勢頭有些不好。料難取勝。領着些護身的驍將。衝開條路走了。（忠心報國之人。領着熊羆虎豹之將殺賊。自如催(摧)枯拉朽耳。）這些賊先就想跑。因他瞎王在陣中。只得死命站住迎敵。不敢動步。今見他先跑了。誰還肯戀戰。一齊喊了一聲。四分五落。鞭馬而逃。這些虎軍鄉勇見賊敗了亂跑。也分頭追趕。殺得好不興頭。林報國夫妻率領衆賊(軍)追了有數里。追趕不上。方領衆而回。他們這一陣。好一場廝殺。怎見得。

殺大將連人帶馬。追小卒棄甲拋鎗。棍中頭顱。腦頂天庭俱粉碎。鈎傷手足。毫毛筋肉盡分張。丈八蛇矛。恰似蛟龍探爪。

虎頭軍士。猶如猛獸驅羊。愁雲黯黯屍橫野。殺氣騰騰血染場。這惡賊以爲殺遍中原無敵手。誰知道今朝到此膽魂消。

尙智下馬暫歇。向衆人道。賊雖敗去。未曾大傷。也因是兩夜一日奔馳了五百餘里。人困馬乏。我們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故僥倖了一陣。兵法云。百里而趨者蹶上將。正此謂也。若等他歇息再來。養成銳氣。那時衆寡相形。未免難與爲敵。衆賊今日這一場敗走。越發困乏了。可着人打聽賊營離此多遠。我們連夜去刼寨。他必不防。若再成此一場大功。賊必不敢復來。衆位休辭勞苦。衆人道。大家的事。又是將主軍令。焉敢辭勞。國守道。這瞎賊的軍師牛金星同宋孩兒兩個。素常聞人傳說他皆善於用兵。恐有準備。尙智笑道。古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瞎賊自猖獗以來。所向無敵。誰還在他目中。我兵今雖小勝。他諒我人少。決不敢去刼營。故此我欲去耳。兵驕者敗。瞎賊之謂。他二人不可無此一番議論。一見國守之能。二顯尙智之智。衆人皆以爲然。俱各

飽餐暫歇。到了日晚。尙智約會了衆人。三營齊發。人盡含枚。馬皆勒口。慢慢而走。只見探事的鄉勇來報道。賊的大營離此將四十里。尙智吩咐道。離賊營十里之外再探賊可有準備。若無備時。命衆軍且稍住。吃些乾糧。喘息一會。到三鼓時。等賊睡熟。我同慕兄四面斫入。林兄同鄷嫂各領兵埋伏在數里之外。俟賊敗走。斷他的歸路。雖未必擒得瞎賊。也殺他個膽寒。衆人齊道。遵令。却說李自成敗跑了有三四十里。打聽並無追兵。吩咐安營。將晚時。敗兵都到了。他傳了衆將到跟前。道。今日之敗。是我大意了。以爲他不敢出來。故不曾防備。二來我的人馬都困乏了。因此敗了一陣。命查點折了多少人馬。五營中查了一會。來回復道。還有二萬來人。折了不過頭二千名。李自成道。我看他不過四五千人。（四五千人。妙。對陣之時。三處殺來。是似人多。約略之辭耳。若俗筆云將三千人。豈李自成曾替他點兵耶。）我四個對他一個。還怕殺不過他麼。傳令各營。打草餵飽了馬。人雖沒有帶糧米。把帶傷的馬宰了。同着

帶的乾糧。飽吃一頓。睡他一夜。明日五鼓。再各飽餐。好去報仇。臨陣之時。不必站隊。一味野戰。認定四五個人戰他一個。再無不勝之理。殺他個片甲無存。一個也逃不脫。定要把這座城池踏平了纔罷。軍師牛金星道。恐他今夜乘勝來偷劫我們的營寨。大王不可不防。李自成大笑道。軍師何不智之甚。用兵之道。要知己知彼。人素聞我的軍聲。誰不膽怯。今日他僥倖得勝。自以爲萬幸了。焉知他不疑我是詐敗。恐我連夜攻城。他自守不暇。有多大膽子敢來捋虎鬚。劫我的營盤。他若果有膽量。見我敗了。何不來追。這就可見他的膽懦。只管叫孩兒們放心去睡。養息精神。明日厮殺。衆賊聽了這個令。都是乏倦了的。心中好生快活。吃飽了。倒下頭。也不管天南地北。都放心高臥。不意到了半夜。衆虎軍到了他營盤外面。悄悄四圍拔去鹿角。闖進重圍。喊聲大震。殺將起來。衆賊睡得正濃。夢中驚醒。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黑影中連兵器都摸不

着。只顧逃命。這些鄉勇見無準備。心中一喜。勇力倍加。如虎入羊羣中。混斫混殺。星光之下。只認着沒虎頭的斫戮。這些賊四處亂撞。自相踐踏。李自成見黑影中難以交兵。又是夢中驚醒。也就慌了。打着馬。帶了些親隨。馬兵在前衝開一條路。瞎賊在中。牛金星宋獻策緊緊跟住。死命撞出。奔逃而去。直殺到天明。眞果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渠。這些賊兵殺的殺了。跑的跑了。尙智道。我們快上前去接應林兄的兵馬。這些鄉勇得了大勝。心中歡喜。一些也不覺辛苦。越發興頭。如風魔的白額大蟲一般。聽說往前接應。皆奮勇爭先。如飛而去。不上數里。早遇見林忠領衆奏凱而回。問他李自成下落。答道。我正設伏等候。李自成帶領着二千多敗兵逃了來。被我攔住。他見沒路了。死命相持。被我立斬了四員賊將。雖他的人多。因着了驚。又有一小半沒有兵器。被我衆軍也殺了許多。正殺時。他的敗兵陸續到了。約有萬餘人。我見他人多勢衆。兵法

云。歸師莫掩。窮寇勿追。只得放了他一條生路。隨後又趕殺了一陣。賊去遠了。我纔領兵回來。衆人聽了大笑。查點所殺賊人有七八千個。所獲盔甲器械無數。再說李自成被林報國殺敗。攆了一程。見他收兵回去。纔放了心。正然走着。忽聽一聲砲響。看時。兵雖不多。爲首一員猛將殺奔前來。瞎賊急看時。你道他怎生打扮。

頭戴三叉紫金冠。身披爛銀鎖子甲。襯着那雪白素羅袍。袍上繡着金翅鵰。左邊袋内插雕弓。手右壺中攢硬箭。手中搭枝❶丈二桿鎗。坐下騎一匹赤兔渾紅馬。那馬好馬。眞是。掣斷紫絲握玉轡。火龍飛下九天來。國氏裝束前已贊過。今又重寫一番者。因李自成中箭。特爲此雕弓硬箭四個字耳。

李自成認得是那員女將。心下大慌。馬雷恐傷了瞎主。只得上前迎敵。只聽得嬌聲一喝。道。逆賊慢來。馬雷背上早中了一鎗。負痛逃命。李自成也落荒而走。國氏放下了鎗。拔出寶雕弓。搭上狼牙箭。認着瞎賊射

去。不意匆忙。把頭低了些。中了瞎賊後股。晃了兩晃。幾乎墜馬。乃忍痛加鞭。飛馬而逃。國氏見去遠了。也不窮追。只趕殺賊衆。大獲全勝而回。到營中將前事說了一番。衆人無不稱贊。尚智又差人打聽李自成的下落。次日回報。已連夜回亳州去了。衆人方收兵回來。鮑信申文備言一連兩陣。斬獲賊首萬級。賊將數員。並所得之物。彙報了功。其敍功文內云。

兩次得勝。皆林忠夫婦功爲第一。林忠斬將搴旗。追奔逐北。親冒矢石。鼓勇爭先。其妻國氏臨陣。先斬賊將二員。賊首喪膽。得獲全功者。國氏先威之力也。後分兵埋伏。又刺傷賊將。李自成中箭。幾爲所擒。殺賊之功。無如國氏。尚智運籌帷幄。身先接戰。慕義繞賊後隊。亂彼軍心。夤夜劫營。逆闖奔逃。皆二人之力。功爲次。衆千把總俱有斬馘之功。驅馳之勞。又爲

次。

尚智三人也申報。

獲此大勝。乃鮑信詐降誘賊之力。賊兵兩夜一日奔馳五百

餘里。人困馬乏。因此得以成功。云云。

史兵部見報。大喜。連夜報捷。奏請恩賞。樂府尹亦題奏鮑信參贊畫策。

誘賊成功。崇禎皇帝屢年遣將調兵。花費了多少錢糧。如石沈大海一

般。從未見報一場大捷。今日見報殺了〈殺了〉這些賊衆。且又不費

國家一分糧餉。聖心嘉悅。奉旨。

前暫委者。皆着實授。慕義林忠尚智加授都督僉事職銜。林

忠外加軍功二次。妻國氏封英杰夫人。其鄉勇之家。並出供

給戶口。蠲免本年錢糧。鮑信陞應天府經歷司經歷。仍駐三

縣。該本知道。

部文到了南京。史公差官傳了。慕義衆人都到城中來。謝了史樂二公。這一回是實授了。與前自是不同。二公見他們屢著功蹟。替他面上爭光。便着實優待。都賞了花紅羊酒。又設席賀功。又傳諭三縣。與他們各建衙門。都有衙役執事等項。鮑信又稟。詐降虧伊策入虎穴。求恩旌賞。樂公賞了他一個元寶。史公見他是一條好漢。賞了一張外委把總劄副。就做鮑信的羽翼。專一打探軍情。飛報緊急事務。伊策叩謝了。鮑信到了經歷司的任。這一次家中比先分外熱鬧。開席唱戲。請慕林尚三人並衆千把總。連賈文物也送了賀儀來。他特設席請賈文物。拜謝提攜之恩。約了他堂弟鮑復之相陪。含香也特請富氏並金銀珠玉四位姨娘。也約了貞姑並他一個小姑。是鮑復之的親妹。貞姑上吊時已曾出名。同來陪侍。此小姑。鍾自新之妻也。鍾自新尚未出現。此女已提過兩筆。想作者著書時。早已通篇想到矣。再說李自成領着萬數敗殘人馬。逃奔了百餘里。眞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聽得後面沒人追趕。纔放了心。查

點部下衆將。只剩得軍師牛金星宋獻策馬雷侯矯袁滑五人。其朱羊苟祿章胡六將俱死於衆虎軍之手矣。牛金星宋獻策係賊之文官。不必論。但許多賊將盡皆授首。只逃得三人回來。而馬雷亦曾中傷。只侯矯袁滑平安而回。可見世人不但狡滑者處處佔便宜。即做賊者。亦狡滑者得便宜。一場掃興。數日跑到亳州老營。衆賊將接着。請罪道。沿途飛報。雖聞大王失機。因無王命。不敢擅動。李自成道。這兩場敗衄。是我恃勇欺敵之過。太藐視他了。衆將道。諒此小地方何足介意。以我之衆。投鞭可以斷流。長江可以騎渡。臣等帥領老營人馬前去復仇。寸草不留。毀城塡池。以出大王之氣。李自成道。不消了。我所爭者不在這彈丸之地。如今幹大事要緊。我的兵將前攻汴梁。將及二年。這幾個月又勞苦了。今在此休兵一月。四路刼些糧草財貨。且回陝西厲兵秣馬。等強壯了。奪了北京。那時江南一帶自然入我掌握之中。不怕他飛上天去。衆賊將道。大王高見。非臣等所能及也。瞎賊遂拔了八根令箭。差一隻虎。紫金梁。蝎子塊。闖塌天。滿天星。點燈子。混世王。顯道

神等八員賊將。往正東。正西。正南。正北。東北。西南。東南。西北。各闖一處地方。每人領馬步精兵三千。八路分頭搶擄。限一月繳令。一隻虎闖着淮泗一路。這一隻虎名李過。就是李自成的親姪。當日同他一同逃出來的。他領了三千卒兵到了徐州地界。將衆卒分做十數股。二三百一夥。四散搶劫。他獨守老營。只留了三十多名小卒使用。這些賊向來無人敢敵。操大了膽的。往各縣各鎮各鄉村去搶擄。那時徐州鎮有姓高者名傑。混名叫做翻山鷂。因他身矮又稱他爲高矮子。他生得五短身材。膂力出衆。使一根四十斤的鐵棍。所向無敵。他當日落在賊營。與李自成李過。三人曾結盟爲弟兄。（叔姪結盟。只有水滸傳中鄒淵鄒潤。此書李自成李過。他書更無所見。）李自成見他是一條直性漢子。托以心腹。李自成的妻子邢氏生得美艷異常。古人有兩句話正好贊他道是。

比花花解語。　比玉玉生香。

這樣一個嬌媚婦人。却能騎劣馬。善使雙刀。又足智多謀。時常參畫軍機。十中八九。衆賊兵將都懼他幾分。他甚有恩到人。人却又感念他。所以李自成愛他不啻至寶。他却視瞎賊如贅疣。李自成聽得張獻忠的妻妾子女爲官軍所獲。監在襄陽獄中。他因不時出外四處流殺。恐老營有失。知高傑的武藝高強。遂將邢氏托付與他照管。命他執掌內營事務。那邢氏這樣個伶俐婦人。被李自成搶來做妻子。是無可奈何從順的。豈肯終爲賊妻。他見高傑身雖爲賊。頗有忠義之心。算計要同他歸順天朝。一時不敢出口。又見高傑相貌堂堂。方面大耳。虎臂熊腰。一表非俗。也較李自成強了許多。又有些心愛。遂想了一個主意。一日。瞎賊領衆他出。邢氏趁這空兒。請高傑到內帳來商議軍務。他們皆以叔嫂相稱。說了一會。看上酒來對飲。高傑雖是一條好漢。却免不得酒色二字。他酷好杯中之物。邢氏有心。叫侍婢們頻頻相勸。高傑也談笑痛

飲。不多時。便入了醉鄉深處。隱几而臥。邢氏叫幾個心腹侍女擡他上床。脫了衣服。邢氏也將衣褲卸盡。與他共枕同衾而臥。那高傑一覺直到五鼓方醒。猶在半酣。見傍邊睡着個婦人。一陣鬢雲香氣。沁入腦髓。用手一摸。體滑如脂。再摸到那消魂之處。即鐵漢也忍不過了。他也不知是誰。更不問所從何來。一時高興。一翻上身。是個翻山鷂。就抱着雲雨。一個是能征的女帥。一個是慣戰的將軍。兩下綢繆。不肯便住。高傑使慣了鐵棍。此時他那肉棍也像鐵的一般。奮勇長驅。那邢氏好像後西遊上的那長顏姐姐不老婆婆。被小行者一頓金箍棒搗得意亂心迷。那玉火鉗那裡還架得住。把一個邢氏被他搗得骨軟筋酥。癱於枕蓆之上。天色漸曉。高傑定睛看時。方知是邢氏。到了這個局中。也講不得名分了。見邢氏面頰緋紅。微微含笑。雙眸略閉。氣喘吁吁。心愛得了不得。復逞威風。又是一場大戰。邢氏每常同李自成交歡。他那短而小。小而快

的本事。須臾告竣。何嘗經過大敵。此時被高傑弄得四肢癱軟。嬌聲婉轉。求他罷戰休兵。高傑見日上三竿。也就雲收雨散。到了晚間。邢氏又請他進來。對飲了數杯上床。二人乘着酒興。這一齣非同小可。

一個鐵棍馳名。一個雙刀出衆。鐵棍馳名。托(把)雙刀搗開兩半。雙刀出衆。把鐵棍箍成一束。那鐵棍進出無休。這雙刀收放不定。正戰時。那鐵棍如經火煉。漸漸軟來。罷戰後。這雙刀一似水磨。涓涓流出。使鐵棍的。將鐵棍收入囊中。用雙刀的。把雙刀夾攏皮内。說不盡他二人千般恩愛。形不出他兩個萬種風流。

事畢後。邢氏枕上勸他道。你我二人情同伉儷。雖死亦不忍分拆了。此事若大王回來知道。性命定然難保。即使不知。也要把恩情打斷了。況你全身武藝。何不貨與皇家。倘爭得個功名富貴。顯身揚名。耀祖榮宗。

封妻蔭子。名垂竹帛。留個好名於後。不枉天生我材。但爲人在世。爲甚麼托一個父母清白之軀。陷於賊黨。使萬世唾罵。況古來爲逆賊的人。可有個善始善終的麼。你若頓然歸順朝廷。不但轉禍爲福。你我又可永爲夫婦。若不早決。恐一事露。那時想脫其禍就不能了。你心下如何。高傑被他提醒了。如夢方覺。答道。你乃金玉之言。我亦有此心久矣。因不知你的心腹。不敢啓齒。既然如此。事不宜緩。次日。遂同邢氏明公正氣成了夫妻。殺牛宰馬。待宴合營兵將。衆人素服他兩個威德。並無一人背言背語。三日後。他夫妻傳齊了衆將卒兵。邢氏説道。大王叛逆朝廷。恣意屠殺。天怨人怒。目下雖屬苟延。終久定然喪敗。你我都是朝廷清白黎民。被他擄掠到此。異日一敗。徒死無益。我今已嫁了高將軍。同高將軍商量棄逆從順。歸順天朝。你們有願隨去者。便一同歸順。如有不願者。我也不能強逼。衆人齊聲道。我們在此從賊。因他托(把)我們

家中殺盡。無處可歸。也是沒奈何的。誰不願爲良民。情願隨夫人將軍同去歸順天朝。邢氏聽得異口同音。不勝大喜。即同高傑率領着守老營的三千人馬。投順了天朝。有四句打油贊〈贊〉刑氏。道。

莫歎閨閣更無奇。明眼娥眉自可兒。
能配英雄歸帝室。致令芳譽萬年垂。

那時聖心大悅。先賜了高傑一個參將職銜。便命他領本部人馬殺賊立功。他在賊營久了。深知賊營虛實。故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屢建奇勳。不數年。加封了興平伯。掛總兵印。統領精兵五千。鎮守徐泗宿亳十四州縣。刑氏也封了一品夫人。一日。各地方來報。說一隻虎李過領賊兵三千到本州界內。分作十數處。四散搶劫。老幼被殺。婦女全擄。金帛糧食毫無留剩。十分凶暴。高傑笑道。這該死的賊奴。他佔住了我的亳州。我因兵少。不能分兵去同他爭奪。他反敢來攪我的地方。他在別處橫

行搶殺慣了。官軍不敢與敵。故此大膽。分兵四出。今日公然到我地方上來放肆。且叫他吃我一場大虧。纔知道我的利害。遂傳了六員將官。給了六根令箭。吩咐道。衆將各領人馬五百。探聽何處有賊。即往撲滅。他既顧子女玉帛。又素常藐視官軍。你們但齊心用力。自無不勝。倘逡巡畏怯。稍有挫衄。定按軍法。如殺盡一處。亦不許再去。即回來繳令。若貪功違令。雖得功亦斬。他六處受傷。也就膽喪了。我兵回來。且養息銳氣。防他來復仇。我以逸待勞。一鼓而破之。我所轄境內。以後便可安枕。衆將領令去了。這些賊也有三百多一羣的。也有二百多一夥的。到處逢人便殺。遇物即搶。只留着少年女子作樂。此數百里之內。竟無雞犬之聲。他們的馬匹都馱着財物糧食。婦女們都是步行。鞋弓足小。一日走不得二三十里。衆賊也緩步而行。沿途搶得食物甚多。慢慢的同着婦女們說說笑笑。其樂無窮。被官軍打探明白。如風馳電驟般趕來。衆

賊的馬又馱着寶貨。要棄了跑又捨不得。正在兩難。官軍已到。賊少軍多。圍裏上來。如砍瓜切菜。這夥賊中有顧命不顧東西的。也還跑掉一二十個。其餘盡做無頭之鬼。子女財帛盡數奪回。還有一兩起賊在村中住着。正同婦女們飲酒歡呼。都吃得醺醺大醉。忽見官軍殺到。一個個手足無措。惟是引頭受戮而已。六處皆得全勝。各回繳令。高傑命四處傳諭。叫被難的鄉民來認妻子家貲。無主者犒賞士卒。且說那李過正在營中。見賊兵近處的陸續送到婦女金帛。源源而來。他好生樂意。雖沒有粉黛三千。又不止金釵百二。左顧右盼。欣然自得。正選了幾個上等的婦女飲酒作樂。忽然來報有六處人馬大敗而回。李過聽得吃了一驚。叫進來問時。說各處盡皆滿載而回。金帛婦女無數。因不曾隄防。被翻山鷂部下的兵突然衝來。皆爲所殺。所獲之物盡皆奪去。一千五百餘人僅逃回一百多名。李過聽了。一場掃興。急得暴跳如雷。大罵

道。這沒良心的㹙賊。我們大家結拜一場。大王以心腹待你。托妻寄子。你把夫人都拐了去。那不礙着我的。倒還罷了。妙。極是良心話。却是賊口中語。今日又傷我這些人馬。我同你誓不兩立。一個大王的夫人反不如部下的賊。命四處的兵齊到營中。查明了數。只剩一千六百餘人。帶傷者却有一半。李過越氣得腹內生煙。留下百餘人看守這些婦女財帛。帶着一千五百人揚武耀威。正奔徐州。到了城下。見城門緊閉。城上並無一人守禦。靜悄悄的。李過怒道。這廝縮頭藏頭。我就罷了不成。叫衆賊喊罵。罵了多時。喉嚨都叫乾了。總不見一人答應。他愈加忿怒。喝叫衆賊道。他既然不敢出來。我們難道就饒了他麼。你們大家接肩爬城進去。看他往那裡去躲。衆賊不敢不遵。二來也只當他畏縮。故一齊下了馬。拽起衣服。放心大膽。帶着利刃。便齊往上爬。剛爬到半中間。一聲砲響。鼓角齊鳴。城上旌旗密布。劍戟如林。滾木壘石灰瓶如雨點般打將下來。衆賊急忙退時。已結果了七八

百個性命。李過氣忿塡胸。還催着叫上。衆賊料想爬不上去。誰不惜命。正是你我推諉。忽又一聲砲響。南北二門大開。兩枝兵馬齊出。吶喊搖旗。直奔了來。那賊兵見不是勢頭。吶一聲喊。上馬就跑。李過止遏不住。只得也隨着跑。又見幾個敗殘的賊迎面跑來。道。將軍。不好了。大營被翻山鷂襲破。把我們的全殺了。只剩了我們幾個逃得性命。特來報信。李過同衆賊又吃一驚。心慌無主。只得往前奔走。又跑了數里。遠遠望見旗旛招颭。一枝兵馬擺在面前。擋住去路。李過此時也有些膽怯。前有攔阻。後有追兵。又沒處跑。只得領着人馬上前。遠觀不曉。近看分明。只見寶纛旗下爲首一員大將。正是高傑。金盔蟒甲。玉轡雕鞍。身坐白馬。手持鐵棍。威風凜凜。氣概昂昂。不像當日爲賊的樣子。左右簇擁着許多將佐。雄糾糾好不威武。他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大罵道。你這𨨏賊。負了大王。拐去夫人。今日旣傷了我的人馬。又還攔我的去路。昔年口

血未乾。你不怕鬼神殺你麼。高傑大笑道。逆賊。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云。君非而友是則順友。友非而君是則順君。我一個堂堂丈夫。淸白之體。昔日陷身逆賊。不得已焉。我今日荷蒙聖恩。身爲大帥。坐鎭一方。只知殺賊而已。昔日之盟。何所爲據。聖人云。要盟也。神弗聽。爾知道麼。我看昔年一日之雅。快下馬投降。我待你以不死。若不知止。只怕你此刻就作無頭之鬼了。李過怒極。罵道。別人怕你。我不怕你。今日同你迸（拼）個你死我活。正說着。官軍隊裡一員將官將令旗一揮。鼓聲大震。衆兵吶一聲喊。上前四面一裹。箭如飛蝗般射來。從賊紛紛落馬。李過心慌。東衝西突。想尋出路。無奈如鐵桶相似。正在危急。只聽一棒鑼聲。官兵就停住了箭。又一員將官將令旗一展。衆軍撒開了。讓出一條大路。李過見空。打馬如飛而跑。見高傑立馬在前。用鐵棍指着道。饒汝一命。以全向日之誓。勸你叔叔早早歸降。不失王侯之位。如或執迷。恐噬

臍無及。則悔之晚矣。李過知是高傑放他一條生路。也不敢再罵。也沒得話答。只低頭鞭馬而去。跑了十數里。回顧衆軍。只有四百來人。正走之間。只見個土坡上一員女將。束髮冠金鎖甲。手執兩口雁翎刀。坐下一匹桃花馬。打一看時。正是邢氏。有幾句贊道。

雲鬢堆鴉。恰襯桃花之面。金蓮簇鳳。偏宜湘水之裙。星眸略轉而微露凶光。鶯語乍聞而中藏殺氣。容嬌力壯。知爲善武之姬。性巧心靈。信是能謀之婦。不意閨中柔婦女。能爲陣上猛將軍。

他貼身簇擁着有三四十個女卒。都是頂盔貫甲。手執器械。遠遠有百十名將卒圍護。聽得邢氏嬌聲嫩氣的叫道。李過。你認得我麼。你看我歸順了朝廷。今做國家命婦。何等榮耀。你們爲賊的有何好處。何不歸降。自取富貴。李過大罵道。無恥的淫婦。你撇了我大王。同高矮子私自

逃來。你還不識羞恥。敢向我饒舌。邢氏道。我棄逆從順。何恥之有。我叫你這不識時務的逆賊立刻作刀下遊魂。那李過見他左右的不多。向衆賊道。你們奮力上前。若擒獲了這淫婦。不但可報仇雪恥。且大王定有重賞。衆賊也圖僥倖。就喊了一聲。齊向山坡上奔來。馬快的先到了。山坡下一聲響。天崩地塌。都攛入陷坑中去。後面的急收住馬時。已下去了二三百個。李過正然錯愕。邢氏背後一聲喊。兩枝人馬自山坡後分兩翼殺出。李過顧不得衆人。打馬先逃。逃得出去時。只剩得殘兵二十餘個。一同去了。這是高傑夫妻定的妙計。只殺他個膽寒。却不傷他的性命。他是瞎賊的姪兒。若殺了他。李自成定然全營來報仇。不但怕衆寡不敵。就殺個平手。未免損傷人馬。況且殺他個罄盡回去。使賊營中知道。自然膽怯害怕。這也是先聲奪人之意。他夫妻得勝。率領着人馬。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高傑回城。犒賞了將士。又差夜不休星夜探聽闖賊的消息去了。再說李過帶了二十來個殘兵。連夜奔到亳州。見了瞎賊。說到了徐州。不料高傑在彼鎮守。出其不意。被他將我人馬殺戮殆盡。所擄金帛子女皆被奪回。李自成大怒道。這負義忘恩的矮賊。我恨他深入骨髓。常恨遇他不着。今日狹路相逢。如何放得他過。這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吩咐衆將道。留下一半人馬看守老營。等他們的七路人馬回來。同着固守。俟我得勝來時。一同回去。其餘將卒盡隨我去赴敵。衆卒得令。次早放砲起營。高傑探事的夜不收(休)打聽明白。星夜回來報信。高傑差人飛馬賫文到南京兵部處。報賊來有數萬之衆。乞發援兵。內外夾攻。方可取勝。史公見了。連夜檄靖南伯黃得功❷火速應援。這黃得功

算疆場第一員名將。他有萬人無敵之勇。每常上陣殺賊。匹馬當先。左腿上夾一鐵鞭。右腿下夾一鐵鐗。手執鐵鎗。腰跨兩張硬弓。兩個從人背二百枝箭做兩壺。緊隨身畔。離得賊遠。便左右開弓。箭如連珠一般。從不虛發。近則用鎗。殺得性起。便棄了鎗。一手執鞭。一手執鐗。直入賊隊。兩手齊打。賊人紛紛落馬。見他無不膽寒。賊軍中起他個綽號。稱他爲黃閻子。有個醉翁子小令贊他道。

面赤如重棗。虬鬚飄臬臬。神梢没遮攔。千軍視等閒。　屢戰威聲烈。踏碎沙場月。駿騎一聲嘶。衝營逐電低。

向日流賊八大王張獻忠蹂躪滇黔楚粵一帶地方。他有一個龍陽小將姓張。容如美女。力雄萬夫。臨陣當先。所向無敵。賊中稱他爲小張侯。官軍將卒聞其名者。無不遠避。他常聽得人說黃閻子之名。笑道。我恨不遇彼。若遇見。必活擒之。黃得功聞得此語。勃然大怒。領兵特尋了去

與他對敵。他聽得黃得功來了。心中大喜。欺敵者必敗。此賊之謂也。次早列成陣勢。匹馬往來馳騁。索黃得功交戰。黃得功聞知。滿飲數斗。披甲上馬。馳出營門。見那小張侯正耀武揚威。在那裡賣弄。他一聲大喝。縱馬直衝到面前。那賊措手不及。被他活挾而回。餘賊喪膽。拋旗撇鼓而逃。被衆兵趕上。殺了個罄盡。所以黃得功的聲名。流賊聞知。無不亡魂喪魄。他將那〔小〕張侯拿了來時。到中軍帳坐下。笑道。你每常誇嘴。說要生擒本帥。今被我拿來。你有何說。那賊低頭不答。黃得功素知他驍勇。要勸他歸降。做一員佐將。說道。本帥素知你是一條好漢。你若肯歸順。將來富貴不小。他也不答。黃得功怒道。我聽得張獻忠愛你。常置你於腹上共臥。若順了本帥。本帥亦以此情待你。你意如何。小張侯只是低頭不答。黃得功叫左右帶去鎖禁看守。這賊竟數日不食而斃。黃得功雖惱恨他。又憐他是個賊中忠義好漢。命將他埋葬了。史兵部久聞他的名譽。

特補他滁和總鎭。奉旨加封侯爵。統轄滁和盧無（蕪）爲（各）州十一州縣。他這日見了兵部的來文。又是鄰郡有事。即點精兵三千。前往赴敵。史公又令慕義林忠尙智速回。各領兵卒緊防三處疆界。倘有賊兵。隨機剿戮。他三人領命去了。且說李自成領着數萬人馬。到了徐州地界。不一日。到了城下。見城中守禦甚嚴。滾木礧石堆滿。却不出來交鋒。李自成傳令。叫衆賊在城下辱罵。罵了兩三日。他總不倸不保。只當是不曾聽見。總不出來。闖賊心中大怒。正造雲梯。要想攻城。忽聽得報馬來報。黄闖子領兵來救援了。已在五里外安營下寨。闖賊素常怕的是黄公。聞得此報。心中便吃了一驚。這黄得功安營歇了一夜。次早乘着銳氣。帶領人馬前來索戰。闖賊傳令各處俱出迎敵。兩下擺成陣勢。闖賊遙望他的兵馬不多。還不介意。對壘多時。兩無勝負。猛聽得連珠砲響。背後三面吶喊。官軍蓋地蜂擁殺來。原來是高傑先因遜他的鋒銳

之氣。故堅守不戰。今過了三日。知他銳氣漸消。正打點要同他見個勝負。聽得黃得功兵到。同賊交鋒。他心中大喜。自領了二千健卒。從背後殺來。命兩員將官各領兵一千。分左右衝突。這些賊數年在各處打降。官兵見了。不是疾走如飛。就是束手待殺。他殺現成的慣了。今見這些軍將與別處大不相同。奮勇長驅。竟一鎗一刀的要來對敵。就有些膽怯。況且高傑當年在他們營中時。翻山鷂的利害人人知道。這黃闖子的威名遍於賊中。聞名喪膽。每常偶然相遇。就遠遠的避開。正今日竟同廝殺。已懷着鬼胎。因他先聲素著。俱恐頭顱不保。若只遇他一個。還可勉強抵敵。今他二人在一處。前後夾攻起來。不由得心中害怕。正分頭迎戰。那黃得功見了高傑領兵四面殺來。如虎添翼。越發鼓起他的威風。大吼了一聲。猶如半空起個暴雷。右手持鎗。左手執鞭。帶領着隨身鐵騎。衝入賊陣。他標下的衆將見主帥爭先。焉敢落後。一齊奮勇殺

上。把賊兵衝作四分五落。站脚不住。高傑見賊衆驚慌。也催兵混殺。自辰至申。闖賊看他的人馬漸漸喪失。知不可敵。遂率領衆將。招呼士卒。敗逃而去。高黄二帥見他的賊衆尚多。也各收兵回營。高傑到黄得功營中相會。謝了他救援之德。商議道。我兩人部下不足萬人。賊有數萬之衆。難以撥滅。若只力敵。恐受傷者多。須如此如此行之。不但此圍可解。我兩家的兵馬又不得折損。主意定了。兩人分頭行事。高傑回城傳令。城中只留下一千兵。命合城百姓皆給以盔甲。各執旌旗器械。都上城守護。托邢氏帶領文武督帥。自己暗暗領兵。連夜去了。那李自成敗回營中。怒道。我自行兵以來。未嘗屢敗。前敗於六合。今日又在此失機。這一口氣如何得出。李岩道。勝敗軍家之常事。大王何必介懷。今日因四面受敵。故此傷折。明日將衆兵養息一日。後日同他見個輸嬴。我們的軍馬多他數倍。用更番之法。再無不勝之理。李自成道。何爲更番之

法。李岩道。將我們的兵馬分作三隊。先出第一隊對敵。約兩個時辰。第二隊上去。將頭隊換下入營暫歇。又兩個時辰。第三隊上去。又換下第二隊歇息。又將第一隊換第三隊。輪流換隊接殺。雖連戰三晝夜。人馬亦不困乏。在我甚逸。彼則甚勞。人之精力有限。他能以一隊熬得過我三隊麼。他即欲分兵。則人少而不敢。此晉三駕疲楚之法也。李自成聽說。大喜。次日休養了一日。第三日早。衆賊埋鍋造飯飽餐了。備馬披甲。打點廝殺。衆賊將領着頭隊賊兵出了營門。揀寬濶處擺下隊伍。遙望黃得功營中微有煙起。靜悄悄不見一些動靜。遂掌號擂鼓。吶喊連天。直逼將過去。仍是如此。離營不遠。上高處瞭望營內虛實。見虛插旌旗。原來是一座空營。忙報知李自成。差人去探聽。探事的回報。果然一人也無。李自成尚持疑不信。又遣兩員將進去看實了。然後親到營中去看。見糧草堆積。各帳房中兵士的衣服行囊全然未動。甚是動疑。再教

人到城下打聽。報說比前日防守更嚴。女牆邊士卒布滿。宋獻策說道。黄闖子忽然棄營而去。彼素知兵。以臣愚意度之。莫非爲圍魏救趙之計麽。李自成猛省道。此或有之。正說着。只見探馬飛來報道。黄闖子直搗亳州。暗襲老營。斷我們的歸路。已去了一日一夜了。李自成聞報。心下正在慌張。或(忽)又有數騎來報。左良玉知汴梁已失。自襄陽領四十萬大兵前來復仇。瞎賊聽得愈慌。恐老營中没有大將。抵敵不住。傳令即刻拔營。連夜回救。奔馳了一日一夜。到了盱眙縣界。忽聽得背後砲響。回頭一看。見是高傑的旗幟。吶喊追來。衆賊無心對敵。且戰且走。後面追兵也不甚力戰。只是追趕。又走了數十里。一聲砲響。一彪軍擋住去路。當先一將笑喝道。認得黄將軍麽。衆賊看時。果然是他。闖賊見斷了他的歸路。無可奈何。只得催兵上前混戰。後面高家的兵漸漸追上黄家的。也戰不甚利。殺了一會。閃開一條大路。衆賊趁勢衝出。黄得

功同高家步卒趕了下來。這些賊跑了兩日一夜。都不曾造飯。雖吃些乾糧。都人疲馬乏。看看日暮。正在飢渴之時。思量要紮營暫息。忽然一派鼓聲震耳。一枝人馬衝出。只見高傑領着將卒撞入隊中。揮刀亂砍。李自成驚道。此處如何又有這矮賊。料難迎敵。奪路先跑。這些賊只顧逃命。往前直奔。落後的皆被誅殺。高黃二帥統兵趕了一程。天色已晚。賊去遠了。纔收兵安歇。次早遣人打聽。回報賊兵都回亳州去了。二人連勝二陣。斬賊首萬餘。奪得軍器無數。差官露布往南京報捷。他二人回兵到了原營。高傑請黃得功同諸將進城。設宴賀功酬勞。遣官賚牛羊酒來犒勞士卒。黃得功次日辭別。領兵回鎮去了。這就是他二人定的妙計。二人領兵。連夜啣枚疾走。使賊不防。到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內伏兵休息。故意聲張。假說去襲老營。使賊聞知。不敢攻城。定然星夜回救。又令人四下謠言左將軍自襄陽領兵到來。賭賊素常怕他。自然不

敢稍羈。奔馳回去。他二人以逸待勞。先伏一枝兵。假打高傑認(旌)旗在後追趕。他自然跑得更快。次後黃得功迎面衝他一陣。使他一驚。料不敢戀戰。也不教官軍力戰。恐賊着急。拚命亂殺。致傷士卒。所以放條路與他走。衆賊見有生路。那裡還肯迎敵。但只隨後追趕。等他跑得倦極了。高傑又伏兵在前衝來。使他驚疑。心中自然越慌。不敢駐足。此乃高黃二帥見賊兵衆多。不能盡殺。不過驚他速去。保全了官軍不傷。寇圍得解就罷了。要是李自成不知兵。他們就不是這等相待了。那些賊兵有衝散了的。或三五十一羣。或百十人一夥。四處尋路歸營。有路經六合天長江浦邊界上的。都被尙智林忠慕義生擒的生擒。斬首的斬首。脫逃者無幾。探得賊去遠了。他三人又親到京中去獻俘。史公大喜。

再說李自成見高黃兩家追兵已回。心中略定。不想迎面又遇着一枝人馬。風捲而來。你道是誰。起先林報國三人在京中領了史公之命回

來。各整壯兵去守疆界。國氏知道了。要領兵去截賊歸路。林報國道。史公吩咐只叫各守邊界。不可遠離。如何違得。國氏道。古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史公之令乃持重之意。恐諸君兵少。不令遠去。懼賊衆多。倘或有失。未嘗不欲殺賊也。我雖女流。視賊奴烏合之衆如同螻蟻。但一舉手便成虀粉。國氏執意要去。林報國阻他不住。只得任其所爲。國氏便傳集衆壯兵。吩咐道。我如今要去斷賊歸路。你們可敢同我去麼。衆人都知他的驍勇。誰不願立功。盡歡答道。我們都情願隨夫人去。國氏道。不消你們齊往。還要人同我夫主沿邊殺賊。只須三百人跟去足矣。即挑選了三百名壯漢兵卒。將家中己囊取出三百金。每人給銀一兩。預備乾糧。俟有功回來。再申報請賞。衆人無不感激。次日。領衆前往。先差兩名健步前去打聽賊的消息。好做準備。去了兩日。回報賊衆被高黃二將軍殺得大敗。自盱眙一路逃來。不久就到。國氏命衆人飽餐。等

候廝殺。李自成被高黃二帥殺得抱頭鼠竄而逃。正走着。前面又有兵攔阻。初見不多步卒。心猶不懼。遠遠望去。爲首一將。頭戴銀抹額。銀甲鮮明。鋼鎗耀日。坐下火炭馬。好似一朶紅雲托着一團瑞雪。又是那樣嬌嬌滴滴美賽姮娥。雄雄糾糾猛如項羽的那員女將。驚得幾乎墜騎。向衆將道。這人惹不得的。逃命要緊。衆人聽說俱慌。各要顧命。四散奔逃。國氏一眼認得瞎賊。飛馬追來。衆賊將少不得要<殺>保護主公。一齊上前攔擋。只見國氏鎗法展開。惟見一團光亮。繞得眼花。連人帶馬都看不見。衆賊將早被他刺死了幾個。又中傷了幾個。心慌膽怯。瞎賊已跑遠了。衆賊也就縱馬逃命。國氏見賊衆難追。只命收獲馬匹並器械什物而回。查點隨去之人。不曾損折一個。鮑信又細細申報史公。史公大加贊美。將高黃二帥的大功。並尙智林忠慕義同國氏的勤勞功蹟。一並申奏崇禎。皇上大喜。加高傑黃得功少保。賞給尙智等三人

金幣。加封國氏一品夫人。衆將士皆有恩賞。那時衆人將國邢二位夫人稱爲女中兩絕。但邢夫人有大遜國夫人處。邢夫人雖有勇有識。但殺氣英風太露。國夫人生得如一朵嬌花。迎風欲顫。而殺賊的本事勇猛無匹。眞塵寰中少有之女子也。且說李自成帶了敗殘人馬。忙忙如喪家之犬。回到亳州。喘息定了。命查隨去之兵折了多少。賊將回報。人折不多。只喪了萬餘人馬。軍資器械盡行失去。李自成敗了兩場。一來有些懼怯。二來又着了一口暗氣。覺得身子不爽。一意要回陝西。你道這瞎賊如此凶惡。還受什麽氣。他自從邢氏隨高傑去了。聞得西安府長安縣有一姓楊的女兒。有賽楊妃之名。差人去硬奪了來。那父母怎敢違拗。闖賊見了。果然好個絕色女子。那楊氏生得。

臨風欲舉。似飛燕之輕盈。（論這輕盈。果賽楊妃。）弱態堪憐。類王嫱之嬌媚。
秋波一轉。能消鐵漢之魂。丰韻半天。可奪淫人之魄。衣間惹

一種幽香。非蘭非麝。臉際砌十分春色。疑玉疑香。盈盈十五芳年紀。恰是楊妃未嫁時。

還有毛詩上碩人章的幾句。正好爲他寫照。道是。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這幾句還不足以盡其美。那偕老章道。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你道這樣的美人。雖石人見了也動心。鐵人見了也相愛。何況這個瞎賊。他得了這楊氏。眞比破了幾十座城池。搶了幾千馱金寶還快樂。他當日娶韓氏時。還是無賴貧窮的時候。見了他。就以爲天姿國色。十分心愛。如獲異寶。不想那韓氏是個風塵妓女。一心只有那蓋君祿。與他

是掛名的夫妻。原不甚相愛。後來得了邢氏。雖比他美過數倍。但邢氏是勉強從順他的。李自成雖百分愛他。他心中却不愛這瞎賊。也不過只有夫妻之名色而已。趣而妙。韓氏是掛名夫妻。邢氏是名色夫妻。見這等惡人。連妻子皆不與之同心。況且他是個女中英雄。雖俊龐可喜。然邢眉目之中凜凜有一種殺氣。相愛中又有些可畏。諺云。鬼怕惡人。瞎賊如此之惡。竟還有可畏之人也。今得了這楊氏。其美又出於邢氏之上。只有可愛。而無可懼。眞正心中愛的要死。但楊氏這樣個嬌而美。美而少的婦人。伴着這等一個凶暴的反寇。他只知有屠害生靈的惡腸。那種有軟玉溫香的手段。到夜間。興之所至。拿他像應差一般。蠻抽蠻扯。不過幾下。了其事而已矣。那裡知道甚麼溫存。何以謂之憐惜。闖賊因前番托高傑執掌內營。圖他保護妻子。不期連妻子都被他竊去。方知此物不是亂托得人的。他有個族姪叫做李錦。以爲是自己的姪兒。再無妨於事的了。叫他管內營事務。但照管內裡的夫人侍妾。孰不知李錦也是從小

兒做暴賊的人。只知風高放火。黑夜殺人。書本兒也不曾摸過。知道甚麼叫做倫常禮義。他一見了這楊氏。就一片心神注在他身上。那知這楊氏自幼以爲生得如此美貌。將來定嫁一個俊俏兒郎。不想得了這樣一位外貌既不揚。內才又不濟的尊夫。那心中如吃了幾擔黃連水一般。淹心的苦也說不出口。那眼淚只好暗暗的往肚裡落。這瞎賊雖然愛他。但成日要去攻城掠地。調將遣兵。做那流賊的伎倆。被窩中的事也不過是名色而已。楊氏見李錦纔二十多歲。一條精壯漢子。又還生得面白唇紅。雖算不得美男兒。較他令叔也高了許多。就有個要把他做壓寨小郎君的意思。名色甚新。無人處常拿話勾引李錦。那李錦是一個伶俐滑賊。何所不知。兩人眉來眼去。都懷相愛之心。一日。左右無人。李錦笑向楊氏道。夫人是聞名的賽楊妃。當日楊貴妃是配唐明皇。唐明皇排行第三。人都稱他爲李三郎。我也是第三。如今合營中都叫我

做小李三郎。賽楊妃自然該配小三李郎纔是。怎麼倒配了小李三郎的叔叔呢。又笑道。我聽得人說。當初楊貴妃是唐明皇兒子的媳婦。被公公拿了去做老婆。今日夫人是嬸娘。何必(不)配了姪兒。翻一翻案。替當年楊貴妃報報仇。楊氏也笑道。你想要配我。那是萬不能夠的了。我也聽得說。當日楊貴妃有一個乾兒子叫做安樂(祿)山。他明爲母子。暗做夫妻。只瞞了唐明皇的耳目。你如今是姪兒。比乾兒子又還親些。也只好瞞了你叔叔。我們暗效鸞儔罷了。他二人暗訂佳期。但內帳中侍兒羅列。難以偷期。這楊氏不但沒有邢夫人的膽量。且終日守着賭賊。沒處下手。攻汴梁時賭賊被射傷了眼睛。疼得晝夜號呼。一連數日。衆婦女在傍伺候。皆不敢合眼。那日。賭賊眼疼略止了些。沈沈睡去。那些侍女熬了幾夜。也都趁空東倒西歪的睡着。這李錦每日黎明假意進來請安。希圖得空。好同楊氏了一了心願。孰知楊氏也有心。這早

見衆人都睡了。他便獨坐。以候李錦。少刻。李錦潛步而來。見瞎賊睡熟。左右七顛八倒的都在夢鄉。見楊氏獨坐。他也不敢說話。笑向楊氏。用手往後帳中指指。楊氏含笑點頭。兩人同到後帳榻上。解珮露湘妃之玉。齊眉點漢渚之香。這一個竭力頻抽。以伸向來渴想。那一個盡情迎送。以償日久相思。楊氏見李錦外邊的威勢雖不及叔叔的萬分之一。被底的本事強如他叔叔的十倍。李錦見楊氏的標致。以及遍身的滑膩。妙是不消說的。且那一種風騷比外邊擄來的婦女大不相同。兩人的恩愛那裡說得盡。你看他二人好一番樂境也。

賽楊妃金蓮高舉。喜孜孜。眞是那被底鴛鴦。小三郎玉莖忙舒。笑吟吟。堪賽那水涯鸂鶒。這個道。當日是明皇私媳。到今日。你小三郎翻案做來。那個道。昔時乃楊氏偷兒。到今朝。你大嬸娘依樣畫出。這個道。安祿山當初看見我軟溫新剝雞

頭肉。我今日竟得嘗你雞頭肉。這肉好肉。那個道。李三郎昔日道他信是胡兒只識酥。我此時竟弄得你便只是酥。可酥不酥。這個道。你歇歇罷。你那瞎叔叔比不得老三郎大雅。肯容我錦繃兒撞那胖子。那個道。且慢慢着。這些小侍兒比不得瘦梅精吃醋。且等我助情花遂你嬌心。弄多時。這個哼唧唧。哎呀了一聲。已遍體酥麻。那個喘吁吁。完賬了一句。已全身壓下。已成彩鳳雙飛翼。交付靈犀一點通。（通篇即以明皇楊妃事實。實好。）

他二人恐人醒來撞見。忙忙的雲收雨散。整衣而起。此後他二人的情愛雖濃。然不能再赴陽臺之樂。這次瞎賊去攻打徐州。他二人得了這個空隙。色膽如天。也顧不得衆侍兒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了。竟公然就交鋒起來。一個是托嬸娘權當了嬌妻。一個是把猶子暫充了夫主。日夜大幹。這豈非瞎賊同部下淫掠婦女的現報。楊氏同他商議。這些侍

兒可以威制。可以恩結。還有瞎賊的幾位如夫人。恐他們吃起醋來。洩露口風。非同小可。要做個一網打盡之計方妥。那李錦仗着他力壯陽強。何樂不爲。楊氏婉轉說合。這些賊中婦女有何愧恥。都欣然領納。他二人見無後患了。無夜不春風幾度。忽一日。他兩個聽得探馬飛報來說。瞎賊失了機。不久就要回來。此後不知何日又纔得空兒相聚。一日之內要做三五夜的勾當。把後來的都要預支。不想徹夜瘋狂。到五鼓反睡着了。原不防瞎賊回來的速。誰知瞎賊敗了幾陣。星夜奔回。大隊還在後面。他先領了十數騎即回老營。衆賊將還不知他回來了。他已到了內營。就往內帳裡走。那李錦同楊氏正還摟抱而睡。有一個侍女起得早。聞知瞎賊回來。已進內營。忙進帳將他二人推醒。說道。大王進來了。他兩個聽見。如雷震癡了一般。急忙爬起來時。那瞎賊已到了帳中。見楊氏李錦同在床上。慌手慌脚穿衣。心中大怒。思量要殺他二人。

一個是愛姪。一個是嬌妻。捨不得下此毒手。但大聲說道。這也甚奇。當日那韓氏私通蓋君祿。次後邢氏又同高傑去了。今這楊氏又與姪兒相偷。三人前後一轍。我這樣一個漢子。緣何是一個大烏龜的命。因此着了一口暗氣。伏枕數日纔好了些。把李錦逐出。此後再不許他進內帳來。那瞎賊見這次用兵不利。毫無興頭。因聚衆將商議要回去。衆賊都辛苦了二年。不但一無所得。且損了無數。都興致淡然。贊成其意。此時那七路搶劫去的兵馬都回來繳令。惟北路去的點燈子③領着敗殘的數百賊衆大敗而回。你道是誰殺敗了的。他帶了人馬向北而行。過了多少城池村鎮。都是他們殘破過的。皆荒涼無人。他直到了泰安州地方。見一座村坊。約有數千家。人煙輳雜。景象富庶。心中大喜。一齊踴躍直奔了來。尙離數里。見一塊平陽大地。都到了這處。正要埋鍋造飯。吃飽了好去擄掠。忽然一聲響亮。如天崩地塌。陷了一個大坑。把二

千餘賊盡填於內。這點燈子在後壓陣的。幸得不曾陷了下去。見了目瞪口呆。看所剩人馬不上數百。正在癡呆之際。聽得兩處吶喊。見那村中左右分兩股兵殺來。約有二千多人。他不敢抵敵。領着殘兵。星夜奔回。這是辛同鮑德探知流賊到來。他學當年大同總兵郭登做的攪地雷。保護本村。不想流賊果然吃了這場大虧。敗逃而去。（古云。識者有時有。英雄無日無。倘智諸人得遇史公。便得享皇恩。受爵祿。而鮑德辛同之謀勇。不在他諸人之下。無識之者。不過終於一草莽英雄而已。自古及今。文有經濟之才。武有治亂之勇。無人提攜。老死於牖下者。不知幾許人焉。惜哉。）李自成見連連失利。遂傳令次日拔營。再說史奇他敗了那一陣。雖免死立功。他心中不肯服。忿忿不平。道。我經多少大敵。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今遇此小去處。反遭了這場大敗。功名還是小事。有何臉面立於衆將之中。若不大建一場功勞。何以掩得前番之醜。今見瞎賊要回陝西。他忙上前跪下。道。臣隨大王多年。曾立過微功。前次失機。蒙大王免死。但臣有何臉面與衆將爲伍。今願大王賞臣三千人馬。臣去攻破鳳陽。屠此一城。

上張大王天威。下雪小臣前恥。李自成道。我大兵盡去。你孤軍在此無援。何以保得必勝。史奇道。臣雖一個大字不識。曾聽得人說。謝玄以萬餘弱卒。破苻堅數十萬雄師。臣以鐵騎三千。何愁一座孤城不克。況臣等跟隨大王。尙欲混一四海。以奉大王高登大寶。臣等還望列土分茅。若此一城不能攻克。尙畏首畏尾。何以橫行天下。臣前次失機者。一時出於大意。今若不能破鳳陽。願甘軍法。瞎賊大喜道。你這一片雄心壯膽。就可以直吞鳳陽了。何愁不克。你挑四員偏將並三千人馬前去。早早立功。我到潼關歇馬。等你的捷音。史奇叩頭謝恩。選了四員稗將。一名終嚴。一名童智。一名金從政。一名伏順。又選了三千勁兵。辭了瞎賊。洋洋得意。殺奔鳳陽府來。李自成遂傳令起行。大隊盡回潼關去了。且說這史奇他是個一勇之夫。胸中絲毫算計都沒有的。仗着他力大身強。自以爲英雄無敵。他前在六合遇了國守。吃了他那一鎗。魂都嚇走。

今次不敢去惹他。想起鳳陽人都不濟。他想來施些威。破了城。可以名利兼收。他就不曾想。當日得勝是隨了李自成的大隊。人多勢衆。又遇着都是怕死的官軍。聽見流賊兩個字。不但大人魂夢皆驚。還可以止得小兒夜哭。何況見了面還有個不跑者。那文武官員更有好笑。當日岳忠武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自然太平。此時大謬不然。文官拚命要錢。武將愛錢怕死。流賊還在數百里之外。他駞着宦囊。帶着妻妾。拿出那楚狂接輿的身分來。遠遠的趨而避之。這些軍民見官府都竊負而逃。大家也就相率而遁。跑得快的跑掉了。跑得慢的。年少婦女悉爲衆賊之妻。老弱男婦咸作溝渠之鬼。所以這些官軍。不說他自己學會個棄甲曳兵而走。反說得這些賊竟是無敵於天下的。吏(使)這賊衆看慣了。不知是官軍懦弱。也公然以爲他是暗嗚叱咤。千人自廢。一個個都是蓋世無敵的眞正好漢。這史奇不知死活。竟大膽領着

三千孤軍。要來攻屠鳳陽。以爲內中定無國守。向年瞎賊屠鳳陽時。姚澤民爲先鋒。他爲副先鋒。兵馬一到。城池立破。不但殺得臊皮。而且搶得快活。他此時還當是前番一樣。一團高興。蜂擁而來。誰知這一次不似前番了。當年因太平日久。人不知兵。素常聞流賊之名。如雷震耳。一聞他們來到。都心膽墮地。屁滾尿流。夾屎而遁。後來流賊滿載而去。恢復了地方。崇禎把這聞賊先逃的將帥也殺了幾個。又將城池修得堅固。添兵防守。如今聽得李自成大隊已去。只有幾千人來。膽又壯了些。雖不出來對敵。却也不敢聞風而遁了。鳳陽總督馬士英少不得率衆堅守。一面雪片文書到南京兵部。飛報賊情。求取救兵。且說史奇領着人馬。離鳳陽尚有數十里之遙。差人飛馬去探看城中可跑盡了。不曾移時。探馬回報說。城中緊閉。防守甚嚴。像是不曾逃躱。史奇大怒道。我們的名。那一處聽見不膽碎心裂。況此處又是我們向年殺怕了的。今

日何敢不走。是誰借了些膽子給他麽。膽都可借。奇聞。對衆偏將道。這是天意。該我們建這場大功。發這次横財。故此他們不曾遁去。我們快些上前。這一破了城。且搶幾個婦人快樂。衆賊聽說得興頭。大家如飛一般。齊催馬到了城下。見城上週圍都有人防守。史奇道。不要怕他。你們爬城。他見了自然要跑。衆賊也想得奪了城。圖内中的金帛婦女。大家下馬。就往上爬。城中兵卒見了。手慌脚忙。火砲齊施。木石並下。先爬到城半中的。傷了有二三百個。衆賊連忙退回。史奇料道不能爬進去。只得離城數里下了營寨。次日。差了兩員賊將。到城下來勸城中官員百姓投降。如開門投順。一個不殺。不然破城之日。寸草不留。馬士英同衆官商議。不敢惡言回答。恐激怒了他盡力來攻。如何抵敵。只婉言回覆道。將軍兵到。我們應該就降。但朝廷法度森嚴。恐後來加罪。請將軍先破了南京。我們自然歸順。那賊將回覆了史奇。史奇怒道。他諒我們不敢攻城。

好話勸着不依。我們再齊心併力去攻。不怕攻之不下。遂造了幾座雲梯。推到城下。城中也防備甚密。見雲梯剛到城下。連發大砲。將賊衆又傷了數百。史奇見不能攻進。回營大怒。又差了賊將到城下說。你們既然不降。可出來打降。見個輸贏。城中衆人總不敢答應。只是堅守。賊將見沒人答應。只得回營復命。史奇大怒道。料他也不敢出來。我們且往別處去搶擄一番。只留下數百人守營。餘衆分作七八路。到數百里之內。逢人便殺。婦女盡擄。金帛糧食都運到營中。一則取樂。二則爲久困之計。且說馬士英求救文書到了南京。史公見文書一日數至。諒必事在緊急。遂會同了衆文武。在午門外公議誰人領兵前去救援。這些公侯伯都督衆武職勳臣。一個個靦面相覷。沒一個出頭答應。史公見這般光景。知是畏刀避劍。明哲保身的大將。意欲派幾個去。料他們不敢不遵。恐到了那裡。喪師逃敗而回。倒折了天邦銳氣。故作色道。諸公食

朝廷重祿。祖孫相繼者二百餘年。閒時談兵說陣。何等威風。今聞寇至。便束手無策。本部今日不是姑息諸公。不遣領兵前去。但鳳陽祖陵要地。恐到那裡無用。反誤了大事。衆武臣一個個羞得面紅耳熱。却不敢應承。樂公道。雖無將可遣。但救兵如救火。不可遲緩。慕義等乃屢勝之師。須遣他們去。庶可成功。老先生尊意如何。史公道。愚意正注在他三人。先生此言。正合愚意。但恐他衆步卒已經兩次奔勞。喘息未定。又命遠去救援。未免疲鈍耳。此時慕義等正在城中。史公命傳了他三人來。道。適間連接飛報。流賊大隊已回潼關。今分兵一枝來寇鳳陽。本部的意思。要你們去應援。你們心下如何。他三人齊聲應道。卑職上蒙朝廷天恩。又荷老爺提拔。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既受皇家爵祿。這殺賊報功乃武臣分內之事。安敢辭勞。史公大笑道。衆武臣都要似你們這般心胸。那些流賊早已撥滅盡了。奈何都是些慵懦之夫。以致天下四分

五裂。令人可嘆可恨。衆勳臣心下暗想。他這些話。明明道着下官。只好忍氣吞聲。誰敢回言辯駁。史公又道。但你們部下都是步卒。前次奔走勞苦了。可在京營中挑選幾千兵馬前去。若得建功回來。本部自當力薦。他三人稟道。蕞爾小寇。何須京營人馬。卑職等三千步卒。留六百以守三縣城堡。只帶二千餘前去。足以剿滅那些逆賊。史公道。我知爾等足能辦事。但此行係應援地方的公事。都要給他們的行糧纔是。沒有個替朝廷出力。還叫他自備口糧之理。他三人道。這是老爺天恩。這些兵卒自然感恩。效死以報。史公向戶部尚書牛騂道。這些兵將。就是前日老先生所說弟迂闊之事。不急之需的那一起人。不但連次立功。且今日又去殺賊。老先生可肯給他們糧餉否。若老先生恐這些人沒用。怕枉費了帑金。就煩舉出一位將領來。督兵前去。牛騂滿面羞慚。答道。此係軍需緊事。老先生有文到敝衙門來。該用多少。敢不應付。史公向

他三人道。你們到我署中。今晚關下錢糧。明日就都回去提兵。黑夜前往。三人答應了出去。史公心有所觸。莞爾而笑。樂公道。老先生何故失笑。史公道。弟偶然想起這捐餉的賈進士來。他雖得中科甲。又未蒞仕。食朝廷俸祿。他這項銀子應留與子孫享用的了。況又不曾爲朝廷掌管庫帑。並無官守。就力助三萬金。以今日人情論之。未有不笑其迂呆者矣。故不覺失笑。那傅勝牛騂明知史公是譏誚他。却做聲不得。惟有低頭含愧而已。衆官散去。史公回衙。把他三人又鼓激了一番。都賞了馬匹鞍鞊銀兩紬緞。行文戶部。關了一萬五千兩銀子。每鄉勇賞給銀五兩。又發牌文。凡經過地方。州縣官供給糧草。次早。慕義林忠尚智都辭了回來。將銀子分散了。衆人感激不盡。聽得要去剿賊。他們本是屢勝之師。心雄氣壯。無不踴躍歡喜。他三人商議了一番。每營留二百兵。一員千總領一百兵。幫城守指揮守城。一員把總領一百兵。同衆百姓

守堡。三處總交與鮑信監督。不時輪流查核。他三人即日起身。先差伊策探聽鳳陽消息。叫他星夜回報。衆人走了三日。伊策回來報道。流賊領兵的賊將。就是前次我們殺敗的一堵場（牆）史奇。今領了三千人馬來要攻鳳陽。已經兩次攻城。城中守禦甚嚴。傷了數百卒兵。賊將十分忿怒。令他部下賊衆各鄉村搜尋少年婦女。拿來行樂。其老幼男婦盡殺之。以洩忿氣。左近地方焚蕩一空。城中只是堅守。沒一個敢出來對敵。尙智笑道。這賊不知死活。此來定然授首。他欺鳳陽無人。故孤軍而至。我以計破他。如摧枯拉朽耳。此處離賊營還有多遠。伊策道。還有一百餘里。尙智向林忠慕義道。賊衆酷殺。以逞凶心。我們不可不速援救。以保百姓性命。但此賊連次未得便宜。如今是忿師了。他城下失利。聽得有救兵來。他必奮死甘心。於我當設計誘之。先錯（挫）其銳。二人道。遵兄嚴令。努力共殺此賊。以甦百姓之命。尙智道。我引本部兵先行。

他不知我們來應援。定大膽領兵來敵。我也假裝他處懦卒。便佯敗誘之。彼必放膽來追。林兄伏於數里之外。俟賊過後。見他隊伍一亂。以砲爲號。便從賊後衝來攻擊。我率兵掩回。前後夾攻。自無不勝之理。賊兵一出。他諒城中不敢輕出。營中必定空虛。慕兄從大寬轉。暗襲賊營。若襲破了。放起火來。亂他的軍心。二人依計。次日。緊走了一日。紮營安歇了一宿。天色黎民(明)衆人飽食了前進。離賊營不遠。緩緩而行。且說這史奇在李自成面前說了些大話。又立了軍令狀。領兵前來。滿擬一到就破了城。搶殺一番。好回去獻功。不想城門緊閉。攻了二次。倒反傷了幾百人。還攻不開。怎麼回去繳令。自己領了一枝孤軍。屯兵於堅城之下。恐外面援兵四集。心中又怯又怒。着賊兵四散到各處去搶擄。一則出氣。二則且弄些婦女來營中散悶。此時城中若有好將帥。趁此時領兵剿戮。何愁不勝。又何愁衆賊不抱頭鼠竄而逃。無奈這城中官軍

畏賊如虎。見賊不來攻城。私心竊喜。感激了不得。可還敢出來惹他。那外面跑不掉的婦女。被賊拿到營中取樂。將老幼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在城官員未嘗不知。生怕自己的頭顱不知落在何賊之手。那裡還顧得百姓。即如當年嘉靖年間。倭寇蹂躪浙西。來了七個倭子。直犯南京。那時城中猛將如雲。謀臣似雨。還有數十萬京衛兵。嚇得把十三門關得緊緊的。竟無一人敢出。被他在官道上混殺了一番。傷了無限的人。晚間回去離城三十里板橋地方一個財主家。淫其婦女。大醉而臥。一夜而去。七個倭寇。怕到這個地位。又何況三千流賊乎。末世的兵將。說起來可發一笑。這一日。史奇正在營中。心中發悶。飲了一飽早酒。乘着酒興。把十數個婦女都叫脫光了。圍繞着他。揀了三個上好的。三面放下三張椅子。叫他三人仰臥在上。做那三仙出洞的款式。這個身上抽幾抽。飲一杯。那個身上抽幾抽。飲一杯。正在週而復始取樂

的時節。忽營門傳鼓。報有援兵到了。他正做得有趣。聽了這話。阻了他的高興。心中大怒。穿衣到了前帳。發令道。不要等他到。我們上前去迎敵。殺他個怕。他自然退去。再回來取樂。城中料想不敢出來。只留二百人守營就夠了。吩咐畢。披甲持鎗。扳鞍上馬。領了二千多賊。如飛般迎了來。遠遠望見些官軍。也無盔甲。各擔着行囊包裹。扛着旌幟刀鎗。慢慢的走。忽見他賊兵一來。回身就跑。史奇大笑道。這一種兵也敢來禦敵。今日殺他個罄盡。也出出我連日的悶氣。便催兵快攆。衆賊縱馬趕了有數里之遙。看看趕上。那些人把行囊全撂了。空身四散而逃。這些賊看見。顧不得攆人了。爭先混搶。史奇催着前進。這些做賊人見了東西。性命都顧不得。誰還遵他的軍令。就要殺也殺不得許多。史奇正發急。衆賊正搶得高興。忽聽後面一聲號砲響。一彪兵馬搖旗吶喊。從背後殺來。衆賊忙回頭一看。見是一起虎頭軍。只得回身迎敵。內中有前

次吃過虧的賊。吃了一驚。就亂擾擾有些不定。大家互相傳說他們的利害。古語說。先聲奪人。衆賊心中一怯。就奮不起威來。被他殺到跟前。沒有個束手待斃的理。少不得要去抵敵。忽又聽得喊聲震耳。一枝兵又從面前殺回。又一看時。不是先那些人了。也是虎頭軍士。史奇部下幸得都是挑來的賊中好漢。也還勉強敵住。遠遠望見老營火起。煙焰沖天。不但捨不得搶擄的東西。還有那心愛的活寶在營中。心下大慌。又是一急。就有些擋不住了。這史奇連日被婦女掏虛。今早又吃了一飽老酒。正在那裡高興。忽然來打降。先拿穩走來一殺就勝。便回營作樂。誰知兩三處的人馬只管廝殺起來。由不得昏頭昏腦。正死力支持。忽見國守挺鎗在前。林報國持矛在後。殺將入來。史奇前次在他手中的敗賊。心中大慌。道。這個寃家。如何又來到這裡。料抵敵不住。就落荒而走。國守見了。緊緊追去。這些賊見沒了主帥。又聽吆喝投降者免死。

誰不惜命。也就倒戈棄甲的降了數百。跑了有千數。殺了有數百。尚智鳴金收軍。紮下營寨。同林報國二人坐下。衆人報功。不多時。慕義也領兵到了。坐定。說。賊營果無準備。殺的殺了。走的走了。奪回了許多婦女。其餘糧草輜重。一並焚燒。尚智大喜。吩咐另撥些帳房中。不但精細。且見經濟之才。也安頓了。然後查點將士。內中不見了國守。心下着驚。正要遣人四下去尋。忽報國千總回來了。傳進來問他時。國守道。史奇那廝被千總單騎追去。幾乎趕上。他營中逃出來的有數十人。同着一員賊將。把他救了去了。千總孤身。不敢窮追。所以回來。尚智向林忠慕義道。今日一戰。賊已喪膽。明日再奮力大殺一場。早早奏功回去。以付史公之望。吩咐衆人歇息。再說史奇逃了下去。營都沒了。要想逃回。見人馬折了個乾淨。恐李自成殺他。只得同敗殘賊衆在空處下馬屯住。坐在草地上。叫人四散招呼餘黨。到了日將沈西。那些賊將賊兵知他頭目尚在。又聚攏

了。查了一查。還剩了一千二百人。此時帳房也無。鍋也無。糧食一點也沒有。連乾糧都在營中燒掉了。左近又是搶擄盡了的。遠處去搶。天又晚了。只得把馬放於野地啃草。衆賊也就將帶傷的殺了些。敲出火種。尋了些爛柴草來燒吃了。連鹽也沒有。衆賊無不惶惶。內有一個稗將終嚴。向史奇道。此處屯不得人馬。恐敵人知我們露宿在此。夜晚兵來。何以敵彼。不如連夜回去。大王去尚未久。我們星夜趕上去罷。此處一樣俱無。可還是個屯兵的光景。史奇不好說怕李自成見罪。便大怒道。勝敗兵家之常。你如何敢慢我軍心。腰間拔出刀來。定要殺他。衆人力求道。既然不退。明日自然要去復仇。用人之際。如何自損羽翼。求將軍饒恕。叫他竭力報効罷。求之再三。方纔饒了。此時史奇何嘗不知終嚴是好話。但他各有心事。進退兩難。只是仰天嘆氣。尋思道。我好命蹇。處處遇見國守這個寃家。深悔道。我來差了。我來差了。眞是。

今日回不得。住不得。叫我如羝羊觸籓。進退兩難。數載之功。喪於一旦。

碁有一着錯。　滿盤俱是空。

復又嘆了幾聲。道。

出師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襟。

心中悶悶不樂。再說那終嚴勸了史奇一番好話。正是見可〈可〉進而難退的美意。不想果是忠言逆耳。幾乎被他殺却。退後退（遂）約了童智衆人。說道。我們當初都是良民。被賊把家中殺擄盡了。沒奈何。跟着他做賊。這幾年我們殺的人也夠了。今日這光景有個要給人殺的樣子。你看衆人三五成羣。交頭接耳的。軍心已（散）。還中何用。老史叫做矮老兒往深井裡跳。死活也不知道。這個局面還掙着命要廝殺。眞是揷標賣首。活得不耐煩了。我們與他同死無益。不若今夜暗暗差人去投降。約他明日清早領兵來。我們歸順天朝。且顧眼前的性命。我

們都是一身一口。又無父母妻子可戀。你們列位尊意若何。金從政道。蜂蠆入懷。解衣自救。我們顧不得他了。伏順道。列位言之有理。你看翻山鴿歸順了朝廷。何等榮耀。我們如今服順了。一刀一鎗在疆場上掙個功名。便是死了。也有個好名。強似做賊。都謹依遵命。終嚴見衆人同心。大喜不勝。遂差了他一個貼身賊奴叫做莘福。前去投降。附耳吩咐。如此如此說話。不可有誤時刻。那莘福掩掩藏藏。暗暗偷走出去了。再說尙智等看着衆人都吃飽了飯。似此閒筆。都要畱（留）心。此見得與士卒同甘苦。方得其死力也。輪班歇息。刁斗嚴明。有一更多天。營外報有人求見。尙智命搜檢明白。細防刺客也。光武之待大鎗（搶）銅馬。推心置腹。固妙。而後來□岑皷（彭）却又受此害。奈何。帶了進來。問他來意。莘福將衆人情願投降。明日天明兵到就投戈拜倒。並那些賊的行景。詳細說了。尙智大喜。命帶去賞他酒飯。慕義道。恐他是詐降。不可不防。尙智道。他降。我明日也要領兵去。就是不降。也要領兵去。到了那裡。他降了更省力。如不降。不過是多一

番殺戮。據我看來降是決定眞情。人心已離。誰不惜命。那史奇是瞎賊的一員心腹猛將。若能殺了他。不但使彼奪氣。亦折他一臂。但只要防他的出路。叫過國守來。道。史奇畏你如虎。他明日見人散了。定往長河衛一路逃去。你同卓高常勝領三百軍士。伏在左近。或生擒。或梟首。不可放他走脫。你三鼓領兵先去。傳令合營。四鼓飽餐五鼓動。天明要到賊處。不可有誤。吩咐已畢。歇不多時。都起來埋鍋造飯。吃飽了。打點停當。尙智向林忠慕義道。古云。受降如受敵。我們分作三路去。陸續起行。我今先往。他若是詐謀。我陷在伏中。慕兄即在外衝突。我二人內外夾攻。不愁不勝。林兄再四圍踩看何處兵厚。即奪勇衝之。一二千毛賊。何能擋我三枝義兵。命昨夜來投降的莘福做了嚮導前行。〈路〉天色黎明。離賊不遠。却說衆賊在露天之下蹲了一夜。衣服露得精濕。昨日又沒有吃飯。又冷又餓。身上都有些好不自在。又想起前日在營中吃

着酒肉。同衆婦女歡笑。何等興頭。今夜在此受這悽惶。好生難過。聽得遠遠的吶喊。四路殺來。都左張右望。有些驚慌。史奇跳起。忙叫衆人披甲備馬。此時兵不望將了。一個個佯佯不睬。催了幾遍。這四個賊將向着衆賊道。我們留着這件吃飯的傢伙罷。這個樣子還殺甚麼。不如大家投降。救這窮命罷了。衆賊正想要四散逃命。聽得這話。同聲大喊道。我們情願跟着投降。史奇見局勢不好。看看兵馬漸近。領着心腹數騎。飛奔長河衛一路去了。尙智兵纔一到。衆賊拋下器械。一齊拜倒。大呼願降。尙智把終嚴等撫慰了一番。不多時。林忠慕義的兵都到了。一面安營。一面差人進城。報與鳳督並守陵太監。尙智知道衆賊昨日未食。吩咐給與糧草。好。衆人歡呼若雷。又命人去將賊營所擄婦女。並看營的兵。都搬了來。待稟鳳督。出示招人將婦女領回。再說那史奇帶着七八個小賊逃去。見後面無人追趕。遂放心往前奔走。暗說道。國守。國守。

你若早先在此伏下一枝人馬。我史奇萬無生理了。不想剛到了長河衛。見前面擺開百餘虎頭軍。一員銀盔白甲的將官大喝道。史賊。你想逃往那裡去。史奇一見是國守。魂不附體。帶馬往斜刺而逃。那跟的幾個賊見勢頭不好。顧不得主人了。下馬拜降。國守牽兵攆了下去。史奇要尋生路。只剩孤身。傍邊連做眼的也沒一個。急得要死。面前卓高又領着虎軍擋住。常勝又從傍領軍圍住。正在急。不料國守一騎馬飛近跟前。大喝了一聲。史奇剛回頭一望。那根鎗已進後心。栽下馬來。國守將他首級梟下。奏凱回來獻功。（可笑史奇不自揣。是死於國守之手而後已。）此時鳳陽城中之危方解嚴。鳳督馬士英發了許多豬羊牛酒出來。差了一員推官。一員指揮來犒軍。尙智令千把總守營。（細防降賊。恐其有詐。）他三人進城。參見拜謝。並稟奪回婦女一概查明交付等情。鳳督大喜。又待酒。回營。尙智一面遣人賫史奇的頭顱。飛馬往南京報捷。一面回軍。數日到了京城。命衆軍各回安

歇。細。他三人同到京城來見史公。並交這些投降軍卒器械。史公大悅。大加獎譽。細細題奏崇禎。皇上見他三人救了祖陵要地。只二千多兵。不但把賊殺的殺。降的降。而且斬賊一員大將。面諭兵部將慕義林忠尚智皆陞遊擊將軍。加都督同知職銜。賜正二品服俸。林忠仍帶軍功二次。千總國守斬賊有攻。着陞守備。加都督僉事。其隨經(軍)有功人員。皆着加一級。兵卒每人賞銀十兩。其投降賊將。着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量材擢用。以鼓餘賊向化之心。所降賊兵。願歸農者。給牛地。入籍爲民。願爲兵。分派各營充伍。賈文物鮑信俱着加一級。報到了南京。欽遵而行。他三人俱是正三品武臣。便是古之通侯了。又有兼銜。俱穿猱獅二品補服。更覺軒昂熱鬧。正是古人說的。

識者有時有。　英雄無日無。

他衆人若不遇史樂二公。不過一鄉農而已。焉可以資格論哉。且說鳳

督告示通衢。傳諭各處百姓來認妻女。有父兄丈夫來認者。即着領回。如家人被殺無遺者。擇人匹配。有一個百姓名叫俞一鳴。他的個女兒是立春那一日生的。叫做春姐。婦刁氏。俱被賊擄去。聽得官府出示。招人去認眷屬。他以爲兩個之中得一個回來就算萬幸了。不意女媳俱存。好生歡喜。領了回家。那俞一鳴見女兒媳婦在賊營多日。雖知定非全璧。此係遭了大難。不足責備。見他們受了這一番驚恐。得了性命回來。悲喜交集。偶然同女兒說話。問問賊中的景況。道。聞得賊人凶惡異常。他營中也還像個人麼。是怎麼個光景。這俞春姐眞愚蠢得出奇。答道。賊營裡穿衣吃飯。與我們過日子一樣。只有幾件不同些。我們住的房子。或是瓦的。或是草的。他們住的都是矮矮小小的布房子。吃飯睡覺都不用床桌。總是在地下。我們在家吃飯是豆腐鹹菜。他那裡頓頓吃肉。我見這裡家家都是一夫一妻的。他們一間小布房裡。四五個漢

子娶一個女人。還有一件。夜間睡覺也不同些。我們從小枕頭是枕着睡的。到了那裡。他把枕頭墊在我屁股底下過夜。兪一鳴聽見這話。知女兒是個蠢材。喝一聲道。呔。兪春姐道。他把我兩條腿直豎豎的扛在肩膀上。肚皮壓得死緊的。中間還用個大釘子門着。兪一鳴見他說的不成話。罵道。胡說。兪春姐道。爹。你是鄉下人。沒有見他們的那個利害。他把舌頭塞在我口裡。腰裡像搗碓一般那樣大力氣。他還着一個在後頭推我。弄得我上氣接不得下氣。心裡像要死也似的。哼不出來呢。還說甚麼。要像在家裡這樣閒着。不論怎麼。就胡亂說出來了。兪一鳴怒道。放屁。放屁。他見老子連說兩個放屁。他倒反發起急來。道。爹。你好不知人的死活。倒說說的好聽。他四五個人。一夜輪流着上上下下的。那兩個卵子像雨點一般往下打。連番(糞)門都撞腫了。還放甚麼屁。要是你老人家到了那裡。恐怕拿轆轤還壓不出屁來哩。那兪一鳴見

他說得更不入耳。自己倒沒趣。佯佯走開。他那個媳婦刁氏嘴舌便利。自己誇得他冰清玉潔。並未爲賊所污。這是沒有對證的話。憑他去說。他村中也還有脫難的婦女。聽得俞家姑嫂兩個自賊營得命回來。眞如脫了虎口。都來探問。坐下道。大嫂。你吃了驚。又受了這些日子的苦來了。可憐。可憐。回來了就算天大的造化了。刁氏道。若說受驚。先被他拿去時。恐怕他要殺。還有些怕。過了一兩夜。也就不覺了。要說受苦。阿彌陀佛。不當人子。像這樣的苦。吃一輩子也是願意的。內中有一個老實些的道。我聽得人傳說。流賊搶了婦人去。要傳營的。或五六個男人睡一個婦人。若婦人少了。還有十多個賊共着一個的。所以十個婦人九死一生。大嫂。你還沒有吃虧麼。刁氏道。哎呀。這是那裡話。有那沒廉恥的婦人。到那裡就依從了。嘻嘻哈哈。同那些漢子們頑成一塊。我只是拚死也不依。他拔出刀來嚇我。我就伸着脖子給他殺。他強我不從。

也就罷了。只替他們煮煮飯。補補衣服。夜間我把褲帶繫得緊緊的。衣裳總不脫。並沒有同他們沾身。這幾個婦人裡面。有一個姓智的。是個黠滑婦人。暗想道。他明明的被賊不知弄了多少回數。大約肚子裡流賊的種都有了。他還撇這樣淸。等我詐他一詐。便道。大嫂。這是你的造化。我久聽得人說。流賊的屌子好不怕人。個個都是四方的。又長又大。所以婦人們遇着了他們就死的多。我想天地間的人都是一樣。怎做了賊。連那東西都改變了。刁氏失口道。這都是人胡說的話。那裡有這樣的事。我看也都是圓的。大小長短也不等。誰說都是四方長大的。衆婦人不覺都笑起來。刁氏自知說話露了破綻。臉脖子絳紅。纔不做聲。衆婦別去。這俞春姐但愚蠢而已矣。刁氏則可謂愚而詐者也。今日男子中此類亦復不少。閒言不必太煩。且說李自成在潼關住了些日子。等史奇的信。那裡知他全軍覆沒。並無一個報信之人。後來風聞得史

奇攻鳳陽不下。又敗了陣。遂傳了衆將到跟前。命他的獻世大將軍澤國公姚澤民道。孤知你謀勇雙全。你可引鐵騎五千。接應了史奇回來。孤先回陝西。等你們到來。再同議大舉。那姚澤民得了令。帶了他大將軍府兩員參謀。一名游夏流。一名勞正。又挑了幾員驍將。領了五千健卒。星夜向鳳陽一路而來。瞎賊也領大隊向陝西而去。專候他們的捷音。以圖後舉。正是。

人心如此如此。　天理未然未然。

你道姚澤民是朝廷家的一個侯爵了。如何又做了賊的大將軍。他當日奉了天啓的旨意。到廣西省親。路過南京。慕錢貴之名。訪探一遭。未遂其欲。憤然而去。雖接了夏錦兒羅春兒兩個妓女。嫖了兩夜。總不起興。悵悵起身。到了他父親任所。姚華胄已死了三日。他一面報了地方官。交了牌印王命。一面將他父親靈柩裝載回南。到無錫縣本家下了

葬。然後進京復命。天啓已崩。崇禎即位。崇禎在藩邸時即耳他父子之名。又是天啓面諭過。後來着他承襲。且他父親又死於王事。就着他襲了侯。到了崇禎五年。李自成在陝西作亂三載。屢次遣將。不能剿滅。漸漸勢大。崇禎知他父子善於談兵。且他父親又平過廣西流寇。他是老將之子。必定有些韜略。特給他平寇將軍的印。叫他往陝西剿賊。他口中雖會說如何排兵。如何禦敵。說得固然好聽。却並不知兵當作何調用。聖經云。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千古來不止一個姚澤民也。世上但會說大話的人。決不能踐言。能幹大事者。決不肯說大話。試看姚澤民如何。一路隊伍不成隊伍。軍令也沒有一個。先在腹內地方。還不敢放肆。一過了潼關。便沿途搶劫。比流賊還利害幾分。所以當日有賊梳官篦之謠。他倒不愛金銀。只是兵士們有擄來的好婦女。不許自私。必要送他。爲夜間枕蓆上排兵交鋒之用。如有隱藏者。定按軍法。他帳房中的女子竟有數十。內中有一個是華陰縣擄來的。是南京人。生得甚美。姚澤民甚是愛他。問起來。他

姓鍾。是鍾趨之女。因公公勞御史是魏黨正法。同丈夫勞正充發華陰當軍的。姚澤民一來愛他標致。二來是同鄉。就把他立做權夫人。（這權夫人尚不及尖夫人。）統領衆婦。每日在帳房中痛飲酣歌起來。且說這鍾氏當日嫁了這勞正。他家雖然豪富。那勞正却是一個癆癆怯怯的病夫。勞正因見他是個眞正處女。姿色又好。不在寶姑之下。倒也十分相愛。無奈自己體虛氣弱。腰軟力綿。（昔一大老納一寵。後忽染瘋疾。衆子姪來候安。問夫人道。大人從無此症。如何一旦發此。時寵妾在側。夫人笑指之道。此瘋之始也。勞正得了鍾氏。恐腰體愈軟弱矣。）錦衾繡榻中的那一番樂境。鍾氏于歸四載。尚未嘗着深趣。後來家貲籍沒。同勞正到了華陰。做了軍妻。衣食皆不能繼。那房幃之樂越發不暇及了。今被姚澤民的步軍擄獲。獻與主帥。姚澤民一見大喜。可居繼母嬌妻之右。不能須臾稍待。忙上前抱住。就要雙飛比翼起來。鍾氏雖到了這個地步。到底是儒門之女。宦室之妻。愧心尚在。左推右拒的不肯。姚澤民的淫興那裡還能止遏得住。以主帥之尊。竟行起強盜之

事來。叫了三五個婦女。將他按在床上。剝了衣褲。見他。

肉白如雪。髮黑〈黑〉如墨。面嫩而嬌。體香而怯。指若春葱。

足剛一捏。無處不引人魂。更有消魂一穴。

姚澤民看到那個去處。❹想起當年裘氏並家中現存諸美。心中雖有微慘。却又十分興豪。便弄了進去。深深淺淺。徐徐疾疾。緊而慢。慢而緊的抽送起來。他軍中的紀律全然不知。這榻上的兵機頗覺嫻熟。春燈謎。燕子箋。是阮大鋮之陰符。榻上交鋒。衾中潑戰。是姚澤〔民〕之勇略。也可謂各有一長。鍾氏先被他按住強淫。因見他威嚴勢重。口中雖不敢罵。心中着實愧恨。淚流滿面。全是那萬不得已的樣子。弄到後來。漸入佳境。他方知婦人嫁了丈夫。不只但戳戳而已。竟有這許多深微的妙處。眼淚一時也不知往那裡去了。先那一種羞怒之色。變做個笑吟吟的龐兒。見這幾個婦人還按着他。遂說道。你不過是要這樣的罷了。儘着按住我怎麼。姚澤民知他心悅情服了。遣開衆婦。挺矛直

搗紅心。那鍾氏也就由不得手之摟之。足之蹺之的起來。姚澤民樂極而洩。各整衣而起。鍾氏見姚澤民正在壯年。較那病夫強多。不但陽物魁偉。且又戰法甚妙。又位高而金多。雖不曾蛇行匍匐。也就樂侍衾裯。姚澤民問他的家世鄉貫。他細述父家夫家的履歷。姚澤民大喜。立他爲權夫人。統衆妾婢。鍾氏也喜出望外。一個軍妻忽得爲將軍之副室。那面上惟見欣欣喜笑之容。全無那憂愁愧赧之色。姚澤民日夜惟與衆婦女鏖戰。那殺賊兩個字全置之腦後。終日在營內盤桓。瞎賊探明了他這些信息。又知他是無紀律之師。便設計誘他。一日。姚澤民在內帳正同衆婦女飲酒作樂。忽轅門傳稟。有幾個流賊來投降。有機密軍情面稟。姚澤民聽說。出來陞了中軍帳。命將降賊傳入。賊進營叩見了。跪稟道。小人們俱是朝廷好百姓。不幸爲賊所擄。無家可歸。只得依附。今聞得將軍領天兵到來。闖賊素知將軍的威名。十分畏怯。手下的衆

人越發不消說得。合營惶惶。個個怕死。大家商議了。同心歸順天朝。先差小人來稟上將軍。請將軍今夜去劫大寨。衆人願爲內應。把闖賊獲住。將功贖罪。但求將軍上達朝廷。赦免我們衆人之罪。仍放歸農。感恩不盡。姚澤民聽了。信以爲實。心中大喜。命賞了衆人酒飯。叫他們回去報說。今夜一準進兵。衆人可預備接應。天色傍晚。姚澤民傳令合營人馬全去劫營。不意到了那裡。流賊伏兵四起。他身入重圍。被衆賊殺了個片甲不存。把他生擒了去。他一見了闖賊。便大呼道。臣奉上命而來耳。諒臣豈敢與大王敵。臣非斷頭將軍。情願爲降將軍。賊闖正要<要>買人心。命釋其縛。待以上賓之禮。他叩頭謝恩。悅意歸降。復乞恩將他營中婦女給還。李自成傳令在各營查了與他。因賊兵多了。查了數日。方纔查出。一個不少。別的俱無恙。惟這權夫人懨懨一息。到了營中。就告斃了。這是何故。他劫營被擒之時。闖賊預先分了一枝兵。暗暗襲破

了他的大寨。將他所擄的婦女皆爲衆賊所獲。大家分用。獨這鍾氏被一夥賊奪去。在帳房中行樂。十個賊的紫金矛攻他的一個撒毛洞。起先兩三個。他覺比姚澤民的雖長短粗細不一。然各有一種異味。還欣欣得意。到五六個。便覺難當。腹中作脹。痛苦之聲不絕。衆賊愛他生得標致。不忍弄壞了他。將鞋底烤熱。在小腹上揉出積精。餘人又弄。鍾氏雖覺腹脹好些。但他一個嫩蕊柔枝。怎經得這狂風驟雨。雖算衆賊留情。他已肉穿皮塌。哼聲不絕。不能起立。他因犯了冶容誨淫四個字。這些賊那裡輕易搶得這等佳人。爭爭奪奪。遂拿他去傳營。每日輪一架帳房。十名健賊輪戰一個嬌娃。那得不到狼狽的地位。股前那一隻無珠的眼中。日夜精流不絕。頷下的那兩隻眼內。昏旦淚滴無休。茶飯都嚥不下。一心想着姚澤民來救他。口中只念白兔記上李三娘那兩句。道。

你早來三日重相見。遲來三日鬼門關。

及至姚澤民求李自成查了回來時。二人只見了一見。鍾氏連話也說不出一句。只落了兩點淚就死了。這是他好父親嫌貧棄婿。把女兒一位命婦弄去。送來做了軍妻。得了這樣個以陽物終於營帳。李自成因姚澤民是侯。今歸順了。要加他一等。瞎賊道。他名字中有個澤字。許後來成了一統。以山西澤州爲他的封邑。先封了他一個澤國公。賊民者謂之賊。賊民即所以賊國。封他賊國公。是極。他欣喜無限。無可報恩。屢屢言及南京華麗富庶。女色又爲天下第一。定要求瞎賊臨幸一番。後來李自成殘殺鳳陽。皆他爲之前驅。史奇爲副。他一路行來。並無一個官軍爲敵。到處得功。瞎賊喜極。說道。若像你這樣行兵。所向直前。天下指日可定。明朝的一個花花世界。算是你獻與我的了。因此又封他做獻世大將軍。眞是個獻世大將軍。閱此偶憶一故事。昔有一人。門上懸文獻世家四字之匾。有怒其大言不慚者。夜間以紙糊去文字二字。只存獻世二字。其家次日見之怒罵。將紙扯去。是夜。人又將家字糊去。文字上一點亦糊去。只見又獻世三字。次日。其家又大罵扯去。第三夜。人又將文字糊去。家字上糊去一點。

只獻世冢三字。姚澤民爲將。眞是現世種也。起初姚澤民一降時。李自成知他的夫人被衆兵弄死了。甚不過意。要把兵殺幾個。以安他的心。命牛金星查問。因所淫之人甚多。不得殺這許多。只得罷了。李自成有個堂姐。是李過的親姑娘。他丈夫死了。無子無女。奔了李自成來。他生得倒也不甚醜惡。銀盆的一般大臉。比那大漢子的身軀還粗夯。年已半百。鬢毛也花白了些。性極淫穢。瞎賊並無親人。只此婦是他的親骨肉了。他姐弟二人也有些曖昧的事。此婦嫌瞎賊不濟。瞎賊一來怕他被窩中的利害。二來又憎他齒邁。所以不甚親厚。就叫此婦隨在姪兒營中。孰意這李過是畜類一樣的人。知道甚麼倫理。他同姑母也就弄起來。李氏見李過常常奉差出外搶劫。他便將營中貌美陽壯的小卒。選了四五個做了親隨。李過雖然知道。他自己也同親姑奸過。如何管得他不收幸童。這李氏合營中都稱他爲郡主。瞎賊也要替他選個郡馬。因部下沒有個大門弟的

子孫。今見姚澤〔民〕是個侯子。二一來要收買人心。學昭王的故智。欲厚待姚澤民。好招來明朝的將。遂令牛金星宋孩兒做媒。傳諭姚澤民。要招他做郡馬。姚澤民那般歡喜眞說不盡。不想成親之夕。是一位頭毛蒼白五旬外的老佳人。十分掃興。因係瞎賊之姐。不敢薄待。少不得盡力同他如此云云。李氏見他在此道中甚是歷練。較生平所遇之人皆勝。倒也甚是親愛。那姚澤民是強而後可的。毫無留戀。每每討個小差出去。擄些婦人作樂。李氏也不稀罕他一個。仍將舊日心腹傳進去受用。姚澤民聞知。心中反喜。以爲他有了小夫。便自己納些小妻。諒他不好意思吃醋。他二人名雖夫妻。（李自成夫妻都是掛名名色。他的令姐自然是如此。）日間相會。也還親親熱熱的談笑。一到晚來。便各人去幹各人的正務。間或兩人也還同宿。不過潦草應事而已。李自成素常極愛重他的才能。（妙。姚澤民的才能只好瞎子愛他。）故此番令他去救史奇。這勞正游夏流如何得跟着他做了參謀。勞正的

妻子被官兵擄去。打聽得主帥是姚澤民。在父親官場中他都是知道的。又曉得是同省鄉里。隨後尾了來。要求恩討回。忽聽得姚侯被賊拿了去了。他遂竟入賊境來訪問。（不意他境(竟)是個情種。）正是姚澤民封侯的時候。他求見了。將始末稟上。姚澤民愀然道。有是有這個人。來時我問是宦門之媳。又且同鄉。我以妹視之。並不曾行苟且之事。後遭了一番搶敵。驚恐致疾。我乞恩尋了來。次日即故。已經數日了。現葬在某處。姚澤民差人領了他到墳前去看了。勞正痛哭了一場。他見了這一座大新墳。不知是爲權夫人而築。只說是姚澤民的厚情。感激不盡。又來叩謝。姚澤民見他習儒。又念鍾氏一脈。就留他在幕下做了一員參謀。這游夏流出家去了。如何也隨着他。天地間的事。是(每)樣罪孽都還可以懺悔。惟獨不忠不孝之罪是通於天。再懺悔不來的。（又是棒喝。）游夏流自幼不孝父母。後受了惡妻多銀那些淩虐。多銀死後。他自悔往昔之愆。發恨賣

了房產。出家當了道士。因想陝西終南山內羽流有道者多。遂來投了❺一個道觀中。挑水掃地。也苦了幾年。偶然出山閒遊。不意被姚澤民部下遊騎獲住。解到營中。問起也是江南人。游夏流那張嘴是極善說的。一篇奉承。姚澤民恨相見之晚。要留他在幕下。游夏流富貴心一動。情願效勞。又還了俗。姚澤民也放了他做個參謀。待他更厚。這一次帶他們南侵。這是他們惡貫滿了。勞正是他父親不忠之遺孽。游夏流是自己不孝之罪愆。都來享報應了。姚澤民領衆到了鳳陽。寂然無聞。心中甚疑。紮下營寨。差人探視。城中各門緊閉。防守嚴密。他吩咐賊兵四處看有好婦女搶幾個來要緊。再拿幾個人來審問史將軍的下落。衆賊去了一日來繳令。道。地方上聞得兵來。都是驚弓之鳥。早已逃個乾乾淨淨。遍尋婦人。一個沒有。掃興。只有走不動的兩個鄉老兒拿了來等令。姚澤民命帶了進來。問他前番史將軍領兵在這裡。往那裡去了。那鄉

老兒戰兢兢的答道。大王爺饒我窮命罷。我鄉下人並不知道甚麼史將軍。只聽見說有一個賊頭逃到長河衛。被官軍殺了。別的小賊頭殺的殺了。降的降了。都帶往南京去獻功去了。澤民大怒。將兩個鄉老兒命帶出去砍了。令兵馬直趨六合。那些惡賊眞正利害。有幾句說他道。

悲風慘慘。殺氣騰騰。劍戟森森光閃閃。青天飛雪。旌旗繞繞

暗沈沈。白晝如昏。急煎煎星馳電走。慘可可鬼哭神愁。這逆

賊。癡癡尚作當年想。謬謬今朝大不然。

姚澤民做了這幾年的凶賊。殘破郡縣。戕害生民。因無強將雄兵爲敵。竟忘了自己是小孩頑的皮老鼠。不濟不濟的。公然以爲是大將軍。八面威風。英雄無敵。想道。我旣然到此。可有空回之理。史奇兩次失機喪命。大王又在此敗了兩場。我今日若得勝回來。不但有多少光彩。將來凌煙閣上開國功臣。自然是我第一位了。一個一字並肩王定然有分。

豈不又榮似國公。他想了這個利字。把那個害字全然忘却。欣欣得意。傳令火速進兵。數日到了六合。離城尙有二十來里。天色將暮。吩咐安營歇息。明早或打降或攻城。再作計較。正然命人相視地宜。好紮營寨。忽一騎探馬來報道。離此三里外。有一個大堡子。想是聽得大將軍兵到。都聞風逃去。一個人芽兒也沒有。家家都有柴米食物。還有好酒。特來請令。姚澤民聽見有好酒兩個字。不覺涎流。心中大喜。催到這堡中安歇。衆賊聽了。好生快樂。一擁如飛。頃刻便到。有一個小衙署。明眼人見而即悟此爲鮑信之公署也。非作書人旋謅出爲姚澤民之公館。做了寨府。姚澤民前日來時。恐一路擄不出好婦人來。將營中女子扮作男人帶了幾個。又選了兩個少年美賊來做龍陽取樂。此時到了署中。男女混雜一處。歡呼暢飲。那些參謀賊兵將各佔房屋安歇。見果然柴米菜蔬多有。而且家家都放着兩三罎各樣的酒。衆賊造飯吃畢。大家豪飲一番。大醉而臥。他這夥倒運的賊。竟是。

斷頭割頭何足慮。　不妨痛醉且高眠。

你說這是個甚麼堡子。人都往何處去了。是那裡來的這些酒。原來是尚智林宗(忠)慕義正在南京。史兵部接飛報說流賊不攻鳳陽。竟奔六合。探得只五千人馬。領兵賊帥係當年降賊的姚侯。史公命他三人連夜回去。隨機應戰。他三人到了六合。衆人要聚兵迎敵。尚智道。我們的人纔散去不久。喘息未定。瘡痍未復。又聚了來。未免奔疲勞困。我今不用張弓隻矢。叫他一個難逃。只用我一千人足矣。遂道。可如此如此行之。衆人大喜。遂騰空了智勇堡。人都暫移到縣中。連夜各處運了幾千罎酒。酒中都下了蒙汗藥。專候他們光臨。正是。

準備醇醪擒逆寇。　安排香餌殺凶徒。

誰知這幾千賊活晦氣。該他們一刼同歸。齊齊入了圈套。姚澤民見有好酒。就先飲了一個酕醄。何況餘賊。不吃到酩酊。一個個盡皆迷倒。半

夜裡。尙智衆人探聽明白了。領着一千人。分南北兩門而入。雖有百十個不吃酒的賊還醒着。濟得甚事。一刀一個。倒不如這迷倒的還不知痛楚。他們這是殺現成的。比屠戶殺豬還省事。如砍瓜切菜一般。不到一個更次。五千流賊皆短了幾寸。做了無頭之物。不曾走了半個。山海經有一國一臂一足者。須兩人相依始能行。如比目魚相似。流賊若只有半個。如何走法。把一個智勇堡竟成了個枉死城。衆人到了衙署中。見姚澤民脫得精光醉臥。一邊睡着兩個標致小賊。一邊睡着三四個少年婦女。也一絲不掛。都醉醺醺睡倒。把那男女都殺了。將姚澤民綁縛起。他纔知覺醒轉。尙智素知崇禎切齒姚澤民。故將他生擒。並他的游勞二參謀同衆賊將。都一齊綁起。解到南京。馬匹器械報了數。史公詳細修了報捷的本。敘了衆人的功。打了囚車。將姚賊衆惡解送京師去了。鮑信命衆人在智勇堡外挖了個大坑。將五千賊屍同埋在一處。成了一個大堆。西廂記惠明云。把五千人做一頓饅頭餡。此則是五千人做了個土饅頭餡。亦甚慘之極矣。此時人皆稱爲流

賊墳。這智勇堡後來荒蕪了。雖是一片空地。人皆謂之曰血湖。至今尚有遺址。且說崇禎見了史公的本。已將姚澤民等解到。聖心大悅。獻了俘。告了廟。將姚澤民碎磔於市。衆賊梟首示市。游夏流勞正同着他們。也就短了些。弄做個身首異處了。姚家的世襲。自姚澤民降之時就削奪了。因念他祖父功勞。還不曾難爲他家屬。後因他爲賊的先鋒。誘李自成殘害了祖陵。崇禎恨極。將他妻子桂氏。同姚予民之子姚步武。俱皆正法。當日姚澤民去後。這桂氏只得姚步武盛旺二人夜間做伴。輪流更換。二人中盛旺又力壯陽強。此時家也無多馬。桂氏(叫)別的家人餵養。把盛旺擡舉起來做了買辦。(做買辦。有趣。好使他落錢。養息身子。)暗地吩咐他好生養息身子。果然不半年間。這盛旺手足上的厚碱(繭)面上的皺紋都脫去。竟光潤了許多。胖胖壯壯一條結實漢子。也不似先那樣粗鹵。在肚皮上也知若許的溫存。竟會挑新取異的弄起來。桂氏心疼他了不

得。十分恩愛。他先還不敢放膽。及姚予民死後。就是桂氏一家之長了。姚步武又是姪兒。料他不敢吃醋。竟將盛旺做了總管。把姚澤民的好衣服賞給〔他〕穿。一身紬緞到底。大包的銀子給他用。夜間公然如伉儷一般。姚步武知道。也甚是氣忿。但他自己也同嬸娘有私。怎敢說他。這盛〔旺〕久之也忘了是主母。儼如夫婦。大白日也竟在房中擁着桂氏同素馨香兒青梅綠蕁五人取樂。將他衆人總敘。一齊完結了去。好。出門騎上大馬。在家公然野主公。出外便是侯府大管家。家中人人側目。抄斬他家之時。盛旺是他家掌事大總管。也株連捱了一刀。這也是惡奴淫主之報。奉旨又將姚華胄剖棺。焚屍拋撒。那時姚予民已故。聖恩念彼愚蠢無知。罪不及孥。將他妻女免死。發往金齒衛充軍去了。連姚廣孝的封贈都奪去。他原配享成祖。把牌位也撤了。此時磔了姚澤民。聖怒未已。傳旨命將姚廣孝掘出戮屍。衆賊〔臣〕奏道。姚澤民雖萬死不足擢其罪。

但伊祖廣孝曾有大功於成祖。況塚中枯骨何知。徒示天恩不廣。崇禎震怒道。成祖當年豈不顧克守臣節。爲廣孝〈孝〉所惑。以致起兵奪位。雖爲一時之功首。但彼已封公晉少師。榮寵極矣。今彼之子孫受先帝厚恩。承襲侯爵。反負恩降賊。勸賊殘我祖陵。殺我宗藩。屠我黎庶。毀我城池。何況此禿賊之腐屍乎。若不正其法。何以警戒餘人。且使萬世後議議成祖爲不忠不孝不仁不慈。皆此禿賊之所使也。豈能免其爲罪之魁乎。當日他姊曾云。做和尚不到頭的。豈是好人。即此一語。彼罪案已定矣。焉可恕之。速速傳旨。衆賊(臣)見聖怒盛。把他的功罪這樣分開了。誰還敢再言。旨下到了無錫縣。地方官也只說二百多年他定成枯骨了。誰知挖了出來。是一副孔雀斑的杉木棺材。完完全全的。打開了。他面貌如生。絲毫未動。衣服見風粉碎。光光的拉了出來。將一個禿腦袋割下。身子借了狗肚子。零碎葬在他腹中了。姚廣孝在生勸燕

王造反。殺害了多少忠良。萬惡滔天。他在陽世雖貴極人臣。冥冥之中不知受了多少地獄之苦。今還轉世爲姚澤民。受了一剮。波及戮屍。姚華胄却是他親生之子孫。過了二百餘年。還至於覆絕宗嗣。而況於惡禿之正身乎。爲臣不忠。做人慘刻。其報若此。寧不寒心。崇禎見慕義等屢得大功。嘆道。若有此輩十數人。賊烏足平也。又降旨。慕義林忠尙智各加右軍都督府都督。國守加都督同智(知)其千把總加都督僉事。給賞幣鈔有差。鮑信着陞北捕廳通判。仍攝三營事務。賈文物有病。雖未到任理事。着陞兵部職方司郎中。史可法樂爲善皆能薦賢爲國。着晉太子太保兼禮部尙書職銜。旨下。衆人謝恩受職。賀喜熱鬧。是不必說。那慕義林忠尙智鮑信同衆千把都不過是一個編氓。雖然是他們忠義之心。謀勇之能。得享天祿。然而也是他們的命運好。因有感。題了四句打油。道。

命蹇若淹留。何須去強求。
一朝時運至。談笑覓封侯。

再說李自成全部人馬回到陝西。等了許久。總不見史奇姚澤民的音耗。遣細作到南京來打聽。那細作去了些時。回來報道。他二人已被擒斬。獻俘京師。人馬喪失全盡。李自成聽說。大怒道。我自興兵十有餘年。從未有如此喪師敗衄。即傳牛金星宋獻策並衆將商議。道。我連年失盡威風。此後也不必流往別處。但厲兵秣馬。養成銳氣。直透北京。也行些假仁假義的事。要買人心。攻城掠地。一人不殺。俟到了北京。孤家高登九五之後。再發兵四出。何愁天下不歸我掌握。衆人皆贊揚道。大王神機妙算。豈臣等愚想所及。此後他各營操練兵馬。以俟大舉。要見將來如何。且看後文正傳。

姑妄言第二十二卷終

校記

❶「枝」字原置「丈二」二字之下，據文義改。

❷「婧」原作「請」，「功」原作「公」，據《明史》卷二六八《黃得功傳》改；下文或同，不贅。

❸「子」字原無，據上文加。下同。

❹「去處」原作「處去」，據文義改。

❺「了」字原置「來投」二字之上，據文義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5］
冊　；　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册：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册：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册：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册：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肆拾肆〕

姑妄言(九)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張嘉郁
校　　對／楊俶儻・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7年1月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册；精裝)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